

風報叢書之一

新浮生六記

藍白黑著

第二集

影藝出版公司刊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34 6040B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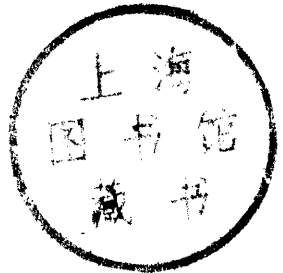
著黑白藍

新浮生六記

第一卷：靈慾記

(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再版)

(2)



影藝出版公司刊行

新浮生六記

藍白黑著

第一章 靈慾記趣

歸途經民厚北里，登舊居訪晤呂君山驛。至則呂君授余快函壹件，係司徒自京寄來。啓而審視，方悉彼聚隨侍令尊，已自西安抵京數日；據稱準於十九日夜車離京，囑余於二十之晨，奔赴北站迎接。函中嘗責余久未復書，頗多怨艾之詞；並謂吾倆婚事，已向乃母提出，業經堂上之允許矣。

余讀函，不知所措。欲往北站，則爲時已遲，必致往返徒勞；若守舊居等候，則又不明彼姝何時始能翩然蒞止。因出來函示呂君，呂君觀後仰天長喟曰：『自茲而後，老弟身入煩惱之門矣。張亞姪女士一往情深，曠君若癡若狂；而司徒小姐又鍾情不移，專注其愛，願其函中所言，且有非君不嫁之勢。昔日吾嘗主張，魚與熊掌不可兼得，請老弟近司徒而疏張；旋因現實轉變太速，乃又向君建議，請絕司徒勿使復投漩渦。詎司徒小姐熟思於前，善籌在後，今且懇求堂上通過婚姻問題，是則我之前度建議，業已不合時宜矣。依目前情勢言，君自未便遽爾遺棄張亞姪，司徒勢必纏君不休；當此兩難關頭，未悉君將如何抉擇，以定去留耶？』余曰：『問題若僅止於張與司徒，尙易應付；今則一戲而有三位女主角，事件乃愈複雜。俗語云：有了女人，鷄犬不寧；信如君言，從此身入煩惱之門矣。』呂君略加思索，曠曰：『如是云云，殆紅衣女郎，亦已參加行動也歟？若然，異日煩惱之來，勢如洪水猛獸，是愈不堪設想矣。』

至此方宣佈數日來之經過，並將處小姐所投之紙片，出示呂君。余曰：『三者之間，無論以貌取人，以才取人，或以性情取人，皆推紅衣女郎處盼盼爲最生色；唯司徒獨有神聖不可侵犯處，迥屬一位二十一齡之處女耳。』呂君拍案叫絕曰：『奇怪真奇怪！娘兒們遇到老弟，賽如足球碰到李惠堂之腳，從此跟東跑西，難解難分。此幕球賽，結局如何，吾實無策代君借箸矣。』是日，余長留舊居，以待司徒。豈意由午而暮，仍未見其

蹤影；迨深夜自報社歸，再訪呂君，則司徒消息，猶復杳然，乃掃興返寓。既返，開啓西廂之門，黑暗中見有一人，悄然臥於榻間，嚇極，幾至失聲呼號。

余急奔趨寫字桌前，掀啓檯燈。檯燈甫亮，而懸燈亦亮，出現於燦爛光圈中者非他人，蓋即處小姐也。其時，處小姐泰然展其四肢臥榻間，右掌尚緊握床頭電燈開關，忽關忽閉，戲弄不息。顧其體間，玄色旗袍已褫，置之榻前沙發；僅貼肌着玉色絲織背心，及窄小短管綢褲。乍視之，肌肉共襲衫一色，全白無瑕，殆似不加寸葦裝飾之裸體美人。兩瞳雖矇矓而盪漾春情，脣角則深藏無限愉快之笑意。余不與之言，先熄檯燈，並返身掩閉門戶，然後環顧室中動靜。南窗東窗扣扇如舊，窗間垂幕未稍移；唯北窗已被洞開，與昨宵情景正同。余巡視良久，殊覺訝異；竊思處小姐既無隱身之術，幾不知其取自何門，竟能潛入余之臥所也。

余除外衣革履畢事，直奔榻前解之入懷，且以二指誘其腋下使癢。處小姐癢而笑，笑雖甚，不敢出聲；笑若出聲，應屬吃吃，不出聲即爲啞啞。啞啞有時，嬌喘不勝，柔聲求饒曰：『吃弗消哉！請儂停停手，喊儂幾聲親愛弟弟阿好？』余詢取何法私入此室，並責之曰：『人駭人，駭煞人；儂阿是存心叫我翹辮子是哇？』處小姐嫵媚答曰：『儂翹辮子，我要哭煞哉！』余視其嫵媚天真之態，心旌不禁蕩然，遂伸手爲其褪絲織背心，意欲命其寸絲不掛。處小姐捧胸阻止曰：『速往沐身，吾已爲汝備溫水於暖瓶中矣。』

待盥洗後，且替換內服。當余更衣之際，室中燈火又熄；余就黑暗中，提衣登榻。既登榻，早爲處小姐觸覺所及，撐余臂而罵曰：『天下無難事，最怕老面皮！』余辯曰：『吾未嘗發東邀汝來此，胡爲亦効穿窬小人，挖門偷入此室？是則所謂老面皮也者，蓋指汝本身也。』處小姐嘻嘻笑曰：『此屋上下各室門鎖，皆係一式；執一匙即可通行各室而無阻。汝欲慎防，雖鎖外加鎖，否則任何同屋之人，咸能私入汝之臥所，匪僅處某一人爲然耳。』余諛之曰：『處盼盼色胆包天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；苟爲吳氏伉儷暗中竊知，訴諸四哥，請問阿有篤臉再見人面哇？』處小姐曰：『小癩三胆量，那哼介小？我比儂聰明得多，用弗，儂來替我担啥短命心事。實在告訴儂：吳先生惜其婦，刻在共舞台觀盧翠蘭之樊梨花，歸須一時許；今僅十一句鐘，樓下老鼠弗

見一隻，怕點啥拉？」余故意詰之曰：『然則汝留此室待吾返，用意又何在哉？』虞小姐悄悄吮其齒使啣出聲，曰：『儂弄弗明白，我就更要糊塗哉！昨晚汝向吳君宣佈，今日將應大考；當衆吃我豆腐，想想儂真弗入調！』至斯，余方起而強其卸去所穿，並與語曰：『吾初次應考，一切俱感茫無頭緒。還希多多領導，多多指教！』虞小姐似不耐煩，詈曰：『噀晴，煩來！』

既而，虞小姐果坐起摸索。然動作極緩，遠不若前夕之直截了當。余俟之良久，襪除者猶僅上身之絲織背心，短褲不與焉。從旁促之，虞小姐忽倒余懷中，撒嬌曰：『今宵不審何故，心靈輒別然跳躍不止，彷彿巨禍之將臨頭者然。驟是驟得來！』余爲其解釋曰：『此乃心理作用耳。人之感情，有如靜止之湖水，每遇刺激，必起洞紋。故當感情過份衝動時，心臟隨之緊縮擴張不息；斯即所謂心跳之簡單原理。然感情衝動，種類甚多，通常爲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。此七情係指原則而言，不易詳加分析；若以汝此時心跳情形論，或佔七情中之四項，曰喜曰懼曰愛曰欲。此四款中，喜愛欲三者皆有連繫性，獨懼處於對壘地位；於焉有懼從中作祟，那能弗會心跳哉？』虞小姐曰：『吾所懼者何事？』余曰：『此應截分三方面言：一恐有人當場撞破秘密，二慮事後四哥發現秘密；至若第三點，則因擔憂此番考試，留下相當成績，明年養出小囡來，一隻面孔不肖四哥，而却跟我一模一樣也。』虞小姐吃吃笑曰：『四哥面孔，冷得彷彿斐斯開登，養出小囡像伊，小囡也真倒碇哉！』語已，繼續顫顫笑，笑則心之跳躍，愈呈劇烈。

是夜，虞小姐之肌膚間，芬芳馥郁之氣息特濃；余嗅覺所及，頗多美感。詢之，答曰：『此巴黎夜來香也。四哥備之已久，吾昔日未嘗稍一洒用；今宵則因氣候特熱，藉以驅祛汗酸臭耳。』余俯首就其胸而嗅，讚美曰：『香哉香哉！汗酸臭果然一眼無不哉！足徵吾倆前世有緣，否則省府委員大人之掌上明珠，安肯爲一小癩三，體貼入微，一至於斯哉？』言罷，嗅如故，由嗅而吻，吻漸改舐。所舐之物，雖不甜而味甚甘然，於黑暗中，似可目之爲兩顆不溶化之糖蓮蕊焉。

虞小姐蜷曲不動，任余吮舐，唯知以掌撫余之髮，反復出其溫柔語聲，詢余之愛是否赤誠，言下殆有恐！

蓄意將其玩弄！強余宣誓之意。追問有時，余方慮無詞以對；虞小姐旋又問曰：『儂阿曉得，我啥事體同儂介要好，儂倒猜猜看！』余欣然曰：『對哉對哉，吾亦早擬以此相詢也。因為儂同我要好，所以我也同儂要好；然而儂到底爲啥同我要好：我實在弄弗靈清。』虞小姐乃絮絮而言，自謂負笈西湖藝專時代，嘗邂逅粵籍同學姓歐陽者。歐陽人品不惡，藝事造詣頗深，素爲全校師生所器重。渠與歐陽同級一載，會由友誼進至情侶階段，雙方皆有嫁娶之議；詎歐陽少年不壽，後因游泳溺死青島海灘，乃使伊人抱恨終身。茲則因余容貌酷肖歐陽，以是不惜已嫁之身，毅然背夫贖余。余俟其畢詞，嘆曰：『荒唐荒唐！原來當我是個替死鬼也。』虞小姐吃吃笑，乘勢悄悄自動褪其下體所剩。余大喜，雙手撫之既忙甚，第三隻手亦欣欣然有起舞之勢；至是遂舉李商隱之句，告之曰：『此時情景，誠如李商隱所云：蓬萊此去無多路，青鳥殷勤爲探看。今夕考試，姑可以此二句唐詩爲開端也。』虞小姐笑愈急，問曰：『青鳥何在，青鳥何在哉？』

余捉其一掌，強之探索；並與語曰：『青鳥卽在斯處，青鳥卽在斯處也。汝應速吟唐詩二句，對青鳥表示無限歡迎之意！』虞小姐思考歷二分點，太息曰：『吾誦唐詩雖已爛熟，然無法於倉猝間，對答如流。今朝看上去，要吃癢在儂小癢三手裏哉！』余爲其提示曰：『孟浩然先生之五言律詩，有一首題爲宴梅道士山房者，其中第三第四兩句，大可引用焉。』虞小姐始恍悟曰：『該二句似爲：急逢青鳥使，邀入赤松家。』余問曰：『嶄哇嶄哇？吾爲青鳥使，汝係赤松家，譬喻如何？』虞小姐吃吃笑曰：『蠻對蠻對！那哼撥儂想得介快，儂讀筋倒是蠻蠻靈清格！』余俯身吻其脣，問曰：『然則汝擬何時，邀請青鳥之使，一遊赤松之家哉？』

虞小姐初則唯笑不語，旋喃喃言曰：『弗曉得！弗曉得！聽儂高興，隨伊儂好哉！』余曰：『汝旣無成見，吾當開始行動矣。此種行動，王維先生之詩，非常適用；卽所謂：行當浮桂棹，未幾拂荊扉也。』虞小姐默然屏息以待，任余行動；行動初作，余又補充曰：『晚風吹行舟，花路入谿口。綦毋潛先生春泛若耶谿一首中之佳句，其詩意畫情，頗與此際相膺合焉。』虞小姐呼吸，雖略見反常，然因竭力控制，尙未出聲。余頻頻請其發言，虞小姐柔聲曰：『現在要我背唐詩，我是半句也唸弗出哉。』余曰：『不行不行！儂若不將當前形勢

，掃蕩一番，吾之舟，可行不行，決計擺蕩哉！」

處小姐嚙余下頷有時，方聳肩暗笑，低聲曰：『就目前情狀言，李商隱有兩句：颯颯東風細雨來，芙蓉外有輕雷；未悉合用否？除此而外，我實在講弗出啥物事哉，儂阿可以原諒我一眼？』余讚服曰：『妙哉妙哉！細雨輕雷，形容恰切之至。倘非之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出身，此等現成佳章，雖自外國鍍金歸來之博士碩士，或由光緒皇帝時代遺留下來之狀元，恐亦不易抉擇摘用也！』余語甫畢，處小姐復曰：『吾又搜得二句矣。此亦王維之詩，則桃源行七言古詩之起首二句：漁舟逐水愛山春，兩岸桃花夾古津。儂看這兩句，阿可以派司哇？』余曰：『好透好透！津雖未古，言古才有詩意，斯即用字宜求入化之謂耳。』

兩人輕雷細雨，漁舟逐水，反復研究頗久。余顧而樂之，悄然嘆曰：『王維詩云：隨山萬里轉，趣途無百里。再走快要走弗動哉！』處小姐嗤嗤而笑，告余曰：『走弗動哉，不妨歇歇脚。儂又弗是充軍，啥事體窮鬼極惡，硬要一口氣走完？』余曰：『非也非也！問題在你不在我；你有欲罷不能之勢，我則騎虎難下矣。個中道理，有如杜甫所作夢李白之詩所言：江湖多風波，舟楫恐失墜也。』

處小姐笑愈烈，顛波亦愈速。顧其顛波之狀，類似武士之丹田運氣，以致聚精會神，全體皆見功夫。余則漸覺山路艱難，越走而越感崎嶇不平，乃曰：『古語云：讀萬卷書，不如走萬里路。今茲路雖未盡百里，四肢已感麻木，如何是好？』處小姐低聲曰：『跋涉山山水水，樂在其中；其樂遠勝讀書，稍待汝當有以體味之也。』余曰：『此路迢迢無盡期，賽如萬里長城，一口氣那哼可以走到底？今汝既稱樂在其中，則唯有催馬加鞭，兼程前進，實行所謂走馬看花哉！』

走馬半時，處小姐溫柔問曰：『小癩三喻此為走馬看花，閒話真滑稽！而今走馬已久，沿途觀感何如，亦請試舉唐詩之句以答我。』余略思曰：『王維吟終南山詩云：分野中峯變，陰暗衆壑殊。僅此十字，足可當之而無媿！』處小姐又問曰：『茲已行至何處，能出唐詩予以比擬否？』余曰：『斯尤容易答復矣。李白詩曰：長風幾萬里，吹度玉門關。余之足，刻正直抵玉門關下，行將破關深入，叩其核心焉！』處小姐嗤嗤而笑，罵

曰：『弗要吹牛好哦？途長尚有十萬八千里，差得邪邪氣氣；儂想登時立刻走完，噤不介容易！』

余因是勒馬憩息，喟然嘆曰：『身當恩遇常輕敵，力盡關山難解圍。高適先生所作樂府中之佳句，殆足爲我此際之禱，脛情形寫照焉！』處小姐曰：『戰場不可輕敵，古兵法早有名訓，哈人叫儂隨便瞎來來哉？前夕嘗聞君言；小試旣免，大考必定攤出真功夫來。如此而稱真功夫，阿要鴨屎臭哦？』余果中其激將之計，表示不服，毅然告其曰：『弗要小覷我好哇？先前我以爲熱天熱色，不必過份窮兇極惡，儂現在因此取笑我，我倒有眼三不領盆，四不實賬哉！李白之行路難樂府，有二句云：乘風破浪會有時，直挂雲帆濟滄海。我馬上放出一點顏色撥儂看看，儂要叫饒不是人養！』

言已，余遂揚鞭策馬，騁馳奔騰。其間經歷幾許高峯，亦越涉若干低窪；迨至一處，狂風巨浪大作，形勢嚴重萬分，霎時間幾至無法控制。余嗟吁曰：『入火益熱，入水益深矣。未料汝亦攤出真功夫來，存心要我坍台是哇？』處小姐笑曰：『此其謂：水深波浪闊，無使蛟龍得。詩聖杜甫，已爲吾言之在先矣。』余不與之言，但知埋首邁進，絕不停步。詎行又半句鐘，處小姐喘息言曰：『好哉好哉！』余曰：『哈個好哉好哉！儂好哉我未好哉，相差尚有十萬八千里也。』處小姐誦李白將進酒樂府，起首一二句曰：『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？大家半斤八兩，儂也替我省省哉！』余至此方廢然嘆曰：『省省祇好省省哉！杜甫有詩曰：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。目前此情此景，蓋與詩境無所差異也！』

斯時也，處小姐已癱然不動，余猶緩步徐行，戀戀不捨。處小姐乃輕捉余背，且斷續作低聲格格之笑。余吻其脣而與語曰：『驚風甫定，駭浪初平，一切回復和諧狀態矣。其情形頗似王灣先生之律詩，詩卽曰：湖平兩岸闊，風正一帆懸也！』處小姐悄然贊曰：『弗要多嚼廢哉！快下來，快下來！』余不從，答曰：『急點哈拉？邱爲先生之詩有言：興盡方下山，何必待之子？詩中道理，濃曉得哇？』處小姐默然無語，余遂徘徊如故。直至興盡，始匍匐下山。

既下山，用手按其山坡問曰：『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？』處小姐罵曰：『煩來煩來。儂又弗是弗曉得

，有啥多問頭？」余辯曰：「然則我雖不問，尙擬發表一點意見也！」處小姐曰：「啥個意見？」余曰：「杜甫詩曰：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濁。此處泉水固然潺潺不息，視之必非清澗；直似嚙昔之夜所言，蓋屬一個污汙泥沼耳。」處小姐曰：「還有啥個意見哇？」余曰：「有有有！李白賦登金陵鳳凰台，有句云：鳳凰台上鳳凰遊，鳳去台空江自流；非爲吾倆此時寫真歟？」處小姐笑曰：「鳳凰飛往何處去哉？」余又捉其一掌，強其探索；告之曰：「瑞鳥方在斯處休息也！」處小姐諍曰：「喔唷，堂堂一尾鳳凰，而今變成老鷓鴣哉！」余曰：「斯卽所謂：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。」既而，余且伸指抵其鳳凰台，與語曰：「杜甫詩中所稱之冠蓋滿京華，實卽象徵此處耳！」

處小姐含笑連啞數聲，卽起而摸索。余乘其不備，驟爾捻亮電火；燈光僅一閃，旋又爲渠關熄。燈熄，處小姐曰：「弗要弗入調好哇？那能一眼弗怕難爲情格？」余摸其腰肢而告之曰：「眼睛一霎，老早看清爽哉！劉長卿詩曰：過雨看松色，隨山到水源；此二句固可形容。而韋應物之詩，亦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則所云：海門深不見，浦樹遠含滋耳。」處小姐悄悄於席間蹈其足，曰：「嘴巴可以停停哉！」言罷倒身而臥；臥則絮絮不休，良久始畢其詞。

據稱：渠與乃夫四哥，感情不洽，匪僅止於思想背馳一事；而四哥且患嚴重陽萎之症，乃使伊人益覺失望。余聞述，自侃曰：「如是云云，吾又身爲替死鬼矣。」處小姐嘆息曰：「吾非甘心不安於室，其奈問題七零八凌，定要弄成今日之局，殆亦天數也歟。」余曰：「惜哉惜哉！孟浩然詩曰：巖扉松徑長寂寥；毋怪汝欲叛變四哥也！」處小姐倒余懷中，柔聲曰：「巖扉松徑長寂寞之下句，卽爲唯有幽人自來去。所謂幽人者，從此是儂小廝三也。」笑談半小時，余擬強其續考論語。余先舉論語之句曰：「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？」處小姐尙未及答，忽聞客堂傳來悉索登音，繼而有人叩余臥室之門，其勢且甚急驟。

余與處小姐，覈棘萬分。蓋因際此深更夜半，未悉叩門者爲何誰，而又不知來人何事叩門也。余初不敢聲應，唯屏息側耳諦聽，方知其中一人，卽居停吳君祖德之婦。余本欲置之不理，無如拳槌之聲，驟而且重，殆

有不容應之勢。虞小姐悄悄與余耳語曰：『姑且應之，詢其究爲何事？』余迫不得已，高聲問曰：『吳太太，儂啥事體要蓬冬敲門，瞞夢頭裏，駭得我極汗一身哉！有啥閒話，明朝說阿好？今朝剛應大考，腦筋用壞哉，實在爬弗起來哉！』吳太太格格笑曰：『弗興弗興！儂門窗緊閉，闕在裏面做眼啥事體？我非要進來看看個明白，抄抄軀子。如果儂弗肯開，我有鎖匙，我要自動開鎖推門進來哉！』余至此大窘，漫應之曰：『慢慢交好哇，我來開門就是！』虞小姐則低聲憤然曰：『夾忙頭裏膀牽筋，真是婊子拉兒子，弗識相到極點哉！』

余起而穿衣下床。虞小姐亦相繼而下；渠雖下而無處藏躲，不禁焦慮萬狀。按余之臥室，木器用具雖夥，足可隱者僅衣櫥及床下二地，他則無法蔽身。虞小姐先欲暫避衣櫥，余因前在張亞姪處，所受教訓太深，堅表反對；乃改命其匍匐隱於床底，權且委屈一時。虞小姐呆思有時，方躡身掀開床沿所垂褥單，蜿蜒而入；既入，余將沙發開之玄色旗袍授與，始往啓燈。燈啓，謹慎觀察一通，方趨門前，隔門抱怨吳太太曰：『啥事體要緊弗煞，阿是存心跟我搗蛋？』

門啓，吳太太偕一少女翩跹入；少女非他人，卽司徒也。司徒肌膚因久經旅途烈日所灼，呈現攫黑健康之色。余乍見之，半驚半喜，詢其何時抵滬，並問胡爲夜深來此？司徒粲然曰：『吾先走訪呂山驛先生，彼因已寢，乃示我地址，囑叩此屋後門。惜乎夜色昏暗，門牌不辨，徘徊良久，仍不得其門而入。幸吳先生吳師母觀劇歸來，引我入內，否則尙須多兜幾個圈子也。』余曰：『何不後弄高呼我之姓名？一板三眼，笨是笨來！』司徒振唇曰：『第恐驚擾此屋左右隣舍耳。』吳太太含笑曰：『有朋自遠方來，不速啓門迎接，啥叫啥還要怪我蓬冬蓬冬敲門，眞眞弗識好人心！』余自侃曰：『赤鸞赤膊關得蠻寫意，所以弗高興下床哉！』

吳太太遊目四矚，察看室中良久，忽爾嘆喙而笑，狀甚詭譎。余問曰：『吳太太發神經哉！儂到底爲點啥要笑？』吳太太答曰：『儂既然怕熱，脫光子衣裳睡覺，爲啥弗把窗門打打開哉？阿是怕出毛病，阿是有人教儂開窗是哇？』余覺吳太太語中有刺，略感惴惴；而吳太太又問曰：『今朝唐詩考得那哼，成績好哇？』余曰：『馬馬虎虎，派司過去。』吳太太眇其一目問曰：『回來阿會請新嫂嫂，比較比較？』余正色曰：『請勿吃

豆腐哉！』吳太太就余耳而私語曰：『一本假正經做啥？新嫂嫂一雙繡花拖鞋，爲啥放在儂個眠床前，希奇弗希奇？阿要希奇哇？』余被究詰，心絃雖怦怦而跳，然猶強作鎮靜，給之曰：『吳太太纏錯哉！格種樣子個鞋子，我就弗應該有是哇？』吳太太語塞，默默注視床前繡鞋有頃，笑曰：『是我眼花哉，抱歉抱歉！』言已，略與司徒點頭道別，遂飄然返身出室。臨行，顧余曰：『繡鞋花式不惡，花色亦不惡，係購自市上，抑或君之情婦所贈者耶？』余僞稱市自鞋肆。吳太太紆譎笑甚，曰：『鞋肆兼售此等繡履，亦云設想週到也矣。』

吳太太出。司徒乃順手掩門，齒笑余曰：『氣候燠熱如斯，君猶扃門閉窗而臥，毋虞悶出疾病耶？』余曰：『此則所謂：心靜自然涼耳！』司徒指余額鬢涔涔汗珠，凝眸笑曰：『實則汝之心，何嘗甯靜歟？汗珠淋漓如雨，神色似甚不安，或因不喜我之登門耶？』余曰：『開窗則閉窗矣，何必多作題外文章哉！』既而，余目動往啓南窗，司徒則助余盡推東向天井諸窗。各窗既全部洞開，晚風乃自窗櫺闌，穿越不息。且風蹤過處，凡室中所懸之物，悉幌幌欲墜；而床沿所垂褥單，亦被風尾吹拂，颺起五六寸許。余懼甚，深恐床下祕密爲司徒發現，多滋事端；因往關閉懸燈，改啓檯燈。蓋台燈之南有巨大衣櫥障蔽，不慮光線投向睡榻之下焉。

至斯，余復召司徒，面壁而坐寫字桌前，余則隨坐其側，虛與閒談。據彼彙稱謂，渠隨乃父原定於十九日之夜快車返滬，旋以臨時爲事所阻，改乘是日下午快車動身。適自北站下車，本欲侍乃父返抵滬寓，其奈余不置，因半途捨老父而趕赴民厚北里，並攜來西安土產多件，暫存呂君山驛處。其結論則曰：『別僅五十日，不料君已躍爲大報編輯，遷居於此。今視汝室中陳設，無不簇新精緻，蓋亦士別三日，刮目相看耳。』余苦笑曰：『此係得一至親之助，無非繡花枕頭，虛有其表，實際何足道哉？』司徒責余曰：『聞呂先生言，君得新職已二十日，其間何不馳函爲我一言？吾自知君賦閒，每以君之生活情形，眷眷於懷；不期所揣測者適得其反，焉非過事杞憂耶？』余唯唯諾諾，含糊其詞。司徒又笑問曰：『離別期間，初猶屢接汝之來書，之後何故遽爾輟筆？是否或已發現新對象，以是將吾忘得乾乾淨淨耶？』余謂適值學校大考，又因新獲職業，兼爲遷居所累，致無暇尋作書，請求原宥。司徒不信，抿脣笑曰：『日寫萬言，君且易如反掌，吾固不信絕無搦管作書之』

時間也。』余不勝其煩，憤然曰：『好哉好哉！不遠千里而來，來則與我講斤頭；斯可證明女人氣量之狹窄也。實相告，今日之我，同於五十日以前之我，事事公開，事事坦白，汝苟不信，我可對天宣誓。』司徒恐余宣誓，急以手掌掩余之唇，峻然言曰：『彼一時，此一時。五十日以前，吾倆僅屬友誼關係；今則我將成爲汝之未婚妻，安得不以汝之近狀，介介於懷耶？』

余聞言大窘，一時不知所措；蓋因虞小姐蹲伏榻下，多言勢必刺痛處小姐之心也。是時，門上彈指之聲又作，啓門而視，卽吳祖德君。吳君招余出，同赴東廂，悄然責余曰：『老弟胆殊不小，竟匿新嫂嫂於臥室，今將何以善其後哉？』余暗察吳君面色，方知事已敗露；不禁頰紅耳赤，訥訥不能成語。吳君拍余之肩，微哂曰：『事態我已了然於胸，殆不容老弟設辭隱諱矣。內子適在君之榻前，發現新嫂嫂之繡鞋，已啓疑竇；後復悄然登樓，出匙推西廂之門探視，求其水落石出。入則西廂燈火，雖燦如白晝，無如室空人寂，遍索而無處小姐之蹤影；是則被姝匿於君之臥室，固無疑問也。彼姝愛君至深，我與內子早已窺知，初未料事態發展，竟如是之迅速耳。吾等咸知此舉動機，在女方面不在於老弟，君則不謂毫無責任；緣處小姐身爲有夫之婦，老弟胆敢私與有夫之婦通，無論人情法律，均不許可。話雖如此，吾偕內子絕不至以淫婦之目，賤視彼姝；則緣處小姐之行爲，無非爭取自由戀愛，甘作舊式婚姻之叛徒而已。』余默然，吳君復曰：『老弟遷居舍間，爲時僅及數日。數日之間，卽得新嫂嫂之垂愛，誠非易事；蓋新嫂嫂眼界甚高，絕非庸俗之輩，足能邀其垂愛也。』

余羞慙不堪言狀，仍俯首無語。吳君欲續言，吳太太乘時掀臥室之帘，含笑而出。出則語余曰：『剛才我倒忘記抄抄房間，坍塌儂個台哉！儂兩家頭，窠心交關辰光哉是哇？現在儂阿是將新嫂嫂藏在衣櫥裏？再不放伊出來，快要悶出蛆哉！』余猶垂頭默然，一顆心靈則如撞鹿，忐忑無已。吳君溫言慰余曰：『事已至此，急亦無益。內子決非長舌婦，不致揭君隱私，老弟是尤不必惴惴爲慮也。爲今之計，唯有設法速使新嫂嫂離室；吾知司徒女士將有宿此之意，而駱氏四哥亦將言歸，若不從速善籌，必釀巨禍。然新嫂嫂此際，果屬隱

匿於衣櫥中耶？」余將匿隱榻下情形，低聲舉實以告，吳太太吃吃笑曰：「一身細皮白肉，如今鑽在眠床吃灰塵，豈不變成印度黑炭哉？」

吳君乃授余一計，囑余召司徒入廚下盥洗，然後乘機命處小姐登樓。余從其說，欲返身行事，呂太太復捉余之臂，正色告曰：「打棚歸打棚，正經管正經。君在新嫂嫂前，切莫宣佈吾與吳先生，已知此事；否則羞恥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說穿哉，必將害得處小姐上吊自殺，鬧出人命官司來矣！」吳君復誠余曰：「其餘明日再談，從長設法。若處小姐詢我召君何事，則望隨機應變可耳。」

余略表謝悃，立即返身入臥室。至見司徒已褪外衣，並赤其足，拔用處小姐所遺之繡花拖鞋。余佯作高聲曰：「居停夫婦，洵屬熱心人也。知汝甫自金陵乘車至，征塵未洗，必增疲憊；特出所備之溫水，邀汝前往廚下沐浴焉。」言已，余遂端盆取巾，速其同行。俟之行，余欲誘其卸繡鞋，詭言曰：「廚房地面甚潮，何不先着革履往，以免污溼繡鞋。」司徒貪繡鞋舒適，堅不肯卸，余無奈，乃携之先入廚下，再作計較。迨司徒抵廚下，吳太太故意出與寒暄，余則諱稱爲其取香皂，借題出。然事有湊巧，當余之足尙未步入西廂臥室時，而四哥已在後弄，頻頻呼門曰：「盼盼！盼盼！」

駱君是夕歸寓之早，誠出人意表之外，而處小姐則尤深感詫異。余自榻下扶曳處小姐出，彼姝出而蹙眉責曰：「今朝歷本上，一定註明諸事不吉；揀到這樣一個好日脚，儂看霉不霉？」余笑曰：「霉雖霉矣，尙屬大幸中之大大幸也。吾倘若好學心切，續考一次論語，實行溫故而知新，學而時習之一番，才真霉頭觸足矣！」處小姐斜其白眼，揮手命余熄燈，曰：「快關電火，快關電火！當心四哥窗外張望，張望那末完結拉倒哉。現在請儂嘴巴，少替我吃吃豆腐好哇？」余遂捻熄台燈，囑速披衣；並憇慮彼妹跳足出室，先行登樓。所以先命登樓，蓋因伊人周身，已爲床下塵埃所粘，尙需揩拭使淨，毋令駱君見而生疑也。

處小姐既悄然穿越客堂，躡足登樓。余則持香皂轉赴東廂，適值吳太太，吳太太低聲曰：「吾知四哥今夕歸必甚早，苟再延遲十分鐘，事勢當益危急矣。」余稱新嫂嫂全身已爲塵埃所污，一時恐難下樓；而四哥則呼

門漸急，乞爲設法。吳太太領首笑曰：『倘不念君係吾同鄉，抑涉遠親，此等事吾實不願幫忙也。今則索性送人送上西天，人情做到底矣。』

言竟，吳太太遂姗姗出東廂而趨後門，啓門笑迎駱君入。駱君既入，吳太太爲欲阻其登樓，特與閒談曰：『吳先生借我觀劇，返亦未久也。今夕吾觀盧翠蘭之全本樊梨花，大感滿意。盧妹身材苗條，當梨山老母授其舞劍一幕，唯見雙劍寒光閃閃，使人眼花撩亂；論其武藝，殆不亞於梅蘭芳之處姬舞劍，洵謂神乎其技也矣。盧翠蘭容貌亦殊美，遠視彷彿尊夫人新嫂嫂之面型；據旁座觀客稱，盧已屈居顧無爲之妾媵，果有此事否？』駱君唯唯否否，聞且發表意見。吳太太旋又曰：『新嫂嫂想又睏失聰矣。年輕人血氣方旺，雖夏夜悶熱，仍獲甘眠；如我養過三個短命小鬼，年僅三十而元氣大虧，致入夜輒難暢睡，縱屬一隻小螞蟻打個噴嚏，同樣可以驚醒我也。』余隱身東廂竊聽良久，每因吳太太之出語詼諧，聞後爲之噴飯不已。

稍待，聞處小姐於一樓答曰：『我老早就醒哉。因爲曉得吳家嫂嫂替我開門，所以弗下樓哉！』吳太太問曰：『新嫂嫂，儂應該謝我點啥？』處小姐答曰：『謝儂地方正多，大家心裏有數。儂處處幫我忙，我又弗是死人，那有不知之理？』余暗自體味處小姐之寥寥數語，甚覺含蓄至深，辨其所言，蓋知彼妹早已預料吳氏夫婦，窺破吾倆之曖昧行爲耳。司徒浴身竣事，吳太太業已歸寢。余挈其返西廂，命睡榻上，余則拚四椅高據而臥。司徒置身黑暗中，絮絮爲余道西安之行始末，且指堂上允許婚之舉，喻爲最大收穫。余倦甚，兼以處小姐事，擾人心緒，無意續與嘮叨。司徒不知內幕，復起而曳余同榻；詎卽於斯時，二樓掉物之聲大作，駱君忽與處小姐，發生口角。

西廂二樓掉物聲漸繁，而詬罵聲亦漸嘈，聞且雜以拳捉桌面之聲，蓬蓬甚喧；致諸聲並起，鬧成一片，揆其形勢，似覺愈爭愈見嚴重。罵聲既揚，辨之盡出駱君一人所發，余嘗聞其憤憤然作怒吼曰：『妹子拉侬子，儂眞是一隻爛污貨！討仔儂迭隻寡老做家子婆，也算我前世倒霉！儂要離婚：閒話一句，蠻蠻好！儂儂格種女人，隨便上海灘，或者阿拉寧波，到處可拿一把揀揀，有啥希奇弗煞？儂有胡老麻子，儘管滾你媽的屁蛋，我

要拖儂一把，儂個八字裏阿有格種福氣哇？」餘雖刺刺不休，惜因高隔一層樓板，含糊不復辨別。

余聆路君罵聲，內心驟起徬徨，良久無法抑制。余不知處小姐為何觸怒乃夫，竟使四哥捧物拳桌，怒不可遏；甚或破口大罵，語無倫次。且按其所言，頗難入耳；乃疑處小姐之表情間留有祕密，或衣衫上存有痕跡，致令路君探悉彼婦與余之軌外行爲耶？余做賊心虛，一聞罵聲，乃作庸人自擾之想。殊未料反復推敲有時，依然躊躇莫決；而二樓喧囂吵鬧仍如故，未嘗稍息焉。

時余拚合四椅，睡於門內；門則洞開未掩，蓋表示余與司徒無私，以防吳太太或處小姐，乘間刺探，徒增話柄。司徒見余寢不安，却而求余同榻，余不從，告之曰：『此屋卜下，咸知我係優秀青年，平素無不刮目相看。今則未婚之青年，胆敢扃門與女同榻而眠，豈非一塊金字招牌，毀於一旦哉？』司徒不以為然，駭余曰：『彼一是非，此一是非，各有是非，誰能出而干涉爾我自由耶？昔在民厚北里，吾倆同室共臥，已非一夕；君固守禮甚嚴，未嘗汙我，足徵少男少女背人相處，未必不能清白也。然汝昔日素不避嫌，今夕何獨例外，或因此間環境，異乎民厚北里之環境耶？實則房客爲房客，房東爲房東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河水不犯井水；汝有自由，汝有權利，他人既無權過問，亦不容他人過問，否則不合則去，不妨覓屋他遷。何況吾將成爲汝之未婚妻，任何飛短流長，皆不足懼；設有人多惹是非，疑我不貞，我必挺身而出斥之曰：脫褲子是我不是儂，與儂何涉哉？』余仍不從，亦不與之辯。司徒曰：『汝臥椅上頗不舒適，吾不能獨佔大床，教汝受罪。』言訖，返身往啓台燈，喃喃曰：『七週不晤，未料小鬼頭越來越斯文，頗有大君子之風度哉！』

燈放亮，余亦坐起。司徒視余眉宇間，似有隱憂之色，訝而問曰：『視汝態度大異，心事重重，究爲何故哉？』余恐司徒窺破祕密，強作鎮靜，指二樓而抱怨曰：『半夜三更，二樓一對夫婦，猶吵鬧不止，真是討厭之至！』司徒笑曰：『若輩鬧出人命，與汝無關，莫如聽而不聞，置若罔聞可耳。』斯語甫畢，吳太太神色慌張入，悄然曰：『儂聽聽，樓上吵得翻天覆地哉！』余方快快聞，繼聞樓梯登登登然，路君復狂奔而下，一逕闖入余室焉。

當駱君之闖入余室也，頰間怒氣未消，面部線條，益覺猙獰冷酷。司徒與吳太太：至此相對愕然，皆瞠目不知所措；而余尤惶恐萬分，蓋慮東窗事發，駱君此來或將報我以魯莽之手段耳。駱君既入室，喘息有頃，未吐一語。吳太太強現笑容，問曰：『四哥究爲何故，要冒如此大火？』駱君初唯幌首搖腦，頰頰太息；繼則忽捉余手，嘆曰：『娶婦不賢，夫復何言！君爲有識之士，且服務於新聞界，見多識廣，判斷中肯。尙祈出以客觀立場，爲我公正批評！』余之手被執，不禁心驚肉跳，全身抖擻不已。雖其發問不甚嚴重，但因含糊其詞，未露真相，故余仍期期艾艾，惹惹然不克答一字。

吳太太見狀不佳，問駱君曰：『鑼鼓不打不響，有話弗講明白，叫別人如何批評？』語未盡辭，處小姐已悄然趕至，至則語吳太太曰：『阿要變死弗變死？自家脾氣，伊自家弗去想想，摸摸清爽。倒要別人來批評，吵得別人弗能睡覺！』吳太太曰：『到底爲眼啥事體哉？』處小姐答曰：『埋怨我開門開得遲哉？起初我悶聲弗響，讓伊發威；後來我捺捺不住，回答伊二聲：既然嫌我服侍弗能週到，那末離婚好哉！誰知齊纏聽到這兩句，便大發神經，攢物事，拍桌子，吵鬧起我哉！伊想以鬧來嚇嚇我，真是睏扁了頭；古語說：合則合，不合則離。伊既然罵我爛污貨，又罵我有胡老麻子，含血憤人，令人忍無可忍。今朝我弗跟伊計較，明朝請伊到江一平律師事務所，大家無條件離婚，各走各路算哉！』余吞吞吐吐問曰：『問題果真如此簡單歟？』處小姐曰：『正因問題簡單，乃覺欺人太甚！請君批評，就此內幕而觀，究竟啥人小題大做耶？』駱君不服曰：『近來講閒話，三句不離離婚。早也離婚，晚也離婚，好像伊不做我家子婆，我就從此討勿着老婆哉。』

聞葫蘆於焉全部揭開，余始仰天長吁，呼出滿腹狐疑憂慮。吳太太至斯，亦視余神祕一笑；吳太太笑，處小姐隨之抿脣，余則呵呵不止，雖各相顧不言，實則心照不宜。余笑而呵呵多時，始自告奮勇，作調人曰：『兩位尋相罵，第一個駭煞我哉！敝人胆小如鼠，碰碰面孔錫箔灰顏色，以後阿可以少吵吵，少尋尋我個開心？夫妻淘蠻蠻要好，何苦嘴五舌格六，嘴巴浪弗肯讓步？等一歇，兩家頭困在一隻枕頭浪，大家多打幾聲招呼，

各人表示又錯又弗錯，省得明朝到江「平律師寫字間，攪七念三哉！」吳太太拍手附和曰：「送兩句閒話，刮拉鬆脆，蠻對蠻對！」司徒靜聽有時，亦參與發言曰：「馬馬虎虎！多吵毫無名堂。各位還是提早安置，時候已經弗早哉。」吳太太粲然曰：「司徒小姐，儂啥事體要緊弗煞睏覺？」司徒被謔，俯首赧然；余指門前合並四椅，爲司徒解圍曰：「今夕不速之客登門，主人受苦矣！」駱君道歉出，虞小姐偕吳太太亦出。余回視司徒一笑，與語曰：「今朝阿拉兩家頭，也要睏在一隻枕頭上是哦？」司徒嫣然，曰：「弗高興！」余曰：「既無同榻之意，則適之擊榻呼我，蓋爲擺噓頭耶？」

司徒初無表示，僅往掀熄台燈，即逕赴榻間臥。余追蹤至前，輕輕擊床之架，問曰：「有問無答，理由安在？適則堅非強我同榻不可，迨我同意，汝反架子十足矣！態度前恭而忽後倨者如是，得毋不受拾舉哉？」司徒仍不語，余復催之曰：「歡迎同床，請出一言，不歡迎亦請出一言；是則是，否則否，不必牽絲扳藤也！」司徒刺刺然答曰：「我之態度，前恭而後倨，固不足奇。汝則前倨而後恭，態度忽爾大異，乃令人莫測高深耳。」余曰：「如是云云，豈非祇許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點燈哉？既然馬屁股拍弗上，唯有四隻椅子上去過夜矣！」言已，欲返身行，旋爲司徒阻止；曰：「汝且睡此，吾將有言相詢也！」

余既臥，良久不得司徒一語，再三詢之，司徒曰：「二樓某君之婦，姓甚名誰？」余曰：「迄未知其姓名。他人咸以新嫂嫂呼之，余亦稱之新嫂嫂耳。」司徒曰：「新嫂嫂年齡幾許？」余曰：「吾居此僅數日，尙未了然焉。但以新嫂嫂之外貌觀，其年齡非念一，即念二，充其量而二十三，絕不至於二十四歲也！」司徒曰：「新嫂嫂肌理白淨，容貌姣俏，兩瞳汪汪然含有媚態，頗似封神榜蘇護之女姐已再世，誠屬天下第一美女子也！」余曰：「新嫂嫂美雖美，猶不逮司徒小姐之美；司徒小姐乃處子，普天下男人，無不公認處子之美爲標準美是以司徒小姐比新嫂嫂，則新嫂嫂之美，何足道哉？」司徒擗余之肘，罵曰：「小鬼！弗要儂拍馬屁，我猶有言需問汝也！」

既而，司徒又問曰：『設新嫂嫂尙屬未嫁之身，汝擬追求其人否？』余笑曰：『以新嫂嫂之口音，度其原籍必屬寧波六縣。是則彼妹若未嫁，今仍留居寧波無疑，吾焉能遠奔浙省，向其追求哉？』司徒復問曰：『新嫂嫂苟偕其夫，一聞而告離異，汝又作何感想？』余曰：『何謂感想？』司徒曰：『吾視其夫，人品殊人惡，新嫂嫂何以聲稱必須與其離婚？』余曰：『滑稽哉！嗟人曉得伊拉兩家頭，攪點啥物事？我與他們素不搭訕，恕我無從回答。』司徒欲續發問，余表示厭倦，止之曰：『算哉算哉！弗要多管別人閒事哉！』司徒不從，笑曰：『問題尙多，我非問問清楚不可！』

余起而啓燈，故作不悅之色，告司徒曰：『尙有何言，請一併提出，今朝夜里準備陪儂談到天亮好哉！』司徒凝眸視余有時，欲言又止亦有時，終則歟唇指榻前之繡鞋，曰：『此鞋是否新嫂嫂之物？』余被突然詰究，不禁呆然。司徒旋又撇唇曰：『鞋固女式，早料汝將無法自圓其說也。』余曰：『依汝觀察，既疑此鞋係新嫂嫂所有，是必疑我私匿新嫂嫂歟？』司徒冷笑曰：『不敢謂確有其事，然蛛絲馬跡，可疑之點正多；汝欲隱諱，吾則非揭此內幕一窺，心有不甘也！』

余特意聳事哈哈大笑，表示毫不在意，告之曰：『實則實，虛則虛，吾既無任何祕密，何懼於汝之揭發耶？汝神經過敏，見神見怪，彷彿碰着赤佬，鬼迷心竅哉！』司徒嗤之以鼻，繼續冷言冷語曰：『事實勝於雄辯，徒爭無益；吾今舉出例子，足資左證，絕非以小人之心，而度君子之腹也。』余曰：『有例可提，請速提出，究竟如何纏夾，唯有領教領教矣。』至此，司徒侃侃言曰：『一，當吳太太伴我扣門入室之初，吳太太嘗鬼鬼崇崇與君耳語。耳語所云者何，我固不知；汝之答復則曰：『格種樣子個鞋子。』我弗應該有是哇？以此一語而窺，足徵耳語之關鍵在於鞋子。二，當汝偕吾赴廚房沐浴之際，曾謂我曰：『廚房地面甚潮，何不先着革履往，以免污穢繡鞋。』其實吾入廚房觀察，其地乾燥異常，方悉君所言者爲僞；揆汝用意，蓋在誘我脫除繡鞋耳。三，彼稱爲四哥者，適與新嫂嫂口角，來此央君批評時，嘗頻頻向吾注視。其所注視者非我之面

部，而屬我之雙足；吾自問雙足無甚特色，何須邀其格外垂青？方悟渠所關心者，非吾之足，乃我脚上所穿之繡花拖鞋耳。僅此三端，已可說明繡鞋來路之可疑，況事實上猶不止此。」

余聞司徒述及駱君，會注意繡鞋一節，不禁睜目楞然，暗自憂慮。以司徒所舉第一第二兩節，盡皆符合事實，已可證明渠之觀察精細縝密；則第三節，諒亦不至出諸捏造。而權衡實際，抑可信其或有若干可能性；緣余當時驚惶萬狀，失之鎮靜，事先致忘却掩護司徒足間所披之鞋，臨事又未及留音駱君之態度耳。余思考有時，愈思愈感不安，姑不論司徒所言誑騙與否，對此問題，是皆不容忽視。理由無他，則因駱君與處小姐，方在言語齟齬之後，感情略有破裂；設駱君爲此而啓疑竇，續向處小姐查問始末，勢必又將引起軒然大波也。

司徒默然沉思，審視余之表情，良久不稍轉睛。旋則嘆喟笑，怡然自詡曰：『吾雖非偵探，然具有相當偵探常識；今夕之事，自信語未虛發，料汝縱置百喙，是亦莫能惜我爭辯也。但我適所例舉者，尙僅單指繡鞋一事；今則復須進一步，道破汝與新嫂嫂之間，藏有一個唯四哥一人不知之祕密在焉。』余俯首無言，司徒又鑿鑿言曰：『吳太太剛才神色慌張入，告君曰：『濃聽聽，樓上吵得翻天覆地哉。斯二語，分量頗重，一聽而知個中大有文章。他如吳先生，驟然召君出室密談；以及當四哥在後弄呼鬥之際，爾與吳太太有所磋商；以及汝在對面廂房，竊聽吳太太偕四哥談話，均足以窺知事出尋常，疑點殊多。至於君之神色不寧，猶其餘事。』言罷。司徒表情驟變，怫然不歡曰：『吾在廚房時，曾見有一黑影，自此室出，飄然向客堂間遁走。初意或係一時眼花；今則已知黑影非他人，原來就是身衣黑綢旗袍之新嫂嫂也。』斯語方畢，二樓久經沉寂之後，再度哄然而鬧；唯聞處小姐躁足不休，大聲嚷曰：『借出一雙拖鞋，儂亦多心；濃到底當我啥物事？如果不信，不妨下樓問問那位小姐，阿是伊來向我借去穿個？』

一幕祕密，既經處小姐隔樓宣佈，益使余怒於而憂，心如撞鹿。余所憂者，非爲司徒業已洞燭內幕，蓋懼處小姐因是而與駱君決裂，直言說明吾等關係而不諱耳。至是，司徒以指觸余之頰，悄然嘗曰：『尙有何言哉

？實虛既已判明，未悉猶有何言自圓其說，復圖推諉哉？」余廢然而臥，狀至沮喪；司徒忽又指余之禪，刮臉羞余曰：「此何物耶？此何物耶？紅樓夢中之襲人，於賈寶玉禪間發現之物，今已留此，阿要難爲情哇？」余負氣曰：「好哉好哉！棋錯一着事成僵局，尙希包涵一眼，毋再譏諷矣。千句拚一句，司徒小姐畢竟係我未來未婚妻；若非逼我步上極端不可，祇好橫字當頭，爛污撒到底，一百個死人弗管哉！」

時二樓吵鬧，形勢又重；而處小姐且哭哭啼啼，淒涼之至。詎司徒忽變常態，竟出和悅之色，語余曰：「既已肇禍，應速設法挽救。四哥今與新嫂嫂，爭執漸趨白熱化，請君捫心自問，其能安逸否？况新嫂嫂高聲揚言，謂我借其繡鞋，窺其用意，不外求助於我；吾倆設仍坐聞不救，未免心腸太硬哉！」既而司徒一躍下床，改穿革履，復提繡花拖鞋於手，曳余導之登樓。余大窘，堅不相從；司徒粲然曰：「古語云：繫鈴還須解鈴人。盍速隨我登樓，吾自有法轉圜此一局面也。」余仍猶豫不決，司徒誚余曰：「君能私匿新嫂嫂，胆量不謂不小，何以縮頭縮尾，甘做懦夫耶？」余詢之曰：「汝將如何調停，請先爲我言明。」司徒促曰：「走！走！走！看情形隨機應變，決不使儂坍台是矣。」

余遂隨司徒登樓，雖登樓，心弦則怦怦然跳躍不休。迨至二樓，司徒先余入駱君臥室，指所提之繡鞋，含笑告駱君曰：「四哥，儂不能欺負新嫂嫂太甚，此鞋係我親向新嫂嫂借穿者也。吾與新嫂嫂雖屬初識，因爲女性碰女性，比較容易親近；故不揣冒昧，乞尊夫人假我拖鞋一雙。若早知四哥量狹如斯，吾則寧可打赤腳，亦不願新嫂嫂受此委屈矣。」駱君初不防有人出爲其婦證明，不覺兩頰通紅，訥訥解釋曰：「我不怪其借鞋，氣是氣伊講閒話，總是吞吞吐吐，死人活氣！」

余至此胆壯十倍，故意抱怨處小姐曰：「借出一雙拖鞋，用弗着吞吞吐吐。夫妻總是同床人，凡事應該坦白，否則瞎纏三官經，感情越來越易破裂哉！」駱君曰：「本來嚙啥事體，祇因內子脾氣實在太壞，使我想想火冒耳。」司徒笑語駱君曰：「噲噲噲！依我批評，四哥脾氣，比之新嫂嫂則更壞也。事情嚙沒弄清爽，居然

擲物事，拍桌子，大擺丈夫臭架子，豈不叫人笑痛肚皮？』余則嘲諷司徒曰：『女人總是幫女人。吾儕身爲大丈夫者，聞之汗毛凜凜哉！』司徒嘆曰：『不許胡言亂語，賊骨牽牽！』余佯作嘆息，告處小姐曰：『司徒小姐尚未與我訂婚，業已將我管束；一旦結婚，閨房之樂何如，可知矣！』司徒聞言笑，駱君亦笑；處小姐雖笑，然笑不由衷，內心固有無限嫉妬在焉。逗留二樓談笑有時，一場口角風波，方告平息。既而駱君敬余紙烟，處小姐並欲爲余及司徒煮茶；余以時間不早，竭力阻之。駱君挽留曰：『今夕多多驚擾，甚感內疚。夏夜遲睡，盍作小坐無妨。』余稱謝不置，遂道再會，遂攜司徒辭別下樓。

比返樓下臥室，司徒隨手掩臥門，狀至喜悅；審其表情，殆有若干神祕性者。余向其讚美曰：『一言折獄，轉危爲安；他日得婦如司徒小姐，死亦瞑目矣！』司徒媚然曰：『小鬼小鬼！川弗着拍馬屁！』余撲其腰肢，譁之曰：『不但非拍馬屁不可，控需騎在馬上，大拍特拍，至於淋漓盡緻而後已焉。』司徒批余頰，曰：『真是小鬼頭，門檻精得出蛆；毋怪新嫂嫂一見傾心，不惜背夫與君私通也！』余曰：『往者已矣，根據今夕教訓，孫子王八蛋再與新嫂嫂來往矣！邇後吾之國際外交政策，決放棄私通手段，採取公開正當之正式外交；至若外交方式，且以不受任何國家出而干涉爲原則。』司徒吃吃笑曰：『我不懂！我不懂！』余爲解釋曰：『若以吾倆之關係言，方稱正當外交，亦稱公開外交；所謂正當公開，即指絕不偷偷摸摸是也。』司徒問曰：『試以現代國際間之國家言，我似何國？』余曰：『汝猶未嫁，有獨立自主權，故稱獨立國，類似今日之美國。』司徒又問曰：『然則新嫂嫂哉？』余答曰：『新嫂嫂頗似中國之東三省，已遭日本人侵佔，四哥則似日本矮脚皇帝仁裕是也。幸而東三省，僅屬中國土地之局部，日本固已將其佔領，無法長期利用，以是佔領數載，其地並無任何生產。何況目前，中國政府蓄志收回東三省，是則不久，山海關必可恢復自由無疑！』司徒痴笑益甚，問曰：『日本何以不能從事生產？』余曰：『東洋人豈弗懂一隻，樣色瞎來來；實則力不從心，虛有外表而已！』司徒曰：『然則君屬何等國家耶？』余略思曰：『若以我與新嫂嫂之關係論，頗似蘇聯耳。東三省雖爲』

日本佔領，蘇聯依舊保持觀望野心。數小時前，蘇聯且嘗一度駐兵東三省；今則由於美國監視甚嚴，蘇聯縱有奪取東三省之意圖，是亦不敢輕舉妄動矣！」司徒笑不可仰，笑乃愈烈，笑歷二分鐘，始頻頻罵余小鬼曰：「吓吓吓吓，不要怪三怨四好哇！如果日本許汝駐兵，與美國有何關連？美國自顧不遑，還有啥個力量可以監視蘇聯？」余曰：「如是云云，殆屬美國之國防海道，亦不鞏固耶？」司徒斜其雙瞳，狡媚問曰：「不鞏固又將如何？」余欣然曰：「既不鞏固，難免遭遇蘇聯乘隙攻擊，以巨型戰艦，駛抵港口耳。」司徒唾其口涎於余頰，咒曰：「去去去！視汝臉皮之厚，不輸鄧祿普之特製車胎矣。」

至斯，余乃擁之登榻，並與語曰：「美國國防海道，深度廣度如何，可供蘇聯測量一次否？」余語甫畢，燈猝然息。燈雖熄，室中光線仍甚明亮。則緣夜猶未央，夏月高掛藍空，其光方自敞開之東窗投入，有如一幅白綾，展舒地上。北窗外之昏黃街燈，亦偕洋梧桐之密繁暗影以俱來，覆於月光之上。於焉光氣四映，索之全室，不特陡添一種依稀朦朧之詩意，抑有若干幽雅澹泊之靜趣。余就微光中，回視司徒。司徒正折雙膝作枕，伸腿仰臥，殆似美人魚戲水初罷，略事憩息。頰間酒渦，旋紋頗深，兩瞳則爛爛然左右顧盼，流轉殊頻。睹其神色，意甚自得，初未因已探知余與處小姐之曖昧行爲，稍存芥芥。余俯首吻其小唇，唇又添一中唇而成三層，其情形蓋與數月前，第一次相吻時同，彼妹又已欣然吐其舌葉也。吻既久，余問曰：「吾國之國防海道，容我從事測量否？若然，吾將開始工程矣！」司徒嘻嘻笑，咒曰：「臭嘴臭嘴！討厭討厭！」余曰：「嗚呼臭哉！臭者即在爾之斯處耳！」余言訖，手指立即開始行動。司徒絕不阻擋，唯吃吃笑甚。嘗余曰：「浪漫成習，由此可知。」余曰：「昔日未嘗有浪漫行爲，今茲則緣司徒將爲吾婦，不妨浪漫浪漫矣。」

余之右手食手與中指，甫一按，司徒則全身皆動，急速翻身側臥，蜷曲如蝦。並出其二掌，捉余右手，曰：「滾滾滾滾！君子開口，小人動手；此種手段，二樓之新嫂嫂固表歡迎，如欲加諸司徒之身，談何容易哉？」余曰：「新嫂嫂，女性也；司徒小姐，亦女性也。同爲女性，何分貴賤耶？」司徒曰：「吾固不敢與新嫂嫂

比較貴賤，從而論容貌，我復自知不敵新嫂嫂；然我究屬未嫁之人，一生幸福攸關，祖上顏面攸關，豈可任人隨便玩弄者哉！」余大笑，詰之曰：「令堂大人許爾婚姻自由，是則汝已成爲我之未婚妻，我亦佔有汝之一切權利矣。」司徒曰：「不然不然！法定手續尙未成立，毫無保證可言；否則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我將向誰訴說耶？」余曰：「斯乃易事，稍待或俟天曙，當立字契交汝執存，人格担保可耳。」

司徒旋又翻身仰臥如舊，吃吃而笑。余詢爲何而笑，司徒答曰：「其實我亦有恃無恐，固不懼孫悟空之一個跟斗，翻出如來佛之掌心也。他日君苟棄我，我必揭汝之私於四哥前，懲息四哥繩爾以法！」余曰：「良佳！」言已，再出右手之食指中指，重按舊按之處；彷彿視司徒爲處小姐，且舉唐詩中杜甫之句，告之曰：「所按之地，唐詩上大有出典，卽詩聖杜甫所云：花徑不曾緣客掃，蓬門今始爲君開耳。汝之新屋落成，迄今二十一年，正如陶淵明作歸去來辭曰：門雖設而常闕，猶是世外桃源也。今我既抵桃花源口，汝必許我一扣蓬門，入內參觀參觀焉！」

司徒被按而搔，瘡而笑，笑而顫；雖顫而不側轉，悄然罵曰：「夫去去！吐語似不下作，實則比下流更甚千萬倍，聞後令人嘔出隔夜飯哉！吾適見汝處處避嫌，嘗曰：未料七週不晤，汝已變得斯斯文文，頗有大君子之風度。今被移去金字招牌假面具，始知越來越小人；唯其爲小人，以是處處動手動脚也！小別七週，汝之輕佻荒唐行爲，始與昔日截然兩人，此或近朱近黑，養成習慣所致；而爲汝之導師者，捨二樓新嫂嫂外，必無第二人焉。」余曰：「誠然誠然，旨哉斯言！爾既喻我係小人，吾亦甘願作小人。緣上床小人，下床君子，中外古今皆同。否則男男女女，若在床上亦顧君子體面，勢必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；而司徒小姐，又何至能從另外一隻肚子裏鑽出來哉！」

於是，余遂按之益重。重則陷，雖陷因有衣層障礙，無法深入。然不深入之入，司徒亦已略感痛苦，低聲乞求曰：「手脚輕一眼，痛煞我哉！」余吻其頰，與語曰：「孟浩然詩曰：祇應守寂寞，還掩故園扉。此園寂

冥年年，緊掩雙扉二十一個春秋，平素未履園丁墾荒整頓，宜乎舉步艱難，行不得也！」司徒癡笑良久，忽有所悟曰：「先言杜甫詩句，繼出孟浩然句，杜孟二公，皆唐代詩家，則上述四句，是必取自唐詩三百首。」毋怪吳太太，適嘗詢汝唐詩考得那哼，又問汝回來可會與新嫂嫂比較，原來所謂考，所謂比較，乃指此事歟！」余曰：「汝已探悉，則我毋須再瞞矣。吾與新嫂嫂，適會一度考試比較，成績業經判明，過後不必舉行復試；此點敢向吾之未婚妻保證，請勿打翻醋罐頭也！」司徒輕批余頰，吃吃笑曰：「汝果不蹈復轍，決不吃醋！然則汝與新嫂嫂比較考試，終局如何耶？」余曰：「棋逢敵手，雙方廝殺之下，各不剩一兵一卒；結果紅帥黑將攜手，皆各表示甘拜下風，相見恨晚耳。」司徒聞余道相見恨晚之句，略示不懌，撒脣問曰：「相見不晚，又將何爲？」余解釋曰：「事實上，不容相見未晚也！恨晚云云，緣彼已屬隋君之婦，而余則爲汝之未婚夫，其一已嫁，其一將娶，既不獲作久長之計，唯有相對嘆氣一番哉！」

司徒初猶敷衍不語，余吻之再三，逗其笑，並頻頻設詞慰之。未幾，司徒果轉不懌爲喜，喜漸欣然，反命余詳述考試經過。余爲順其意，盡出記憶間之印象，娓娓與言。司徒傾耳默然，聽余縷述；初則津津有味，次則周身熱度驟增；迨余述至李白之句「不盡長江滾滾來」，司徒猝然坐起，嘻嘻笑曰：「慢慢交講，慢慢交講。我要解溲哉，我要解溲哉！」

余探手撫其額，額間炙然，似有高度寒熱；再撫其胸，胸前則怦怦然跳躍，若患有劇烈心臟症者。余諷之曰：「大家睜得攪攪舒服，啥事體忽然想起撒尿？阿是聽聽聽出毛病，聽得有眼難過煞，也來一番不盡長江滾滾來哉是哇？」司徒低聲曰：「聽聽蠻有滋味，祇不過購得脫煞惡形，邪氣下流。至於說我聽出毛病，談也弗要談；小便是我自由，輪不着小鬼頭來管！」余曰：「然則需要繼續往下說否？」司徒曰：「當然要聽聽完結！儂寫寫文章，今日身任大報編輯，熟讀唐詩，不足爲奇；奇在新嫂嫂之於唐詩，亦能隨意摘用，切合萬分，獨有眼着伊弗出也！」余約略皆以虞小姐之出身歷史，司徒嘆息曰：「省府委員之女，又屬之江大學文科高材

生，不幸亦爲舊式婚姻所束縛，是則其人叛離四哥，勢所必至，亦人情之恆耳。」

既而司徒下榻，就濟孟間瑛索良久，始返身登床。余乃舉未畢之詞，盡爲其言。司徒由嘻嘻而吃吃，終則格格大笑，發表意見曰：『以吾管見，其間形容最妥者，爲李白之詩，卽所謂鳳凰台上鳳凰遊，鳳去台空江自流。其次，急逢青鳥使，遞入赤松家二句，論象形似亦不惡。再次，潮平兩岸闊，風正一帆懸，思之未免過份露骨。然吾最最聽弗入耳者，亦有二句焉。』余曰：『是否颯颯東風細雨來，芙蓉塘外有輕雷之二句哉？斯二句，詩中有畫，有音樂，有色彩，洵屬佳句也。』司徒雙手搖搖曰：『非也非也！吾所指者，蓋則結尾二句：巖扉松徑長寂寥，唯有幽人自來去耳。』余曰：『論詩中意境，應批百分。而汝所以表示反對，無非吃醋而已。我已屢爲汝告，祇此一次，下不爲例；雖然新嫂嫂視我爲幽人，命我源源惠顧；其奈幽人今已另謀出路，實行所謂好馬不吃回頭草哉！』司徒佯作不知，問曰：『出路何指？出路何指哉？』余曰：『汝既假癡假呆，我唯有老老面皮，老老實實告訴儂哉！』

至此，余乃第三度，探手按其前此所按之處。既按，司徒仍不拒；因進而移去張蔽其上之天蓬，直接作撥草尋蛇之舉。其地草殊叢盛，蛇則不存。然蛇雖不存，蛇穴則甚幽深。試測蛇穴之口徑，殆僅容納一條火赤鍊蛇藏身；如遇巨蟒蜿蜒其間，當非望穴而興嘆不可。余按之有時，囁曰：『飛來峯上一線天，洞眼小是小得來！』司徒張臂嚙余之臂，啞啞不息。余與耳語曰：『若謂新嫂嫂係東三省之黑龍江，此處或似美國屬地菲律賓之小島嶼歟？』且言且爲其除去天蓬，勢殊迅速。

當余移其天蓬之際，司徒佯作掙扎，輾轉翻身；實則愈輾轉而褪除愈易，蓋非此不足以言順勢直下也。天蓬既落，一覽無垠，雖在依稀矇矓光線中，仍不難辨別高山小澗，平原茂林等幽邃崢嶸之姿。余之右手五指，在高山之巔，小澗之側，平原之上，茂林之中徜徉有時；不料其地之氣壓，忽爾低迷悶熱，潮濤異常。司徒頻頻拍余右掌之背，罵曰：『君子開口，小人動手，望儂瞎脫眼烏珠，一生一世吃苦頭！』余動手如舊，並作深

深嘆息曰：『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；借問酒家何處有，牧童遙指杏花村。詩中意境，豈非同於此開風景哉！酒家既在杏花村，吾將身入杏花村，借汝共謀盡情一醉，不至酩酊不休如何？』司徒吃吃笑，曰：『君之詩意甚濃，殆新嫂猶未鑿汝之欲耶？』余曰：『彼一是非，此一是非，滋味殊途，烏可同日而語哉？』司徒曰：『爾將如何將我擺佈？』余曰：『言擺佈則不敢，司徒小姐苟表同意，彼此無妨蠻蠻弄弄，白相白相耳。唐朝詩人王維先生，有句曰：流水如有意，暮禽相與還。則所謂兩相情願，決不强求是也！』

司徒竭力推開余之右手，易以渠之雙掌，緊蔽其地。且斜眸作媚視，妍然曰：『滾滾滾！我不表示同意，儂總應該停停手哉！』余舉劉方平句，告之曰：『寂寞空庭春欲晚，梨花滿地不開門。儂想想，個中情形，阿要殺風景哇？』言已，余之右掌復破障礙，佔領其地，笑曰：『章應物詩云：春潮帶雨晚來急，野渡無人舟自橫。有船而無人撐，未免太可惜矣！』司徒笑曰：『汝竟自喻爲舟子乎？』余遂捉其手令探索，與語曰：『此卽撐船人之吃飯傢伙耳！竹篙既昂然高舉矣，吾非舟子，此篙備之何用？』

司徒之纖纖柔荑，甫與竹篙接觸，則低聲格格笑不已。雖笑，五指不縮；初僅阻怯揉撥撥，繼則改爲拳握，終則盡一拳復添一拳，大有愛不忍釋之意。余曰：『好哉好哉！可以開始行船哉！』斯語而後，雙方各有騷動，司徒則吃吃顫顫，助余持竿登舟。既登舟，司徒故意放聲自侃曰：『真是前世冤家，真是前世冤家，我弗曉得阿會作過哈個孽？』然舟雖啓旋，行甚艱難，余固嗟吁，司徒尤多喘息。問曰：『那哼介拉？那哼介拉？』余曰：『清溪壩堤層層，舟行不易；誠如李太白作蜀道難所指：蜀道之難，難如上青天，側身西望長咨嗟！』

余聞司徒婉轉嗚啞，忍俊不禁。顧其蹙蹙喘之狀，殆與三年前之夏夜，芸妹所身受之情形相同；所差異者，芸妹雖幼司徒四齡，食慾不振，容量則遠勝於司徒耳。司徒見余暗暗竊笑，嗔唇罵曰：『幸災樂禍，莫此爲甚！吾已痛如刀割，幾不欲生；君則嘻皮笑臉，祇當嘸介事，教我心頭恨是恨得來！早知如此，寧願獨

善其身，終生不近男子；而今已上小鬼頭個當，懊悔來弗及哉！」余囑司徒切莫呼號出聲，免爲二樓處小姐竊聽，引爲柄；並慰之曰：「外科手術，苦痛在所難免者也。尙希少安毋躁，稍待當能深知樂在其中焉。」司徒雖負痛，猶含笑作戲言曰：「謝謝一家門，謝謝一家門！格種交易經，賽如啞子吃黃蓮，有苦沒處講；儂還說哈樂在其中，樂在其外，我是已經半條性命，交托在儂手里哉！」余曰：「其樂儘可意會，有如賈島之詩曰：盡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。今茲吾猶未曾探徑入山，汝又焉得個中至趣？望賢有格言云：小不忍則亂大謀；汝且咬緊牙關，忍受一時，凡事慢慢交來，當知言之不謬也。」

司徒蹙眉睜目，昂首視余動作有頃，轉又媚然問曰：「然則何時，方獲破關入山耶？」余摘李商隱之句曰：「劉郎已恨蓬山遠，更隔蓬山一萬里；斯卽所謂不至其境，不知其究竟也。此中原因無他，祇怨蜀道迂迴曲折，峻嶺疊疊；若能排除障礙，越嶺而上，從此當可長驅直入，化險爲夷，毫無阻礙者矣！」司徒啼笑皆非，佯作負氣曰：「好好好！隨便儂，隨便儂，我倘使一命嗚呼，做鬼亦不將汝恕饒；否則儂有新嫂嫂，豈非得其所哉？得其所哉！」

余遂一鼓作氣，從容舉步，蹣跚越嶺逕入。至是，司徒如遇巨創，呲牙張唇；其奈雖欲啼哭，則又不敢揚聲，唯知香汗涔涔，低聲呻吟。既而或因忍不勝忍，乃悄悄掙扎曰：「痛得眼睛發花哉！到底要我那哼？」余吻其唇，與語曰：「奴哉好哉！開刀手術既完畢，俟毒血出清，創口必能速愈。今者險境已渡，邇後盡皆康莊大道，可以出入無阻，優哉游哉矣！」司徒果破啼爲笑，頻拭額間耳邊汗珠，展其頰旁拳壓，曰：「小鬼頭真像強盜胚，野蠻是野蠻來邪氣！」余曰：「根據剛才一幕，李太白作夢遊天姥吟留別之詩中，有四短句，頗可形容。」司徒詢余係何四句，余答曰：「該四句共十六字，即是：列缺躡巖，邱巒崩摧，洞天石扉，訇然中開。此十六字組成之四句，無論何字何句，比擬均適當，引以喻此，堪稱天衣無縫者也！」

司徒喘息漸平，擬作小休，以是推余啓燈。余起而取床頭電燈開關，問曰：「開燈做啥？南窗洞開未掩，

阿是叫人來看兩隻白斬鷄？」司徒吃吃笑曰：「開一歇歇好哉，我自講究！」燈啓，司徒俯視良久，旋斜其瞳子，命余脫望纖指所指之地，媚然曰：「害人精！濃看看！」余熄燈光，摸之入懷曰：「初度相逢之次日，嘗在黑貓舞場舞池中，盛譽汝之媚唇綫條色彩爲最美，尙能憶及否？」司徒曰：「吾素無寫作日記習慣，往事僅依稀記之大體，詳細情形，不復追溯矣。」余曰：「當時向汝讚美者，其一則曰：巧小玲瓏，妙在小字，口徑不寬，唇瓣似橘片，而色澤尤美，閉閉靈活。」司徒不待畢詞，擰余之腿罵曰：「小鬼小鬼！濃聲更擊西，當我嘴巴啥物事，算我觸足露頭哉！」余續曰：「證諸今夕所見，深覺造化弄人。人體之生理，真神祕得奧妙無窮！」司徒曰：「便宜榻進，阿可少講兩句？」於焉頓變話鋒，仍以右手按其所指之處，再舉唐詩告之曰：「此等景象，正合高適之詩所謂：相看白刃血紛紛，死節從來豈顧勳耳。然白刃雖已染血，吾之戰意未暢；此又同於杜甫作兵車行詩云：邊庭流血成海水，武皇開邊意未已。旣稱未已，尙需再接再厲，以促其成；不然，豈非功虧一簣，半道而廢耶？」

言罷，余乃重整旗鼓，欲作再接再厲之圖。司徒堅不合作，問曰：「做啥做啥？」余又指其地，嘆曰：「崔顥詩曰：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。如今人去樓空，思之可惜，所以復乘黃鶴歸來矣。」司徒仍不許，嘻嘻笑曰：「省省哉！黃鶴飛去又飛來，也蠻吃力個！」余曰：「真是笑話其鼻涕哉！王維之詩有句云：一身轉戰三千里，一劍曾當百萬師；此二詩蓋爲我之饒勇寫照，汝豈小視我耶？」司徒曰：「偏不答應，偏要看濃弗起，濃將那哼？」余謔之曰：「昔日汝嘗允我一游華清池，言猶在耳，信烏可失？吾旣用盡氣力，爲爾鑿石開池，不料工程畢事，竟無權利入內，忽浴一次耶？」司徒笑甚，媚眸問曰：「唐詩上，想無華清池之句，度汝無從引用矣。」余解釋曰：「汝未讀唐詩，焉知唐詩三百首中，絕無華清池之句？例如：春寒賜浴華清池，溫泉水滑洗凝脂。斯二句則屬鉄證！」司徒笑曰：「對哉對哉。此詩出自白居易之長恨歌，果亦唐詩也。」旣而，司徒任余自由；余遂實行入池沐浴。乍入，余嘆曰：「眼睛一霎，今非昔比矣。昔似李白之詩：門前

遲行跡，一一生綠苔；今則大不同相哉！」

司徒眉飛色舞，頰間春情洋溢，出其手指觸余之額，欣然問曰：「小鬼頭腹竒甚廣，肚子裏唐詩，倒是實頭弗少也。汝稱眼睛一霎，老鸚鵡變鴨；今昔既覺不同，則今之所以異於昔者，差別又何似耶？」余曰：「欲作正確之答復，尙需待我思索一番。」司徒笑而催促曰：「愈快愈好！」余曰：「加快速度，自當謹遵台命，今唯效法汽車之駕駛，決計開足馬達是矣！」馬達驟然開足，頃刻間橫衝直撞，儼然有風馳電掣之勢。車行有時，若經崎嶇坎坷之山路者然，車身之顛簸，漸漸劇烈。當速行之際，司徒以齒嚼唇，鼻音唔唔，而全身汗珠滲滲，幾有不勝載重之狀。至此余忽煞車，給予休息機會，並問曰：「快哇快哇？阿快阿快？我雖未向警局或捕房，領有駕駛執照，但以駕駛技術之嫻熟言，足爲上海灘所有蓬車，轎車，卡車，救火車服務，保證不特駕駛，抑且能够致遠焉。」

司徒甜然媚笑，舉衣袖拭其髮間汗水，曰：「儂乖錯乖！儂快一眼，是要儂快點答覆，唔人曉得處冬瓜擲到茄門里去哉！」余曰：「將錯就錯，不錯則不快，快則飄飄然而登仙，汝必讀嘆味之津津無窮也！」司徒白眸張唇，曰：「吓吓吓吓！弗曉得！弗曉得！」余欲再言，司徒曰：「命汝舉例唐詩，形容今昔不同之處。不料汝則借題躲閃，其屬腹中唐詩已空，不能搜索枯腸者歟？」余曰：「啊呀，笑話哉！迭兩個熟讀宋詞唐詩，莫言區區一冊唐詩三百首，則十八家詩鈔全集，亦不擺在心上也。今汝既欲效法新嫂嫂之將我考試，我倒要爭爭氣哉！」司徒粲然曰：「洗耳恭聽，願聞高論；以言存心考汝，豈敢豈敢？」

余乃乘汽車拋錨小憩時間，爲其解釋曰：「我嘗謂汝昔日情形，同似門前遲行跡，一一生綠苔之句；實則亦似柳宗元之詩曰：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也。深山飛鳥絕跡，不見人蹤，其地之叢生綠苔，勢所必然。孰意二度探險入山，景象卽已大異；此則劉長卿詩中所指：一路經行處，莓苔見屐痕耳。此種屐痕，係我繫錨入山時所留之足跡；苟以新嫂嫂論，則其屐痕，當必出自四哥所踐，與爾截然不同也。」司徒忽甚天真，悄悄問

曰：『再度入山，當稱舊地重遊。請問山中風景，今昔亦有異同否？』余嘆喟曰：『前此所至，舉眼盡爲曲徑障翳，殆有山窮水盡去無路之嘆；而今遊目豁然開朗，原來柳暗花明又一村也。若掛筌二度入山後之觀感，可摘取王維之詩，其詩則云：自謂經過舊不迷，安知峯壑今來變！』司徒背肩嚙薑曰：『變得那哼？』余曰：『此尙有待於三度入山探險也！』言訖，遂大搖大擺，披荆昂然入山。

既作第三度入山，誠似識途老馬，處處通行無阻，動作尤感駕輕就熟。余固暢所欲言，司徒亦古之如飴。余將沿途所見所聞所感者，歷歷爲之縷述。當此番入山之初，余曰：『出塞復入塞，處處黃蘆草；此王昌齡某詩中所指之情形也！』司徒曰：『小鬼！』余繼曰：『細草微兩岸，危檣獨夜舟；此杜甫之寫景詩也！』司徒曰：『小鬼！』余又曰：『風鳴兩岸葉，月照一孤舟；此孟浩然之抒情詩也！』司徒糾正曰：『非對非對！月亮何在歟？』余辯曰：『月亮云云，乃象形耳。今夕爲五月之下旬，故月亮狹彎如鉤耳。』司徒罵曰：『小鬼頭！』余又曰：『山口潛行始隈隩，山開曠望旋平陸；此爲王維詩中之趣境也。』司徒罵曰：『小鬼頭！』余復曰：『驚風亂颭芙蓉水，密雨斜侵薜荔牆；此係柳宗元之詩句，可知情勢業已略見轉變矣！』司徒吃吃笑曰：『小鬼小鬼小鬼！』余忽嚷曰：『有趣呀！有趣呀！格種滋味，變像李太白酒鬼所謂：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；儂說對非對？我講得有眼路道哇？』司徒閉目凝神，意有專注，吃吃笑曰：『小鬼去去去！我又弗曉得，要問我做啥？』余向其聲明曰：『愈來愈覺滋味百倍哉！若以汝言：雲青青兮欲雨，水澹澹兮生烟。若以我言：忽魂悸以魄動，恍驚起而長嗟。李白之詩，將吾倆之情緒，寫在一起哉！』司徒微睜其目，媚態畢露，低聲問曰：『啥事體儂要長嗟？』余曰：『若不痛痛快快嘆口氣，氣將接不上矣！』

余遂止步長吁一聲，繼續前進。甫進，余曰：『情勢越來越奇哉。王維之詩曰：平明閭巷掃花開，薄暮漁樵乘水入；此詩中之水字，殆指晚汎乎？』司徒以齒咬唇不語，狀若醇然而醉。余曰：『濃聽聽！飛湍瀑流爭喧嘩，砢崖轉石飛壑電；李白之詩繪聲繪色，形勢何其雄厚？』司徒旋又破唇格格，頻頻喘息曰：『輕一眼

，阿要難聽相哇？」余笑曰：「高適有詩曰：閉道玉門猶未遮，應將性命逐輕車；此時正在窮拚小性命，冀能直搗青龍耳。」司徒爲余揩拭頸間汗珠，勸余曰：「停停休息休息！否則吾將高掛免戰牌哉！」余堅不相從，仍拚性命如故。並告之曰：「戰意方酣，豈可功敗垂成哉？王之孫有詩會謂：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；此時之我固如是，度汝必表同感焉。」司徒撕唇而笑，依舊呼吸甚促，喘息無已。余詢之曰：「同感否？同感否？現在阿肯掛出免戰牌哇？」司徒嬉笑曰：「前後感覺懸殊，毋怪駱氏之婦，竟亦走此一着棋子！」余曰：「對哉對哉！世間萬般皆無味，思量唯有下棋樂！來來來，吾倆着完此局再說。」

司徒笑甚，狀若不克控制。笑而不能控制顫顫，顫者上下皆動。然顫而動之，動機與笑無涉，蓋藉笑以借題大做文章耳。余爲投其所好，復以縱橫捭闔之筆調，大氣磅礴之精神，偕其合做文章；雙方對此未完成之作，均有一氣呵成之想，以是起承轉合，無不悉按公式進行。待至最後一轉，文章語氣遂一瀉千里，順勢而下。至此，以形式論，文章已入結論階段；若以文章之內容論，斯節應稱全篇之最高潮也。高潮既達，司徒喜不自禁，折其雙臂齧余之頸，狂吻余頰，柔聲問曰：「吾對着棋，毫無經驗，自知不敢比擬新嫂嫂；預料汝凡得之於新嫂嫂者，其趣味必不能求之於我。然耶否耶？」余笑曰：「客氣哉！客氣哉！臨陣不亂，應付裕如，大有奕棋天才，他日不難成爲一等棋手也。新嫂嫂雖曾身歷戰場三載，仍不足以與汝媲美。」

至是，司徒復促余休息。余曰：「李商隱夜雨寄北詩曰：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；如今華清池中，水暖如春，猶需留戀片刻耳。」司徒矜然曰：「吓吓吓！留戀則留戀矣，啥事體仍舊忙來西？我是已經吃弗消哉！」余曰：「此非忙也！韋應物詩云：神歡體自輕，意欲凌風翔；我之所以忙，蓋有道理在焉。」稍待，余由奔放而徐緩，由徐緩而嚳然止步。司徒再催余曰：「爲啥還留戀不離？花樣經多是多來！」余曰：「山爲樽，水爲沼，酒徒歷歷坐州島；此係元結之詩，元結先囑余身坐洲島小休耳。」司徒曰：「去去去去！我又要解漫哉！」因使勁推拿下，余方匍匐而下。

余下，司徒命余啓燈。燈亮，司徒格格笑不已。詢其爲何而笑，司徒指指點點曰：『嗒個酒徒歷歷坐洲島，酒徒早已醉得精神委靡哉！』余曰：『開燈專爲視此耶？如無他事，吾關燈矣。』燈既關，司徒於黑暗中，頻頻撫摩小酒徒，改爲啾啾曰：『那啾介拉？那啾介拉？』余解釋曰：『李白詩中有言：川爲淨其波，鳥亦鶻其鳴；如此而已，有啥個那啾弗那啾，阿要少見多怪哇？』言訖，余亦暗中探索，用手撫之。甫抵其地，余曰：『蓬門開而復閉，有似王維之詩：山中相送罷，日暮掩柴扉焉！』司徒表示反對曰：『一日蓬門，二日柴扉，難聽之至！汝讀唐詩爛熟，找尋不出一句比較動聽之形容詞耶？』余曰：『不難不難！李白之詩，有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句；而崔顥之詩，則有芳草萋萋鸚鵡洲之句；未悉欲作白鷺洲歟，抑作鸚鵡洲歟，兩者之間，請汝抉擇可耳。』司徒略思答曰：『白鷺與鸚鵡，同爲飛禽；論身價，鸚鵡似勝於白鷺也。』余曰：『然則小酒徒，亦一變而爲鸚鵡矣。』

司徒聞余自喻爲鸚鵡，不禁格格笑。遂以雙手玩弄鸚鵡，天真問曰：『鸚鵡能學人言，林黛玉所飼之一尾，且復效其主人吟詩；何以汝之鸚鵡，始終沉默不啼，殆屬天生啞巴耶？』余曰：『不鳴無妨，不飛則糟而蓋之。况鸚鵡之對於飛也，不飛則已，一飛冲天；前此汝嘗親見其振翅飛舞之姿，當信我非自我宣傳。是則其飛具有絕技，縱屬啞巴，無損乎討汝之歡喜也。』司徒頻揉鸚鵡之頸，先告鸚鵡曰：『啞啞啞，好鸚鵡，儂現在垂頭縮頸，阿是要想開覺哉是哇？儂今朝一共飛仔兩趟，一次爲新嫂嫂飛，一次爲我而飛，兩趟飛個辰光蠻蠻長遠，的確應該休息哉！我交關歡喜儂，明朝定規買眼人參燕窠白木耳，撥儂補補，祇飛弗補，蠻蠻傷精神個？』叮囑鸚鵡既畢，旋又囑余曰：『儂祇有一隻鸚鵡，弗許到處獻寶。下趟儂如果再放出鸚鵡，叫伊又飛在新嫂嫂面前，我必一刀砍下鸚鵡的頭頸，寧可性犧，大家都弗着光！』

余夙知司徒胸襟頗窄，乃唯唯不與之辯。司徒撫搓鸚鵡有時，格格笑亦有時。時已四時半，天將黎明；北窗梧桐繁葉，被晨風所拂，索索作響，而室中遂有風蹤經過，漸添涼意。司徒因悄悄下床，前往先掩東向天井

諸窗，並覆以垂幕，續又退而關閉南向後弄之窗，亦罩以綢帘。然後轉身，就蔭盂間摸索；俟其返榻，余已疇乏欲眠。既登榻，司徒命余穿衣，而余則嬾於動作，仍一任裸袒如舊。詎司徒興奮過度，毫無睡意，猶刺刺纏余閒談，余常報以『我要酣哉！我要酣哉！』司徒則曰：『慢慢交酣，我還要講脫彖句！』直至最後，且向余究詰曰：『汝遷入此屋，是否追逐新嫂嫂而來？抑屬汝識新嫂嫂於前，遷此志在便利耶？室中用具，誰人貸款與汝購辦？汝嘗宣稱得一至親之助，至親究為何等關係；而其人爲男性歟，或女性歟？』反復喋喋，所詢至詳。余因未悉司徒訪問呂山驛君時，呂君曾否爲其述余近狀，以是無從措詞。至此余唯佯睡，微出鼾聲，置之於不聞焉。

次日午刻醒回，視司徒，早已飛鴻冥冥，不知何往。余披衣下床，聞扣門聲，啓而探望，蓋卽居停之婦吳太太。吳婦指客堂案頭之報紙菜飯等物，曰告余：『菜與飯，食肆送來久矣。若嫌冷，吾將代君入鍋重煮。昨日午晚兩餐，菜館均及時端至，因君遲遲不歸，俱由吾借外子代吃，阿要饑哇？』吳太太且言且顧余之面，旋又含笑曰：『前客甫行，後客又至，一宵應付二女，儂倒真是鐵打身體，窩心來邪氣哇？』余赧顏不語，而處小姐適自廚下出。旣出，視吳太太一笑，趨前語余曰：『令表姐會來訪君。雖推門入室，旋即離去，顧其離去時之表情，殊悻悻然也。』

余聞處小姐之言，初疑其所稱爲詐。緣張亞姪體力未復，猶在休養之中，度必不至冒暑揮汗來此。况余每日必赴小沙渡路，已成習慣，殆似學校所定之專修科目，不容或輟；是則旣不懼無謀面機會，張自毋須多此一次奔波。設謂張有特殊事故，急需與余一晤，然旣蒞余之臥室，論理應喚余醒；今彼竟不稍停留，旋即離去，於理似有不合。而尤可證明者，因張未嘗持有此門鎖匙，雖諳此屋，固不獲遷入余之臥所也。余前後略加推敲，笑告處小姐曰：『剛剛睜開眼睛，儂就尋人開心。想弗到新嫂嫂，居然能够打起棚來哉！』處小姐曰：『規規矩矩，決弗騙儂！我肚裏心事一大堆，陰地方還有興趣打棚？』吳太太粲然笑曰：『君邇後應改稱新嫂嫂爲

阿姐，烏可仍呼新嫂嫂哉？爾與新嫂嫂之一段孽緣，新嫂嫂適已爲我詳言，就事論事，吾實表示深切同情。君既得新嫂嫂之愛，切莫視同兒戲；以後阿姐講閒話，理應多多信任，曉得哇？」吳太太繼又與處小姐耳語有頃，方作譎詭一笑，諛曰：「阿姐阿弟談談罷。我家鋼精鍋子裏格飯，快要燒焦，恕我不能奉陪哉！」處小姐驟遭戲弄，赧其顏，頓其足曰：「吳家嫂嫂，我弗同儂好哉，儂說脫幾聲，實頭比罵我打我，更厲害矣。」吳太太曰：「說說白相相，礙點啥拉？」

吳太太飄然穿東廂而往廚下，余邀處小姐同入臥室，詢問張亞姍來此之經過情形。處小姐正色曰：「晨九時許，吾先吳家嫂嫂自菜場买菜歸來，適觀令表姐至；故嘗目擊伊人行動，且知渠臨去時之頰間表情，固甚不歡也。」余詰之曰：「表姐無鎖匙，安得身入余室？殆汝出匙代爲啓門，引其進內者耶？」處小姐搔首曰：「閒話問得阿要滑稽哇？令表姐大駕抵此，要我出來軋脚做啥？吾見渠甫至，卽順手推門而入，門似未會下鎖者；或係司徒小姐離去時，遺忘將鎖碰上也。」余詢司徒何時離此，處小姐兩瞳媚然，謂曰：「睏拉一隻床上，哈辰光走，儂亦弗明白，豈非笑話哉！」

余阻其譏諷，低聲呼渠爲親愛姐姐，並加聲明曰：「爲儂拖鞋露出馬脚，被伊抓到把柄，祇好應酬一番，拍拍伊馬屁哉！」處小姐嘖嘖而笑，刮臉羞余曰：「令表姐推門時，吾隱於東廂偷窺，幾爲汝急得捏上一把極汗。吾初疑司徒猶留室中，嘗料表姐之入內，必至引出一場糾紛。後見進內未及二分，旋又悻悻退出，益信司徒與汝，必然高臥；否則彼旣欣欣然來矣，又何至慍慍然而去耶？表姐夫漸遠，時樓下無人，吾遂悄悄推門探窺，蓋欲一明究竟。豈意探視之下，司徒固不在室；而汝則睡意甚甜，全身寸絲不掛，看看惡形之至。於斯方悟表姐所以不歡而去之殆因不願見汝赤鸞赤膊下流樣子耳。」

處小姐且言且出其左手中指，形容昂然高舉之狀，復又挽腰格格笑曰：「儂自家想想，格種樣子，算啥名堂？一條毛氈完全落在地上，睏相壞是壞來！」余睨其纖指直挺之勢，亦不禁掩口而笑。笑良久，余曰：「對

哉對哉！舍表姐之芳齡，雖已二十出關，迄今猶屬待字未嫁之身。以是寡見陋聞，動輒怕臊，遠不逮汝之老吃做，模樣色色全不擺拉心上也。正因如是，則孫悟空之金箍棒一舉，宜乎要將表姐，駭得掉轉屁股就逃哉！

老而表姐係至親，根據利權絕不外溢信條，任之見識見識無妨；若換第二三個，想想倒真有眼難為情相哉。」

處小姐笑益烈，又曰：『令友亦曾來此訪汝。』余不知所指為何人，處小姐曰：『卽昔日助汝佈置臥室之大塊頭也。』余始悉來者爲山呂驛君，向其告曰：『其人姓呂名山驛，現正從事英俄文之翻譯，亦係文人也。』處小姐撇唇曰：『視其外貌，毫無文士氣息，頗肖奔走江湖賣拳之山東漢子焉。幸彼來時，吾已爲汝之門緊扃，否則呂君目睹汝之醜態，豈非笑痛肚皮耶？呂君視汝猶未起身，嘗喃喃自語曰：小傢伙倒開懷，姑娘們碰到他，他媽的，就像蚊子見了血！』余聞述，捧腹不已。旣而，處小姐天真笑曰：『真是他媽的，山東人開口罵人是蚊子，我也被伊罵在一淘哉！執彼所言而觀，足證爾平時接觸之女性頗夥；由是揣測捨我而外，捨司徒而外，令表姐亦係蚊子無疑。至若表姐以外，是否另有第四第五隻蚊子耶？』

余卽否認其說，並與閒談。終因格於白晝環境，耳目衆多，雖與談，惜未能各謀暢訴。余則頻以毋與四哥吵鬧爲諫，以免多惹是非。處小姐點頷從余之議，而其結論則曰：『設至忍無可忍時，計唯提出離異，不作第二想，且不作退步想矣。』余問曰：『離異後，將何如？』處小姐愴然欲淚，答曰：『後事不敢想，又無勇氣想。』余恐亂其心緒，百般慰之。處小姐曰：『昔日，吾因令表姐介介於懷，昨宵復視司徒與君關係，方悟我之前途，益呈晦暗。然我絕不因此自悔，尤不嫉妬他人。昨宵不惜以肉體獻之於君，蓋有遠因，有近因，要而言之，亦卽純粹出諸自願者。故日後種種，唯有任聽自然發展，取決命運是矣！』余囑其勿存悲觀心理，並稱容將求計於居停吳祖德君，再作計設，遂速其出室。

飯罷，原擬先訪呂山驛，繼往小沙渡路晤張。第以精神衰頹，腰腿酸軟，乃掩戶倒榻再臥。比醒，時已傍晚，余略事收拾臥室，取水沐浴，然後赴客堂進晚膳。不料舉箸之際，張亞姁忽遣小蘭召余卽往小沙渡路，謂

有要事待商。但據侍女小蘭曰：『今朝表少爺，阿會跟少奶奶尋過相罵？爲啥少奶奶在家裏大發脾氣，說是表爺少做人，毫無心肝！』

至是，固已證實處小姐所稱爲不謬，但張究爲何故快快於懷，則仍無從揣測。屢詢小蘭，又不獲要領，蓋小蘭之答復曰：『昨日表少爺，未蒞小沙渡路，少奶奶念念不置；整日倚窗欄而眺望，嘗喃喃語我曰：表少爺得病病矣，表少爺得毋亦病矣！實則昨夕幸而不往，往必又將藏身衣櫥三小時無疑。則緣老弗死與前次同，忽於十一時醺醺趕至，初擬乘醉留宿，後悉少奶奶適值病後，乃盤桓二時許，始返舊宅。今晨，少奶奶爲我告，渠曾向老弗死騙取四明銀行鉅額即期支票一紙，故欣然驅車至此，意欲邀君共赴銀行提款，乘便並往亨達利，爲表少爺購浪琴手錶，再相偕之王順興西服店，爲君添製夏裝數襲。詎料離家未及一小時，即含怒而返，狀似遭遇無限委屈者；初意以爲或與表少爺有所口角，豈意表少爺今反以此探詢，是則吾亦不明少奶奶之乘興而來，敗興而歸，理由又安在也。』余暗自思考，晨間當張履余臥室之際，除袒裸而睡一事，稍覺不雅外；餘如與虞小姐私，以及司徒之私，均不留若何痕跡。故視張驟然不歡一端，益感迷惘，誠所謂丈二金剛，一時摸不着頭腦也。爲欲打破此一悶葫蘆，余遂停箸罷食，披衣扃門，挈小蘭奔赴小沙渡路。

抵張寓，張適披浴衣，蹣跚小花圃中。顧其鬢眉低首，沉思徘徊之狀，果有萬千悵鬱堆積心胸，殆似未與姬前之情形一致。雙頰鉛華不染，病後之憔悴略存，兼可窺其心緒之紊亂。甫相見，余曰：『姐飭小蘭召弟至，有何事耶？其實姐不相召，弟飯後亦須循例來此；昨因事忙雖告例外，唯其有一例外，思姐之忱益殷。若以姐之邏輯學言，即一日不見，如隔三十秋是；此則姐弟之關，事無巨細，程度皆各十倍於他人也！』張欲忍而又抿唇笑，曰：『汝之惹人歡喜處即在此，由此乃愈證明汝係小滑頭耳。』余因作暗示之語以逢迎之，爰爲日後之退步，爲其告曰：『弟在他人之前，難免有輕佻放蕩舉動，但視姐姐，則如寫顏魯公正楷字體，凡一點一劃，一撇一捺，一挑一鉤，無不規規矩矩，端端正正；否則不成其爲姐姐弟弟，弟亦媿對自己良心也！』張

甚粲然，斜暈罵曰：『輕骨頭！弗要儂瞎拍馬屁！嘴巴講得蠻動聽，無非言不由衷，像隻鸚鵡而已。余聞張提及鸚鵡，回憶黎明前之一幕，不禁暗自好笑。余笑，張忽不悅，問曰：『昨夜，儂蠻寫意是哇？』

余知張作此語，必與早晨之行有關。爲防露出破綻，遂不加思索，迅速答曰：『姐謂寫意，究竟寫意點啥？天熱如是，該屋坐南朝北，閉窗而眠嫌悶，啓窗又恐着涼；故輾轉榻間，雖赤身裸體尙難合眼，夏日日脚，遠不及冬天來得舒服也。』張嗤之以鼻，冷言曰：『何必假癡假呆，實則欲蓋彌彰耳！』余故示不解，焦灼問曰：『何謂彌彰，弟實不知！一夕未向此間報到，姐其因此懷恨於心耶？』張視余面紅耳赤，意有未忍，旋又嗤嗤笑曰：『吾不忍逼弟宣誓。然須坦白告我，果能問心無愧乎？』余憤憤然曰：『問題之來，有如晴空霹靂，未免過份突兀！弟之寓處，在靜安寺路，姐則居於小沙渡路，相距雖非甚近，亦不謂之太遠；儘可隨時走動，觀察弟之起居情形，則弟有否辜負於姐，當可明瞭矣。况稅居新屋之動機，原爲雙方便利，詎遷入之翌日，姐則爲病所苦，未嘗一顧其地。所幸歷時甚暫，弟居該屋僅四宵耳，四宵之間，姐亦疑慮我之行爲不檢歟？』張乃吐舌作天真表情，低聲曰：『喔唷喔唷！阿是惹儂小滑頭生氣哉？女子量窄，出諸天賦，吾無他憂，第恐有人奪吾之愛耳。今既矢口否認，那末算哉；熱天熱色，我實在不願看儂格種據理力爭樣子也。』

既而遂呼侍女輩備晚膳，攜余入餐室。菜肴中仍多辣味，辣味且甚濃重，小蘭指各菜語余曰：『辣椒辣得嚇壞人，剛下油鍋，一條南陽路上的人，個個都要辣得打噴嚏哉！』少奶奶曉得儂要來吃夜飯，老早叫我到西摩路小菜場，尋辣椒担子。少奶奶一番真心，我看看也眼熱煞；如果表少爺還要弗三弗四，講得過去哇？』張微哂不語。余睨小蘭一眼，答曰：『儂眼熱末，啥事體弗來做我表阿姐？儂能够做我表姐，倒又可以大吃河豚魚哉！』小蘭被諷，含羞而遁。張以纖指刺余之頰，嘗曰：『丫環也要吃吃豆腐，汝之滑頭可知！倘非我在傍監視，小蘭若不遭汝蹂躪，人人可稱孔夫子矣。』

余不辯，唯舉箸進膳。張因大病尋瘥，胃納不佳，僅囓湯數匙，遂輟食。自此待坐不離，審視余之容貌。

良久，忽微嘆息曰：『一日不見，弟之眼眶凹甚！身體要緊，不可自暴自棄，暴棄將必毀滅前途焉！』余曰：『姐姐閒話，對極對極！』張撇唇笑曰：『弗許油腔滑調！今晨吾會偷入汝之臥室，其知之否？』余佯爲不知，曰：『一眼弗曉得！』張曰：『彼紅衣女郎，不爲汝告耶？其人諒係雙姓司徒。』張之言詞間，忽爾涉及司徒姓氏，余聆後深爲詫異。竊思與張往還，前後爲時月餘，余自問守口如瓶，絕未一提及司徒其人，張今猝以司徒之姓發問，足證清晨之行，必已獲得相當情報無疑。余思量之下，斷定透露此項祕密之情報員，計有二人，其一爲吳太太，其一卽呂山驛君。而兩者之間，尤以呂君之嫌疑爲最深，緣呂君是日早晨亦曾下訪，或因塗次與張邂逅，無意中宣洩余之行徑耳。

幸張作此語時，眉宇間未現絲毫慍色。余固心如撞鹿，怦怦無已，尙知力持鎮靜，出趣言而反詰之曰：『唷唷，姐姐偵探手段之高明，宛似周瘦鵠程小青二位先生，譯著中之福爾摩斯或霍桑哉！我倒要請教請教，濃從啥地方打聽得來，曉得我有一個雙姓司徒女朋友呀？』張微笑有頰，曰：『紅衣女郎果係司徒小姐歟？若然，則吾掬知其人，或自西安歸來未久耳。司徒貌美如淡粧之梅花，肌理白皙，在男子心目中固稱天仙，而在吾儕女性眼睛裏，亦屬羣芳中之一朵奇葩，堪謂雞羣之鶴矣。吾仰司徒之名，爲時已久，迄於今晨，始獲一識廬山面目，且喜目睹又更甚於耳聞也。生平識美女殊多，而吾畫筆下所繪之美女尤夥，惜無一人能逮司徒之美，司徒堪稱中華民國之標準美女子矣。』

余雖知張，誤認處小處爲司徒，乃不予糾正，唯問曰：『姐之觀察，果然勝人一等！然姐何由而知司徒之姓，又何以證明彼紅衣女郎，卽係司徒，能爲弟直言否？』張點頰示肯，旋即伸一指高舉，語余曰：『吾有一個不容不關心之問題，可否請君坦白答復？』詢以何事，張曰：『弟視愛情對象，以貌取人，或以性情取人，尙希直言毋諱！』余作俏皮答復曰：『貌與性情，乍視殆如二個問題，截然可分；實則二而一，一而二，一二之關，繫有連鎖性也。若以性情取人，嫌偏；捨貌講究性情，亦非執中之道。美貌而性情乖戾，是爲蛇蝎美

人，此等女子可望不可即，即必添悔：貌癡而性情溫柔，是爲良母典型，此等女子可即不可望，望望又將引起惱煩！故不偏不蔽之法，莫如二者兼顧，論容貌性情，咸有七八十分可批，如斯最佳；否則二者皆求百分之百，唯有待之來世矣。所謂來世云云，蓋指今世先投杭州靈隱寺做一名小沙彌，日日夜夜拚命敲木魚，專爲來世預謀耳。設或百分不可兼得，打個八折亦無妨，苟以姐言，則性情容貌皆在八折之上，誠屬標準對像；弟幸蒙垂愛，於心已足，縱與他人七搭八搭，噙陰影響。」張見余嘖嘖叨叨，不禁笑極。時余已飯畢，張遂邀余登三樓。顧其表情，喜悅中略含幾分神祕，意似不甚信任余言。梯間，余問曰：「姐其信我之言否？」張曰：「信與不信，應先問汝所言，僞不僞也。」

既登三樓臥室，小蘭亦端水尾隨。小蘭見張頰間，頗多愉快之色，笑語余曰：「少奶奶面孔笑嘻嘻，事體大概弄清爽哉是哇？表少爺滑頭滑腦，到底爲眼啥，得罪仔少奶奶？」張瞪侍女一眼，罵曰：「小娘閒話介多！儂舌頭癢末，拿把鹽去擦擦！要儂多問點啥？」小蘭被責窘甚。余恐村姑惱羞成怒，心存芥蒂，特出戲謔之語，轉圜空氣曰：「儂癢末，拿把鹽擦擦，弗擦弗殺癮，少奶奶講個閒話，直是經驗之談也！儂問少奶奶啥事體光火，無非爲儂一人；弗曉得啥人觸壁脚，說我吊儂膀子，說儂轉我念頭，儂說氣數弗氣數？尤其是我，我對河豚魚味道，碰也噠不碰過，現在倒先惹得一身魚腥氣；恨起來，我真個要拿隻筷子，觸觸儂送塊魚，嘗嘗滋味哉！」小蘭果吃吃笑，曰：「表少爺吹啥短命牛皮，阿要弗規矩哇？」言已，欣然跳跳蹦蹦出。

小蘭出，余詢張何事惱怒，張粲然答曰：「吾未嘗有光火跳脚之事，純屬小丫頭瞎說瞎話耳。」余曰：「以弟推測，姐姐背我會作不悅表示，或有可能性；此事且涉紅衣女郎，可預料也。」張雙手搖搖，曰：「吾雖與弟相愛，無權干涉汝之交友。弟與司徒小姐，友誼而已，吾若吃醋，襟度未免太狹矣！」余復詰之曰：「適在樓下花園，姐嘗言：深恐他人奪吾之愛。由斯一語，不難舉一反三，窺知姐之心理爲如何也。」張媮然曰：「斯說不便否認。設謂此語針對司徒小姐，則嫌不當也。」余曰：「然則姐姐詢我以貌取人，或以性情取人，

用意又安在哉？」張趨余所坐沙發之側，伸手撫摩余髮，率直言曰：「慮弟迷惑司徒小姐之美，自茲棄我如敝屣也。我自問不醜，然較紅衣女郎，則又望塵莫及；唯我敢爲弟告者，姐之性情絕不乖戾跋扈，侍弟尤屬出諸真情。引爲遺憾之事僅一端，即此生曾爲人之妾媵，身價已賤，故常惴惴於懷，輒恐未能博取弟之真愛耳。」余奮然挺胸，振振有詞曰：「放心放心，放儂一百個心好哉！我與紅衣女郎，普通友誼而已，漢河楚界，劃分殊嚴，決計不至同伊攪七念三者也。」

張聞余述，先露齒一笑；其笑詭譎異常，且問余曰：「事實果如是耶？事實果如是耶？」余被究詰，一時無從措詞，張復喃喃曰：「據我所知，內幕殆不若弟所言者之簡單也。吾聞司徒之姓已久，初未料司徒之地址，即在弟所稅之新居中，世事巧合如是，幾令人未能深信。今晨赴弟寓，適遇司徒自菜市攜菜歸。吾固不知彼係司徒，第因其人表情忽爾大異，後且藏身東面廂房，偷竊我之行動，至此不禁恍然大悟；况吾不特自紅衣女郎之表情間，取得證明，此外尙有更好證據可提也。」余求一觀證據，張笑而不從，余益惑甚。

其時已逾七句鐘，余猶需赴報社工作，遂不與續談，就盆水絞巾抹面。盥洗畢，張取梳爲余理髮，問曰：「曠昔嘗聞弟言，有西裝衣料一箱，押入質店，得款八十番；茲已贈出否，該料能否製作夏衣？」張所指之衣料，蓋即司徒離滬前竊自乃父所存，用以貽余者；爲數雖有八件之多，無一可裁夏服。各料今猶擱諸篋中，典質云云，初屬戲詞，不防張仍記之在懷，不稍遺忘也。余乃爲之告曰：「弟果有英製純毛衣料八件，每件長三碼，用以質款一說，謊語而已。料係某友饋贈，弟以不適縫紉夏衣，迺置箱篋，任聽蟲蛀焉。」張欣然曰：「秋冬衣料無處缺乏，斯亦良佳。吾擬爲弟添備夏服數套，應應季節如何？」

張語已，卽置梳返身至床畔，揭篋取西式信封一件，指以語余曰：「此中有四明銀行卽期支票一紙，票面爲一千五百圓，係昨宵逼令老甲魚開具者。明日弟可借我同往提款；擬出半數爲弟添置一切，餘數姑以弟之名義，於銀行取一活期存摺，俾能隨時領用。姐之私蓄甚豐，惜皆定期存戶，不克任意支取；他則盡爲金屬銀

飾，雖可變值，但恐老甲魚在問。故經濟方面，平日未能大量供弟揮霍，今臨盛夏，累弟所穿猶爲去舊衣。以是昨宵老甲魚至，吾遂不得不在九牛之身，拔其一根毛矣。」張且言且以手指，入函套檢取支票。支票既出，有一疊摺之紙片隨之墮地；余俯身拾取，不料猝然爲張奪去。僅此一霎間，余已判明該項紙片，卽余經常所用之西洋緋色原稿箋；且知稿箋間所書之鋼筆字體，復屬出自司徒之手筆也。

余乍見稿箋，斷定必係司徒晨間臨時所留。箋中云何，無法臆測，然據處小姐指張悻悻然離余臥室一節而觀，深信其上必多膩語，否則張又何須視之爲證據哉？至此，始覺事態頗爲嚴重，張雖指鹿爲馬，誤認處小姐爲司徒；其奈余與處小姐暨司徒二人皆有越軌情形，設張一旦執此而向處小姐質問，勢必引起其他枝節，豈非促使處小姐之無地自容耶？余內心雖滋狐疑，表面上則仍置若無睹，力持鎮靜。甚且佯爲不知，諷刺張曰：「姐姐阿是寫啥情書撥儂男朋友，所以搶得介快！阿能够公開公開，讓我有什麼準備；倘使姐姐新發展已經成熟，我倒要急流勇退，實行前客讓後客哉！」張之表情初甚緊張，旋見余作此論調，不禁抿唇笑，答曰：「儂弗攢脫我，已經上上大吉，阿彌陀佛，我那能還敢軋啥男朋友？儂說前客讓後客，下句就是烏龜讓嫖客，格種成語也用出來，小滑頭居然當我是堂子里個貨色哉，儂說要討弗要討？」余知出語太過，急應曰：「當罰當罰！然而請問姐姐，那哼罰法？」

張見余自願受罰，凝眸沉思有頃，旋又微吁其目，媚笑曰：「小滑頭嘴像甜糖，格種也是討人歡喜個地方。既然願罰，那末我就罰儂脛拉此地！」余唱諾，戲之曰：「閒話一句，好格好格！長遠弗碰河豚魚，今朝又可大嚼特嚼，嚼個痛快哉！」張瞪目罵曰：「罰儂脛拉此地，弗一定要儂做啥事體，儂不必纏到歪路里去。我身體嚙不好，還談弗到格一點；卽使我毫無毛病，今夜也弗會答應儂格。玻璃大鏡子就在儂身邊，去照照儂眼脛；一夜弗見，眼脛又青又凹進，簡直糟塌得弗成樣子哉！」余恐張追究昨宵之事，不敢喋喋，唯曰：「一言爲定，決計來個好哉！辰光已經不早，我要辦公去哉！」張仍不信，粲然問曰：「果守信耶？果守信耶？今夕

老甲魚必不復來，弟若睡此，誠屬最好機會；屆時姐將煮咖啡以待，與弟共商明晨應購之物也。」

余點頷從其意，遂匆匆出室下樓。小蘭見余下，奔赴花園爲余開門；並送至門外，悄悄告余曰：「少奶奶整日大發雷霆，究爲何故歟？迨表少爺至，少奶奶忽已斂其怒色易爲笑容，抑且否認氣憤一事，焉非奇哉怪也！吾等咸竊竊私議，公認表少爺乃係一塊燒紅之烙鉄，於焉烙鉄燙下，少奶奶頃刻服服貼貼矣！」余因司徒所留稿箋被張所執，心緒殊亂，無暇與小蘭言笑；唯一晒了事，招街車逕往報社。

俟報社歸途，初擬直返小沙渡路，終以思潮起伏不息，念念於司徒所貽稿箋中之措詞，致徬徨躊躇，一時莫能決定。車經愛儷園門前，本應右折轉入小沙渡路，詎於斯時，忽見張蹣跚行於右側人行道間，俯首絕不左右顧；而距其數步之後，侍女小蘭亦隨行焉。余爲欲一探究竟，遂命車夫停車，捨車而步行，隱身電線木柱之側伺窺。但事有巧合，正當此際，又是一少女駕自由車疾馳而過；少女髮間之紅綢蝴蝶，隨風飛舞，生氣勃勃；余注目諦視，其人蓋卽司徒也。自是，余始捨張而逐司徒，意欲查問司徒嘗於稿箋間，究作何等語言也。

抵寓所門前，同屋中人，循例坐人行道間納涼。吳祖德君在，處小姐在，駱君是夕適值休息，故亦在。駱君見余，調笑曰：「司徒小姐又訪足下矣！昨宵一番野宴，味必津津，致使司徒小姐貪饞，適又騎車赴會焉。此刻吳太太入內，代足下啓門迎客；君不見臥室中之燈光，業已燦然放亮乎？」處小姐垂目翕脣，欲笑又忍；駱君則仰首哈哈大笑不止。旣而吳太太出，先睨處小姐一眼，繼告余曰：「小弟弟火速進屋，司徒小姐爲汝自銀耳商店，買得大量人參燕窩白木耳來；撥儂補補身體，阿要窩心？」語訖，吳太太曳余入天井，低聲叮囑曰：「爲釋四哥之疑，今夕最好能留司徒宿此一宵！」

余詢吳太太何爲而作此說，吳太太初殊羞澀，訥訥不能啓齒；沉思良久，方泰然含笑曰：「實則直言，亦談弗到難爲情三個字！」繼則唧唧與余耳語曰：「女性其地，可一遊不可再顧。第一次涉足其間，有如大旱天

氣，爽燥異常；第二度徘徊其中，更似黃鸞季節，溼濘無比。君捷足長征於前，不料四哥復舉步於後；是以待四哥入內，氣候既大變，遂有道路溼滑，不能立腳之嘆。四哥特於中途折回，廢然而返，返雖默默不吐一語；然據新嫂嫂審其表情，知渠已起疑惑。新嫂嫂對此，固自有圓其說之法，四哥內心究作何設想，則又無從窺測。傍晚彼美人不避猥穢，詳爲我言，殆似引吾爲知己，不惜求計於我者。適爲祛除四哥之疑，吾與吳先生，嘗以司徒小姐作談話資料，特借駱君閒談，藉以轉移其人之視線；若汝今宵仍能挽留司徒睡此，則問題尤易解決矣。此乃聲東擊西之計，事爲新嫂嫂設想，還希小弟弟聽從吾之建議，毋放司徒行也。」余聞述，未及表示可否，吳太太卽赴門外，高聲告虞小姐曰：「我忘記一件事哉！司徒小姐囑我再向新嫂嫂借雙拖鞋，弗曉得四哥阿肯答應哇？」

余因諸事交集於懷，情緒紊亂已極，不遑竊聽下文，遂先逕入臥室。至見司徒已褫外表，赤足據榻而臥；顧其袒臂裸腿，怡然舒展四肢情形，殆似不待主人挽留，亦有不歸之意。司徒睹余返，媚眸指示堆置寫字桌間若干大小紙包，欣欣然曰：「人參燕窩白木耳，已經替儂買來哉。各物價值百數十元，係我堅逼吾父親往大東門葆大參號選購者；葆大爲滬地著名參行，備貨俱屬上品，功能滋補，當無疑問。家嚴嘗詢我購之何用，吾則諱稱饋贈名譽校長豐子愷先生，擬持此爲贄見之禮，投豐老先生門下，學習漫畫也。」余憶司徒晨間之言，不禁笑甚，諛之曰：「鸚鵡經此珍品進補，必由如柴瘦骨，一變而爲滿身癡肥之大塊頭；然塊頭一大，賣相雖艱，所惜鸚鵡之籠嫌小，鸚鵡因此不能入籠，豈非弄巧成拙，拆空老壽星哉！」司徒樂不可支，揮手舞足曩曰：「小鬼小鬼！門檻愈來愈精，所以講出閒話，句句弗正經，阿要老面皮哇？」

余欲向司徒探問稿箋事，又苦無從措詞。若或坦白宣佈該箋，已爲他人所竊，必遭司徒究詰；苟隱而不洩，則余旣得函，無由再詢函中內容。余正籌思之際，吳太太已執虞小姐之繡鞋入，入視司徒袒裸高臥，遂脫余一笑，棄鞋於地出。吳太太出，司徒自榻間一躍而下，蹣足先往掩門；次則助余除上裝，解領帶，並爲卸去鼻

開眼鏡；終則速余登床曰：『儂快眼脫褲上床，我要關燈小便哉！』迨余褪褲，燈果熄。時司徒尚在孟開摸索時，忽有人叩門呼余之名，辨其聲浪，來者蓋即張亞姪也。余陡聞張之呼聲，彷彿螞蟻之上熱灶，倉皇不知所措。司徒於黑暗中，雖不知余之表情若何，然視余蹣跚踟躕，未敢響應，預料有異。遂急急離簾，執余臂而悄悄問曰：『叩門者何人？叩門者爲何人歟？汝慌張萬狀，默默無應，殆有困難耶？』余不能答，室外叩門之聲仍賡續。司徒又問曰：『來人非新嫂嫂耶？』

余因深悉司徒性格，暴躁異乎普通女性，既不欲與其率直言，兼又無法妄稱。余口齒吃吃，良久不成一語；而張則扣門漸驟，呼余之名亦漸頻。最後且曰：『表弟何以會睡至此？吾係亞姪表姐，非他人也；此來蓋有要事商之於弟，稍坐當即歸去者耳！』余猶無勇應之，司徒低聲曰：『既屬汝之表姐，迎入無礙！遲早將爲汝婦，何不先介紹於表姐前，彼此認識認識。我個人不視此種行爲爲苟且，緣上海無奇不有，先同居而後結婚者，比比皆然；今既被表姐撞見，莫如講講明白，反正甘願脫褲子者乃我，我不引爲恥羞，他人無權干預焉。』余大幌腦袋，答曰：『不可不可！汝之思想固稱前進，舍表姐之思想則甚守舊，而我舅父，尤爲腐迂固執；設表姐以此事白之舅父，舅父必大發雷霆，斥余下流。舅父夙受家嚴委托，有管教我之責任，若舅父對我印象過份惡劣，彼老人自有干涉爾我婚事之權也。况我幼汝二齡，汝已二十一歲，彼父女不明吾倆內情，或疑汝對我誘惑，是則益不利於我等之前途矣。』司徒沉吟曰：『如是云云，似不容不稍迴避；奈何甕中之鼈，退路已斷，如之何則可？如之何則可哉？』

門外催促之聲益劇，其勢同於隔宵吳太太偕司徒呼門。余低聲頓足，出怨艾之詞曰：『那哼辦法？那哼辦法？都是儂弗好，要緊弗煞關電燈。要知關仔電燈，一男一女那能還有好事體？恨起來，真要取出保安刺刀片，刮斷喉管自殺拉倒；否則我還有陰面孔，再見表姐娘舅呀！』司徒見余作消極之詞，果中余之圈詐，語余曰：『事到如今，唯有效新嫂嫂之藏身床下，避避鋒頭矣。此舉純爲顧及汝之處境着想，倘若依我性情，却偏

要硬一硬矣。表姐入室後，千萬速其即刻離此，以免事爲吳太太新嫂嫂等探知，將要給人笑得落脫下巴哉！」余大樂，唯唯應之。司徒復叮囑曰：『略與寒暄，即促其行，切記切記！』

言罷，乃自勸匍匐入床下。俟其入，余始應諾張之呼門，問曰：『來哉！來哉！哈人？哈人？』既而啓燈，取司徒之外衣置衣櫥中，不使稍留痕跡，然後始往開門迎張。張入室，貌無慍色，且不向室之四周巡察；唯軒然含笑，趨寫字桌前而坐，心平而氣和曰：『呼門幾達百遍，弟猶不醒。設遇小偷挖門入室，則搬走全部傢具，弟亦莫知莫覺也。』余曰：『今朝特別疲倦，回來就上床，橫倒就瞓着；農滴滴篤篤敲門，我在夢頭里，還以爲餓餽担子敲梆子，倒蠻好聽格！』張振臂曰：『來來來！撥農看封信！』余審其手上之信，則司徒所書之稿箋者是。遂趁桌前，取稿箋展讀，方悉箋開所書，果如預料；蓋其字裏行間，觸目盡皆豔句賦語也。函之語體爲白文，冗長約有千字之多；茲試譯以文言，內容大意有如下曰：

『吾愛：——三月相思，一宵繾綣，我之身心，自茲爲君全部佔有矣。黑貓舞場邂逅之日，吾則惑於君之溫文爾雅，竟至心旌搖曳，幾難克制；而是夕歸寓，甚且恍然若有所失，整夜不獲成寐。萍水相逢，初不防由於呂山驛君之偶然遊戲，遽爾媾成汝我之間一段良緣；世事奇巧如斯，果似釋教所指之前生註定者歟？自識君，一片癡情，魂夢爲勞，耿耿此心，度君知之頗稔。故呂君恆背君謔我，謂我遇君，若鋼鐵之近磁石，亦如向日葵之向太陽也。迨至昨宵，磁石雖遠而卽，太陽雖高而攀，吾心旣爲磁石所吸，此身復爲太陽所暖，是則吾爾從此合而爲一，無分彼此矣。一夕之歡，君疲甚，吾則疼甚，晨起舉步艱難，若患半身不遂之症；然吾不以爲憾，此種楚痛，蓋卽新生命之轉捩耳。今因歸視老父，暫告小別，晚間當再至，且擬爲君攜來若干補品，供君補補所蒙之賜也，一笑！——司徒，五月二十一日晨。』

余閱稿箋僅一遍，未及細細咀嚼，業已心如撞鹿，敲棘萬分。張視余額間汗珠如雨，默然俯首無言，乃出手帕爲余揩拭汗水，滯言慰余曰：『弟毋蕙蕙不安！以弟之儼儼不羈，此等事，早在我之意料中也。』言訖

即取火柴燬稿箋，投火上，旋指熊熊火光，笑語余曰：『黃昏所指之證據，意即指此耳。弟初猶諱莫如深，百般隱蔽，今既讀此，合無言矣。數小時前，吾嘗料弟必不至直返小沙渡路，故於十時許，特挈侍女徘徊路上，命且小蘭不時來此觀察，以俟弟歸。殊不知弟返即寢，室中燈光甫亮又滅也。』

張措詞含糊，絕不直言司徒事，且不涉及司徒之名，窺其所以躲閃其詞，殆似已知司徒亦在室中者然。余因證據俱在，復以司徒尚匿床下，不敢辯，又覺不必辯；則緣自知辯之結果，匪徒影響余與張之感情，甚或刺激藏身黑暗中之司徒耳。張見余目瞪口呆，久久不吐一語，乃移其雙瞳，環顧室中佈置，粲然爲余告曰：『弟寓是數日，吾因病阻，迄無機會來此一觀。今審全室陳設井然，物體色彩及角度，悉皆調整有方，視之頗有藝術氣氛；僅此一端，當可覘知弟之聰明，遠勝常人。依吾之見，床位若能稍移而斜置西南角，而低垂榻前之褥單，能舍七彩易爲湖綠色，則尤合度相稱。此如講究舞台道具佈置，求其統一平均也。此際無事，願助一臂之力，爲弟移動其床，試作前後比較如何？』余聞張欲助移動床位，不禁大窘，頓時面紅耳赤，幾有無地自容之苦。

當余張口結舌，窮於應付之際，吳太太忽偕處小姐，連袂入室。處小姐甫入，即遊目四顧，頻頻探索，旋則凝眸注視余顏，愕然如失知覺。睹其表情，知其內心情緒，必極複雜，大半則爲余之當前處境，抱有無限之隱憂也。吳太太之態度則反是，彼僅左右稍一顧盼，遂趨前捉張之腕，含笑曰：『夏夜燠熱，屋內無殊蒸籠；表姐何不移一椅，偕小弟弟出屋乘乘風涼？』既而指余告張曰：『小弟弟沉默寡言，溫靜類似小姑娘。終日蜚伏室中，非讀書，即著文，孜孜用功，好學不倦；外子吳先生，每次拜讀小弟弟發表報間之作，莫不讚嘆才思橫溢，譽之爲江郎再世。小弟弟今方十九歲，業已出其文章問世，是則再待十載或十五載，所學當益廣博；他年若不高陞而爲委員長之祕書長，亦必身任中央宣傳部長，此點我一定看得準作，不準作寧願罰酒十席。』繼又莞爾一笑，謂余曰：『儂樣樣色色都好。祇有一點我弗贊成。儂啥事體看見女人，面孔總要紅得像隻柿子？』

現在日脚做人，臉皮弗能嫩，一嫩，將來要討弗着老婆哉！」

余知吳太太此行來意，旨在助余解圍，乃順水推舟，鼓勇遙指處小姐，告吳太太曰：『煩吳太太爲舍表姐介紹。』吳太太俛腰而笑，遂執處小姐之手，出諧談語調曰：『對哉！對哉！應該介紹介紹！我那啻一眼弗會做人，竟忘記替新嫂嫂介紹介紹矣。表阿姐，儂聽濟楚：此係做屋二樓西廂房客駱四哥之婦；通稱新嫂嫂者是。新嫂嫂爲民厚北里，著名標準美女，一條長長靜安寺路，休想尋得出第二三個女人，能有直梗漂亮標緻！新嫂嫂本姓虞，學名盼盼，出身杭州之江大學文學院，詩詞書畫，無不擅長；寫出字來，秀骨遒勁，當今大書家王西神見之，亦將甘拜下風焉。新嫂嫂人美而才尤美，足可與表姐並駕齊驅，若我僅在持志學院混仔半年，肚裏墨水有限，站在二位面前，眞所謂小巫見大巫，想想有眼鴨屎臭也。』張向處小姐點首微笑，致歉曰：『早晨曾在客堂相遇，初不知新嫂嫂姓虞，且爲此間鄰居，故未請教。適見新嫂嫂在屋外納涼，始悉新嫂嫂必與舍表弟同屋，今得吳太太介紹，方知所料不虛。』

張語訖，斜頭掃余一眼。窺其此一顧盼時之神色，殆含有若干無言之勝利；余爲避其威脅，急回首他顧。當余他顧時，吳太太囑余曰：『小弟弟速端二椅出屋，大家外面坐坐，談談說說，涼快也涼快一眼！』余如遇大赦，急高聲喝諾，即往搬椅。張阻止余曰：『稍坐即將歸去，一動莫如一靜，不必到屋外矣。』吳太太仍堅持命余端椅，處小姐則曳張之臂，曰：『外邊坐一歇，外邊坐一歇！』不料此時，室外天井忽鏗然一響，音殊清脆。余等皆相率出室而視，方知吳君隱身天井竊聽，足不慎，撞倒司徒所駕之自由車耳。張指傾倒地之車，告余曰：『吾適在路上，見一少女亦駕同式之綠色跑車，由東而西；該女髮結綢蝴蝶，貌甚美，路人咸爲之側目。此類顏色女用跑車，今日市上頗流行，此處亦有一輛，想係新嫂嫂之物。然耶否耶？』張所指之車上人物，本爲司徒。言訖，窺望余之顏色，復問曰：『新嫂嫂亦善騎車耶？』

余啞啞莫能答。處小姐則掉首他顧，意似躲避張之鑿貌辨色。吳太太獨告機警，亂以他語，繼責吳君不應

撞倒自由車。其時，駱君適立門首，吳太太又指駱君，告張曰：『彼立屋外者，卽新嫂嫂外子駱氏四哥也。夏夜無俚，此屋上下男女，咸麪集門前納涼，或說鬼狐，或論人物以消遣；今夕表姐蒞此，何不參與座談，告吾輩以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之事，雖片刻不以爲吝，俾我人飽飽耳福如何？』吳太太且言且又投意處小姐，請移一方凳，同時力推張出；張格於情面，果赴屋外。余恐啓張之疑，亦隨行不敢稍離；然中心如焚，無時不以蹀躞床下之司徒爲焦慮耳。

既抵人行道間，張移凳面朝大門而坐，雖左右對答如流，目光則炯炯然正視客堂，絕不轉睛。是時也，余之心理矛盾已極；明知司徒無策過此一關，但又暗自虔禱，深望司徒隨機應變，乘間逸遁。甚或希冀附近燈光樞紐，驟然損壞，俾電流作數分鐘之停止，期使司徒可於黑暗中脫身。其奈所祈適與事實相反，張之視綫仍睜睜不倦，而屋內復未見若何動靜。余固隱憂無已，處小姐亦代僂促不安，駱君則似不勝驚奇，而吳君伉儷，輒背張向余白眼吐舌，表示力不從心，愛莫能助也。

張坐約歷半小時，乃起立告辭入屋。吳太太雖欲堅留，勢有不許，緣張動作敏捷，不待留已翩然越門限，身入屋中矣。余見張行，又尾隨，迨同進臥室，張若竭力抑制感情衝動，笑語余曰：『弟遷此爲時僅四日，不特一四六五號盡屬弟之天下，而全屋同居男女，亦一變而爲弟之親信。弟之連絡手腕殊高明，在在爭取人心，孫中山先生五十年前尙能遊汝，則以此等本領用於組黨，可稱標準人才也。』余知張之所言作用，唯強現笑容，不置一詞。張復微哂高聲曰：『坐此殊無趣味，弟速伴我歸去。吾倆婚期將近，待決之事正多，斯屋處處有人，談話極弗安靜。爾我莫如一路散步，一路商量，比較自由自在多矣。』

言訖命余穿衣着履，遂牽余手出室。余無勇執拗，乃往掩燈，偕其行。張睨余熄燈掩門，初不語，俟門闔，始俛腰吃吃笑，低聲曰：『多此一舉！多此一舉！汝不需光明，他人需要光明；汝扃門防賊，實則賊已藏身房內，祇因深得隱身之法，善於避人耳目而已。』至此余方恍悟，張已透視此幕之全部祕秘，益現窘態。張輕

微拍余之肩際，嫵媚曰：『此等事，何足爲奇？適已爲弟詳言，弟固不必惴惴於懷。吾今惜弟行，意卽予人以退步之機會耳。昔日我會匿弟於衣櫥中，今日弟則匿人於榻下；所匿之地雖不同，匿之作用則一。此舉始作俑者爲我，弟乃看人學樣耳！』余求恕曰：『走罷！走罷！請儂少挖苦幾句！孫悟空碰着如來佛，我已低頭撥儂看哉！如果還要嚙里嚙嚙，未免太不寫竟哉！』

張聞余譽之似如來佛，頰間酒渦頓顯，流露無限勝利之色，欣然以指抵余之額，低聲嘗曰：『吾無資格做釋伽牟尼，而汝自喻爲孫悟空，譬方可稱恰到好處也。明朝吳承恩，撰西遊記通俗小說，舍主角玄奘和尚而外，且雜以孫悟空，豬八戒，沙和尚者，蓋卽代表人體心肝五臟也。孫悟空象徵心，所以坐不穩，立不定，處處活立活落，花樣千萬。弟原係小滑頭，白相女人手段，高人一等；於是見花採花，彷彿叫化子之吃死蟹，心無專注。此種滑頭滑腦性格，用以比擬西遊記里之猢猻王，真是一言中的，一針見血之談也！』余爲投張所好，出自諛之詞曰：『今有如來佛管束監視，卽使美猴王果有大鬧水晶宮之本領，見仔如來佛，也就好像老鼠見貓，頓時失掉三魂六魄哉！』言已，且挽其臂使緊，復告之曰：『走罷走罷！姐姐罰我點啥，決弗放半個臭屁！現在攢脫屋裏向個賊骨頭，情願跟儂跑，我已馬屁拍足，儂也面子紮足哉！』張搖首作無可奈何狀，嘆曰：『小滑頭！小滑頭！就算我是如來佛，格種如來佛真正阿彌陀佛，一眼瞧不用場；要想跟儂小滑頭鬥法，還弗是吃齋在儂手裏？』

余笑甚，張亦嫣然。遂相偕挽手並肩，而至屋外。處小姐審余與張親昵之狀，意殊慚然；原似薄蒙夜霧之寂寞雙瞳，今則油然潮潤，益添雨意。余不遑慰之，僅暗中觀渠數眼，以是目接觸，余亦悵悵不克剋制。詩云：默默相覷未一語，看似無情却有情；足爲處小姐之當前態度寫照也。張與吳君夫婦，略談數語，旋則趨處小姐身傍，道別曰：『今宵限於時間，不獲暢聆教益。何日有暇，可與駱先生暨吳君夫婦，結伴蒞舍一遊；敝寓離此極遠，交通不便，屆時當命舍表弟，雇車特來迎接如何？』處小姐窘態畢露，無從措詞，幸由坐渠左側

之駱君，代爲謙謝，始得減除彼妹之不安。既行，余於途中詰張曰：『姐邀駱吳二氏夫婦，至小沙渡路，是則弟與姐之祕密，豈非拆穿西洋鏡耶？』張撫胸啞然失笑，答曰：『此則所謂虛僞客套是也。既請彼等結伴一遊，又稱微寓離此極遠，一句進，一句出，閒話裏向早有伏筆；猶如弟之作文章，面面顧到，不留虛隙耳。』余逢迎之曰：『若指撒謊本領，姐姐當稱個中之能乎矣。弟自媿不如，佩服佩服！』

迨履張寓，小蘭應聲出而啓門。見余隨張同至，笑曰：『剛剛在靜安寺路，我來來去去，一場刮子奔仔靠十趟。一趟兩趟，看看表少爺窗口黑黝黝，五趟六趟，還是無不燈光。我對少奶奶說：表少爺弗要已經到仔此地哉？可是少奶奶弗肯相信。煞未一讓，我再去看，想不到儂隻廂房裏電燈，果然亮起來哉！少奶奶說是今朝夜裏，要學包打聽；到底表少爺犯上啥事體？害我兩隻脚，跑出水泡泡來哉！』余一笑置之，直隨張越小花圃，逕登三樓臥室。甫入室，余則親往開啓衣櫥，取出董事昔日所遺之荷爾蒙製劑藥瓶。余此一動作，乃於途中思得者，冀能藉此作爲笑謔資料，減少張之不愉快耳。

張初未料余掀衣櫥之門，所取者卽屬藥物，故不予注意；唯俯首坐於沙發間，除革履而改着布鞋。余得瓶，握之頻頻搖曳，張始見之，問曰：『弟取比物何用？阿要發神經哇？』余眇目答曰：『今夕被姐發現祕密良多，弟之內心，殊深負疚！今茲爲贖前愆，乃不得不求助瓶中藥物，先作秣馬厲兵之圖；否則移時身臨沙場，未能振作精神，全力鏖戰，豈非罪加一等也哉？職是之故，弟必須預爲籌謀，至時冀能戴罪立功，用博姐姐之歡心耳。』張媿媚而笑，曰：『小鬼小鬼！儂當我啥人？』余曰：『以人與人之關係言，姐爲我之姐姐；若以事與事之關係言，則誠如錢理平醫學博士所指示，姐乃一丘荒蕪之田，弟卽莊稼人用於墾植之必備工具鋤犂也。弟今試爲鋤犂加油，作用甚簡單，志在便於耕耘而已！』張刮臉羞余曰：『啞啞！弗要儂拍馬屁！况喻此爲鋤犂亦不當；彼司徒小姐，蓋早已爲汝，賜題美麗動聽之名詞矣！』

余不知所措，狀殊愕然，乃竭力搜索司徒書於箋上之賦語。思有時，不得要領，張謔余曰：『不必假裝正

經，其名詞則所謂鸚鵡者是。依函中措辭而觀，則昨夕以前，司徒尚屬處子之尊；不意一宵之隔，處子之尊忽爾拋向九霄雲外矣。吾度司徒小姐，對鸚鵡之爲物，必有見多識廣之經驗；倘論其經驗之豐富，吾自問遠非其敵。觀乎伊人特爲鸚鵡，採購如許之人參燕窩白木耳，動機何在，可分兩種不同之解釋。『余不欲強爲司徒辯護，唯笑語張曰：『姐之見解，必甚準確！唯有洗耳恭聽，請道其詳焉。』張舉一指解釋曰：『其一爲感情之私，姑且舍而不論。其二，可作進一層透視，非嫌視鸚鵡不够軒昂，則渠本身當必貪而無厭。否則凡屬處子，類多易飽亦易滿足，初逢其事，未有不嫌多而反嫌少者。司徒猶知爲汝備置滋補之品，且聲明純爲鸚鵡；按之心理學說，非指嫌少而何？再觀弟之眼眶凹甚，足徵昨宵消耗頗鉅，此則又屬良好鐵證。苟謂對方若係小雞一隻，弟又何須殺雞而用牛刀，需費如此氣力耶？』

張所解釋，純屬不明內幕，然余不擬將其糾正；緣糾正結果，勢必涉及虞小姐也。余復順其意，戲稱曰：『司徒之雞非他雞，實乃鐵公雞耳。張嘉祥碰着鐵公雞，安有不拚窮性命者哉？正因上夜會演三本鐵公雞，此時自非依賴藥物支持不爲功；則緣我倆行將換一戲目，專演武松打虎，得藥則武松力能揪虎，不致反鬧虎打武松之笑話焉。』言已，余卽揭瓶之蓋，就瓶口傾六丸於掌心，嚥入口中。張驚甚，起而命余吐出；余未從，張失色曰：『儂要尋死哉！老甲魚嚥二粒，猶覺太多，弟年少力強，胡爲而吞六顆耶？』

該丸爲半透明狀，體積較龍虎人丹大五倍。吮其藥性，外層裹有極薄糖衣；糖衣既溶化，嚼之則燥苦如琉瑣。余急唾去其半，餘隨口液奪喉而下。既嚥，口腔辛澀異常，索之室中不見熱水，復取半盅白蘭地，嗽口而飲。張視余蹙眉皺額，似假黃蓮，笑曰：『今夜弗許儂回去哉，我也弗高興同儂翻在一房。等一歇獸性發作，隨便啗人吃儂弗消。噫事惹眼事體出來，蠻皮弗是直梗蠻法，阿要有趣相哇？』余置酒杯於案頭，凌空舞拳曰：『今朝弟演武松打虎，若往黃金大舞台登台，必能博得滿堂彩聲，雖京朝著名武生王虎辰，恐亦撥我彈得媽屁！而今放棄大舞台，改在此室表演，姐姐義不容辭，唯有權充猛虎，好在彼此姐弟，可以商量，屆時弟之拳

頭或輕或重，請視需要程度，隨時通知。不然任弟一意孤行，結果因演打虎而發生人命，則茲事體大，不可不慎者也！」張笑不能仰，刮臉羞余曰：『老面皮哇？老面皮哇？樣色弗要一相情願，反正我不會留儂關拉一個房關里，弗要一相情願，自得其樂好哇！』

余未回答，小蘭適攜銅壺及水瓶入，顧余頻頻揮拳，嫣然笑曰：『表少爺想必喝過老酒哉！拳頭揚揚，好像打哈老虎。』余曰：『猜得一眼嚙不錯！剛才喝仔半杯外國白蘭地，再等一等，果真要打老虎哉！不過少奶奶怕我發酒瘋，不許我關，弗曉得儂房關里，阿肯撥我將就一夜？』小蘭嚙曰：『表少爺嘴巴浮來！講閒話總是嚙親頭。我隻房關，儂那能好去關？少奶奶第一個弗答應！』余曰：『因爲今夜，老弗死恐怕要來。』小蘭搖手曰：『保險保險！昨日伊已來過，今朝再來做啥？』小蘭言訖欲行，余曰：『慢慢交走！亞爾曼昨夜到底哈辰光，離開此地？』張聞余語，急投小蘭以眼色，小蘭遂返身遁，臨行吃吃笑曰：『弗管弗管！格種事體，表少爺應當問少奶奶，問我問錯人哉！』

小蘭去漸遠，張趨前輕擦余之面頰，曰：『侍女面貌俊俏，風姿不惡，弟屢戲詞挑之，殆有野心耶？』余曰：『省省又省省！司徒小姐係堂堂閨閣千金，昨夜實在叫做嚙不辦法，讓伊捧牢鸚鵡，見識見識。否則軋到三個月朋友，何必一定挨到昨夜？然弟之所以要同小蘭，七搭八搭，誠如姐姐前此誚我之語，志在爭取人心而已！』張曰：『然則弟問老甲魚何時離此，又爲何故哉？』余曰：『誠然誠然！不問則已，問必耶穌自有道理也。』張雙頰微紅，嗔唇曰：『老甲魚稍坐即行，姐未留其住夜。弟作此言，心存醋意無疑！』余聳聳格格格格，喟嘆曰：『其誰信哉？誰其信哉！』張益窘，刺刺力辯。余曰：『弟吞藥丸時，姐嘗有言曰：老甲魚嚙二粒，猶覺太多。設非老甲魚會作試驗，姐固無由知其二粒嫌多也。』張懾甚，慚不復忍，竟倒榻嗚咽而哭！

余曰：『實則實，虛則虛，有啥哭出來？』張不語，哭則愈見嗚咽。

張哭，余初不予理睬。所謂不理睬，絕非心存醋意，第因司徒之事敗露，計欲先發制人，藉以針對張之反

唇相譏耳。至是，余遂默坐案前，傾瓶中之全數丸粒於桌面，一五一十，詳細檢點。該瓶註明爲五十粒裝，案之僅存四十二顆，並余所嚼六顆，合得四十八顆，是則相差果屬二丸，真相乃益大白。余納丸入瓶，告張曰：『瓶爲五十粒裝，今所剩者止四十二顆。短少之八數中，弟佔其六；尙有其二，不言而喻，蓋卽已由老甲魚之運輪站，轉運入於姐之小小倉庫中矣。今瓶丸俱在，姐圖詭辯，其奈事實不許何？』張靦靦不語，哭則愈慘。哭而眼淚鼻涕，盡沾枕套；而外衣亦爲汗水所濕，狀殊狼狽。

嗚咽多時，未稍輟。余睹景不忍，兼爲合乎適可而止原則，乃取巾助之拭淚；並竭力扶其坐起，低聲與語曰：『姐爲董事寵姬，情繫夫婦關係，一方有應享之權利，一方則爲應盡之義務；雙方名正言順，各有自由，固不容弟之出而干涉也。然人類自私，四萬五千萬中國男女同胞，莫不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者。弟睨姐，視姐爲我獨有，誠如姐之視弟，因而嫉妬妒司徒參加，同一意義。此種道理若不折穿，似可解釋爲氣小量狹，倘或深入一層研究，則你我二人，爲來爲去，不外爲了一個愛字耳。』

張向余臆睇有時，意似有所傾訴，旋又垂眸下視，頻頻以巾抹淚。余復捧其頰而逗其笑曰：『馬馬虎虎，非要眼淚鼻涕哉！哭比隨使啥事體，要傷元氣；勸儂還是省眼精神，等一歇靈當派用場罷！多哭哭壞身體，身體一壞，老虎變成餒灶貓，請問格餉武松打虎，那能演得成功？我藥丸弗吃弗吃，至少吃仔三粒；以我身強力壯，再加丸藥，豈非錦上添花，格外精彩百倍？所以，我勸儂弗要哭哉，以免到仔伊個辰光，武松有力無處用，那倒真要惹氣哉。』張被逗果笑，雖笑僅一抵唇。余內俯首狂吻其頰，曰：『儘管笑，弗要緊。彼此阿姐阿弟，哭哭笑笑，哭了再笑，都弗礙事個！』張始嬌嗔曰：『曉得儂氣量小，所以瞞一瞞。都是迭瓶短命藥，我非攢脫不可，省得以後儂再疑神疑鬼！』既而張欲下床。余詢以何事，張曰：『讓我去攢脫那瓶藥！』余急阻之，張則不從；於焉一推一搯，二人扭成一團。既扭，因席夢思富有彈性，張不支，竟後仰而倒；余則失却重心，亦隨之仆。結果一仰一仆，宛如月蝕，地球之影恰巧遮蔽月球，致使兩者各個部份，合闕正着，絲毫不

爽。而余之胸，余之腹，亦與對方之胸腹，正相膈合焉。

兩人胸腹既相緊合，雖有衣層阻隔其間，然所得感覺，則與貼肌無異。余經此誘惑性之撩撥，前服之藥力，驟告蒸發。全身細胞，炙熱有如醞酒；而四肢百骸，亦震呼外應，形勢洶湧，殆似行將出師殺敵。其尤甚者，即前敵總指揮之司令部門前，大纛旗雖未高揚，旗桿則已昂然而舉，狀殊雄壯。余輓動旗桿，囁曰：『旗桿舉矣，出師在即。預料此役作戰，廝殺之酣，必多壯觀；蓋閱拔以前，吾嘗以藥丸犒賞三軍，故士氣旺盛，行將迫敵望風披靡也。』張遭遇旗桿之強烈壓力，頰間漫浮微紅，雖欲忍而不可，乃媚眸吃吃笑，罵曰：『算啥腔調？阿要惡形哇？弗吃藥蠻蠻太平，現在真真賊腔！』余曰：『足徵此丸藥力不小，宜乎年邁老人，服二粒亦嫌其多矣。然事到如今，那哼弄法？』張閉目含笑曰：『自作自受，與我無涉，胡爲問我哉？』余曰：『欲罷不能，罷即敗興！莫如請姐勉爲其難，陪我自相白相哉！』張猶搖首力拒，余遂一躍而起，褪除衣服鞋襪，大聲曰：『先禮而後兵，禮也無効，唯有出兵矣。今日世界，霸道盛而王道衰，不霸不能逞事；此則同於姐之當年，所以要被董事乘醉侵略也！』

張撇唇而笑。撇唇表示不肖，笑則表示雖撇唇，不可認真耳。時室門洞開未掩，余因先往扇門，始歸而熄燈；燈猶未熄，張聳肩格格，出其手指遙指視線集中之處，嘗曰：『算儂有根旗杆，擎到東，又擎到西。自家何不低頭看看，觸氣是觸氣來邪氣，小滑頭那哼一眼都弗曉得難爲情個？』余俯首審視，亦大笑不置，曰：『供姐欣賞欣賞無妨。此則王一亭先生筆下之活濟公也！』張注目凝視，頗喜濟公瘋癲癩癩，跳躍踉蹌之狀。余曰：『好哉好哉！我要關電燈哉！』燈乃熄，濟公則隨之消失於黑暗中。

黑暗中，歷四十分鐘有奇，始演畢一幕景陽崗打虎。然此虎非真虎，當演出之際，唯知微吁而不怒吼，掙扎而不奔躍。故武松三拳初下，虎已性命半條，威性盡失；後此依舊續演不輟者，祇因武松力能從心，心能從藥，藥性既未褪，益覺混身盡皆蠻力，遂不復顧及大虫之生死耳。初演雖罷，武松毫無憊倦之意，張撫而

嘆曰：『水滸上之武二，無此武藝也。辨其經過，弟非人間之武二英雄，實似林中之猛獅；獅爲萬獸之王，獸性一發，老虎遠非其敵矣。』余曰：『弟今得藥而成猛獅。然則昔日未近藥物，又奚似耶？』張吻余額，曰：『昔日固與猛獅無異，縱降一級，亦類象。象力持久而堅韌，頗有書生風度！』余又問董事何似，曰：『彼老甲魚，以前何似，昨夕服藥之後又何似耶？』

張初欲辭免答復，僅曰：『以往不諫，逝者已矣！自茲不再順從老甲魚要求，將視此爲弟之專利品矣；弟何苦介介於懷，非要打破砂鍋問到底耶？』余出手指搔其脅骨，要挾之曰：『偏要儂講講清楚，弗講弗是生意經！啥個專利品不專利品，我一句都弗要聽！』張瘡甚，瘡而格格吃吃，求饒曰：『肉瘡來邪氣！謝謝儂停手，阿姐決計講撥儂聽就是哉！』既而余果住手，張屏息有時，始又吃吃笑曰：『真是八世冤家，七世對頭！碰着儂個小滑頭，張亞姪從此長人弗做做矮人，處處向儂投降，豈非前世一結？』張且言且移其右掌，於黑暗中摸索。迨目的物被撫，先撫而後改握。撫與握之形式不同；握係測量橫度，撫則比擬直度；握而又撫數次，旋復顛顛吃吃笑，低聲告余曰：『老甲魚者，誠如甲魚之頭。甫伸卽縮，縮久而伸暫；雖伸等於不伸，頭頸硬弗起來。顧其神氣，殆似心虛胆怯，永遠見不得人面也。昨夕情形稍覺不同，神氣究亦有有限；此則頗像洪羊之實力空虛，長毛頭子要想發格造反，結果無非程咬金之三斧頭，虛張聲勢而已！』余笑曰：『蠻對蠻對！洪秀全眞眞一眼覺用也嚙不！』

余笑甚，張尤愉快。余乘其意權之際，乃提司徒事，爲之告曰：『從今以後，大家弗談過去好哇？設引司徒比擬姐姐，司徒眞是談也弗要談，不及姐姐一隻小腳趾頭！弟自得阿姐，彷彿吳王夫差之得西施，普天下女人，在我眼中看來，無不黯然失色，惹氣得來弗能再惹氣！』張謂旣稱惹氣，詢余昨夕何故竟私司徒？余曰：『目的僅在白相相而已！一個高興，一個助興；一個順水推舟，一個看風扯蓬；一個有求，一個必應；一個慷慨解囊，一個見義勇爲；一個飢荒，一個救濟；一登門個借貸，一個樂善好施。兩家頭旣然個碰在一道，我祇

好臨時客串，跟伊演一齣小放牛，讓伊嘗嘗登台滋味哉！」張又詢余何謂小放牛，余曰：「小放牛者，平劇中之無聊戲碼也。演此戲，志在調劑空氣，不論技術；雖登台，類皆草率了事。若弟與姐則不同，彼此皆需大獻身手，精彩百倍，如演壓軸戲者是！」

余語已，張益興奮。因興奮而右手五指，挑撥愈繁。余曰：「怪物金聖嘆，嘗譽武松係梁山英雄，一百八人之天人，此言果不虛！今觀武松於打虎之後，猶精神奕奕，氣象萬千，好像僅演一齣打虎，尙未過癮也！」張吃吃然，擷武松之顛，問曰：「未過癮又將何爲？」余則捋其虎鬚，笑曰：「武松意欲續演一齣拿手好戲耳？」張曰：「是何劇名？」余答曰：「卽大鬧蜈蚣嶺是也。」

張笑益不能仰，右手五指，拳握武松亦愈緊。余曰：「喂，做啥做啥？」張曰：「吾欲折斷武松之頭，使其不復再稱英雄好漢也！」余曰：「格種手段，阿要卑鄙醜態哇？古語云：明槍交戰，雖敗猶榮；暗箭傷人，雖勝若敗！儂如此惡勢做，阿要坍台？」余遂乘其不備，驟然啓燈。燈啓則迅速探其蜈蚣之嶺，嚷曰：「呀吓，蜈蚣嶺上風景，堪稱奇觀！松林成叢，兩岬成嶼，嶼深而叢密，確屬峻險之境！此等地方，唯武松胆能深入；若夫文弱書生，立脚尙且艱難，遑論其他矣！」張之右掌急含武松而蔽蜈蚣嶺，投余白眼，媚然曰：「弟之性格，愈來愈輕薄滑頭矣！火速關燈，儂能老面皮，我倒有眼難爲情哉！」余置若罔聞，張乃舉其左手熄燈，罵曰：「骨頭輕得祇有三兩半，其屬學白司徒者耶？」余曰：「司徒處女耳。能够懂點啥？」張問曰：「該屋天井中之綠色女用自由車，是否司徒之物？若然，則司徒之容貌，吾尙依稀留有印象。據我臆測，駕車馳於靜安寺路上之女郎，必屬司徒無疑。其人髮間繫有紅綢蝴蝶結，車首且懸有大小紙包一束；顧其面貌，脂粉氣頗重。當時驚鴻一瞥，吾固不知其人蓋卽司徒耳。」

至此，遂以司徒爲談話資料。余詢何以證明馳車之女，卽屬司徒？張曰：「此事應分多方面解釋，非一言一語，可能包含者焉。」余曰：「試先舉其一例。」張曰：「吾知司徒今夜必往汝之寓所，故對街頭來往女子

，均極注目。然雖加注目，初僅側重新嫂嫂處小姐一人；比抵一四六五號，方悟纏夾太甚，從而亦知汝係故意將錯就錯，轉移我之視線也。」余不禁暗笑，又曰：『試再舉其第二例。』張曰：『吾抵該屋門前，見新嫂嫂亦在乘涼，殊覺訝異。當吳君夫婦與我寒暄時，曾聞新嫂嫂之夫私語新嫂嫂曰：一個剛進房，又趕到一個，今朝一定有爭風吃醋好戲看哉！由此推測，司徒另有其人，其人且已登堂而入室矣。』余曰：『請再試言第三例。』張曰：『入天井而發現綠色跑車，入臥室而發現寫字桌上紙包，一切不難了然於胸。吾入室不動聲色，蓋早知司徒業已躲藏，故不欲使汝受窘，兼示減少司徒之羞愧、後嘗斜眸偷視床位，果見床下露紅綢蝴蝶結一角，於焉真相大白！』

余辨張所言，條條是道，因搜索諛詞，讀其觀察縝密。同時，余之右手，即在蜈蚣嶺上，來件頻繁。張忽擰余手，嗟聲曰：『弟視司徒亦如是耶？觀汝兩眼深凹，足徵受彼姝之誘甚矣！』余詎稱失眠，有以致之。張嗤之以鼻，曰：『然則彼姝何故欲購補品？而鸚鵡一詞，又出何典？』余為逗其笑，乃告以此語出自崔顥之詩芳草萋萋鸚鵡洲，並舉前後唐詩各句，盡為之言。雖言，仍深隱處小姐一幕，僅稱與司徒研究唐詩二次；且指用於處小姐之詩句，係與司徒二度研究時之成績。張聞述格格大笑，曰：『弟果聰明過人，蠻皮復高人一等。唐詩能用於此等事上，可謂空前絕後，荒唐透頂！弟既玩皮，我倒也要考考儂哉。』余未料張亦有此雅興，問曰：『如是云云，弟須三論唐詩矣？』

張略側上體，傾其鼻以嗅余頰，頰而顫；顫而額，由額順勢直下，越眼而鼻，終則止於余唇。既抵唇部，旋又稍昂其首，促使兩唇相合，迨合，復再吐其舌而攙余之唇。余翕唇拒之，張曰：『料弟未敢伸舌，否則姐將一口咬斷汝之舌，令汝自茲不復再說荒唐語也。唐詩乃唐朝一代詩選，佳章之多，無與倫比。弟對唐詩，不在學術上求其發揚光大，而竟影射或譬喻此等纏綿行爲，不圖上進之甚，雖張蕭生筆下之題材，亦莫能與弟並駕。弟既在司徒前，一再賣弄，自詡多才多藝；故我必欲考汝一考，要看看小滑頭還有多少唐詩背得出也！』

余笑曰：『儂想再叫我演一齣蜈蚣嶺，儘管老老實實講；何必大兜圈子，考啥短命唐詩？我又弗是大詩人，難板考一趨兩趨，尙可應付；如果一徑考下去，唐詩上也嚙不介許多句子，拿出來應用！』

言既，一躍坐起，復告張曰：『來來來來！乘武松餘勇可鼓，還是唱脫一齣蜈蚣嶺，大家實惠一眼；不要考啥唐詩哉！』張齏余倒下，出肯定口吻曰：『非談唐詩不可！弟若不從，無異厚司徒而薄張亞姁，吾豈甘心哉？』余問曰：『然則舍演戲而專論唐詩耶？如是則不啻棄武而就文，未免重文輕武矣！』張不禁掩唇笑，低聲曰：『弗是弗是，弗是直梗！儂弄錯哉！』余嘆息曰：『弟恍悟矣！姐欲文武兼顧，雙管齊下：上焉則論文，下焉則比武。似此方合姐之心意乎？』張唯吃吃笑，若似默許余之所言者。余又嘆息曰：『爲投姐之所好，弟固未敢違命！無奈昨夕，業已盡蒐唐詩中之佳句。總計二次應用，不論五言七言，不分樂府古詩律詩或絕詩，曾出二百數十句之夥，今茲腸枯腹空，存貨已無，請問那哼辦法？』

張猶吃吃不休。笑有時，與余磋商曰：『不妨再想想看？』余曰：『果爾不復再想矣！設易姐爲彼新嫂嫂，弟猶可勉爲其難。新嫂嫂昔在之江大學專攻文學，讀唐詩熟如瓜滾，若與伊人合作，或能於必要時，向我提綱挈領也。』張聞余言，狠狠推余起，不悅曰：『滾滾滾！吾不似司徒之處女，又不逮新嫂嫂之學問美。』余不待其畢詞，解釋曰：『譬方而已，此亦值得生氣耶？』張刺刺曰：『汝又安能知我不諳唐詩？』余唱諾曰：『姐對唐詩既有研究，那末曉得哉，準定一邊武而比藝，一邊文而談詩就是！若單指比武，弟尙能自信，論詩則未便有所誇口。屆時倘或引證不當，尙希包涵，我唯有在另一方面，多賣一點氣力哉！』至是余乃坐起啓燈。張問何事，余曰：『抒情詩全憑靈感，黑暗中無妨；抒事詩則須考察觀察一番，先引數句卽景。不然，詩詩言之無物，嚙不滋味矣！』

張睨余啓燈，兩頰赫如濕赭，厥狀甚羞。初欲伸掌滅燈，爲余臂阻；繼欲伸掌掩蔽，又遭余臂擋；終唯雙掌捧臉，露其笑靨，佯囁曰：『那能直梗惹氣？真是討厭來！』余曰：『弗要討厭，更弗必惹氣！儂一定要考

唐詩，就得依我規矩！」張低聲格格不止，曰：「好好好，隨便儂！」

余注目視良久，含笑告之曰：「姐姐聽清楚，詩來哉！」張掩面如故，罵曰：「論詩則論詩矣，手指頭摸法摸法做啥？」余不答其所問，乃專心搜索唐詩中之佳句。轉瞬間果爾索得，欣然爲其告曰：「論此處之環境風景與地勢，白居易有句云：住在潞江地低濕，黃蘆苦竹繞宅生；頗堪形容！此詩人人皆知，出自七言詩豈豈行，非弟杜撰者也。」張笑不可忍，問曰：「尙有何說？」余之手指，遂在宅之門戶四周，環繞一匝。又曰：「宅中情形如何，弟因曾經數度入內遊覽，故毋須臆測，亦可了然。其意境蓋似常建之詩，其詩則曰：曲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！」張曰：「猶有何言哉？」余曰：「若視其爲大自然之風景，當合：青山隱隱水迢迢，秋盡江南草未凋二語。」張曰：「詩作者何誰？」余答以杜牧；張曰：「今年吾僅二十三齡，正值春天，胡爲而言秋盡江南？春秋不分，欠通之至！」余被究詰，表示反對曰：「姐姐如此頂真，看上去考弗成功哉！儂要認真字字句句推敲，格種交易經，祇好讓撥國學大師章大炎，方能勝任。」

余遂滅燈重臥，臥而不置一詞。張輕批余頰，柔聲曰：「鈍鸞攢紗帽哉是哇？儂講儂講，以後決計弗頂儂山頭，儂看阿好？」余復解釋曰：「弟引秋盡江南草未凋一詩，實則未嘗錯誤也。世人每指此等事爲一度春風，弟會與姐春風有時，是則春去秋來，象徵未始不當。何況草之未凋係實情；果真已到秋天，此處該呈一片蕭瑟氣象，寸草不留矣！」語已，揉其一坪草地，嘆曰：「芳草如茵，春光正濃，能在此闌關一覺，殆似活神仙焉。所惜者久雨新霽，流泉未息，若遽爾倒身而下，豈不又變落湯鷄耶？」

張聞余言，急將余之一手推開，旋則摸摸索索，似甚忙碌。余初不知何事，俟經探撫，方告恍悟；乃隴之曰：「佳賓將臨，蓬荜生輝；姐姐此際，宜乎灑掃庭除，兼以整理園圃也！」張吃吃笑曰：「弗弄清爽，儂要嚙嚙，弄清爽哉，還要嚙嚙；煩是煩來！就算儂是賓客，儂也嚙不措過面孔，還弗是一樣嚙嚙來西！」余嘆曰：「笑話哉！堂堂武松，誰不知乃梁山之英雄？英雄本色，素惡裝飾；何況適在打虎之後，時間亦不允許乎？」

雄沐身洗面耳。」張曰：「儂總統好，別人總統弗好！」余曰：「不必嘍嘍叨叨，武二英雄駕到哉。」余語甫畢，果縱武松翻身奔步，排闥逕自登堂入室矣。

武松乍入室，爲維持其英雄之尊嚴，儼然昂首邁步，抑且步步沉着堅實。張似不勝駭異，頻頻嬌吁曰：「脚步輕一眼，脚步輕一眼！弟既引用白居易之黃蘆苦竹繞宅生句，意則象徵此係一座茅舍；茅舍乃用三夾板搭成，建築條件遠遜乎鋼骨水泥之高樓大廈。儂弗要亂踏三千，三夾板個房子是容易踏壞，也容易踏破個！」余曰：「前後距離未及一小時，大世界忽變小世界，理由安在？」張就余脊間落一拳，嘻嘻笑曰：「世界猶存舊觀，未嘗稍異，異者打虎英雄本身也。一小時之駸離，武英雄不但別來無恙，較前更見體格魁梧，器宇不凡。因此來賓雖不惜屈躬光降，敝寓則尙未翻造擴充；遂有容納不下之嘆，而使武英雄調轉不靈，處處碰壁哉。」余曰：「主人何必客氣哉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龍門與跳，狗洞與鑽，毫無關係也。惟其爲鑽，滋味益覺雋永；若在寬大廳堂中大搖大擺，反感味同嚼蠟。蓋房屋過份廣軒，必顯空虛，空虛則不着邊際，興趣索然矣！」

余與張作上述談話時，武松則逗留中途，趨趨不進；語既畢，行動繼之。張不勝負重，喘噓如故。余設詞譏之，謂其僅能容忍洪秀全之作亂，充其量祇有三斧頭；旋即神龍見首不見尾，不及作持久戰，則告敗潰。張又吃吃笑，曰：「不要扯東扯西，還是講唐詩出來聽聽！」余大聲諾之，曰：「得令！」略加思索後，繼曰：「此行動機，殆與孟浩然所吟與諸子登岷山之意義同，其詩云：江山留勝迹，我輩復登臨。此二句，唯輩字不合現狀；輩字上冠我字，乃指多數，我若攜人同遊，天下無此傻瓜也。」張點首曰：「幸虧聲明得快，不然我必駁斥。蓋我並非羣玉坊或會樂里之書寓，儂那能可說帶仔交關人來了。」余復曰：「論此行意境，王灣之詩大可摘取二句，則：客路青山下，行舟綠水前。斯二詩句，未悉姐姐意下如何？」張沉思答曰：「及格出頭有限，姑批六十五分。」余作太息曰：「六十五分距百分太遠，今朝考唐詩，將非落選不可！」張攪動其舟，催曰：「行舟儘管行舟，談話儘管談話。談話應以不妨礙行舟爲原則，何必時時停泊耶？」

余乃再度啓棹前進。舟行多時，余又曰：『行舟經過，沿途風景甚佳。按諸李太白之詩，則所謂：却顧所來徑，蒼蒼橫翠微！』張心有專注，意不在詩，雖與言，默然無應。余遂嘆曰：『杜甫登岳陽樓詩曰：昔開洞庭水，今上岳陽樓；此際之我，亦將挺進一步矣！』張呼吸漸促，仍翕唇不語，余又告之曰：『裴迪有詩云：莫學武陵人，暫遊桃源裏。實則桃源趣味無窮，適與裴迪同詩所誌類似，乃：歸山深淺去，須盡邱壑美也！』張至此益喘，欣然問曰：『弟已感其美耶？』

余反復進退，體味多時，始醇然讚嘆曰：『美哉美哉，其趣洵不虛傳！按其美也，論性質殊抽象，無色無聲又無形，則所謂祇許意會者是！例以唐詩中言，苟謂其形似，蓋可引用下二詩，即西當大白有烏道，可以橫絕峨眉巔耳。』張曰：『此詩似出於李白之賦蜀道難？』余吻其脣，應諾曰：『對哉對哉！姐姐能道每詩出處，以及作者姓氏，足徵學有根底，弟自此不處問道於盲矣！』張作天真之語曰：『承蒙謬獎，媿不敢當！今既指其形似矣，而色與聲，則又何謂？』余曰：『王維之五言古詩，有二句曰：聲喧亂石中，色靜深松裏；雖然有聲有色，弟猶嫌其未盡繪聲繪色之能事焉。今姑分而論之：若單指色，劉長卿之詩足能代表，其詩云：漢口夕陽斜渡鳥，洞庭秋水遠連天。再降而指聲，實似韓愈之詩，詩曰：當流赤足濯澗石，水聲激激風生衣。此詩意境特妙，能批幾分哉？』

張大樂，揮其雙足曰：『此詩可批八十五分，較前已增加二十分矣！小滑頭在在言之中的，他日若以舊詩問世，貴同鄉胡適先生之白話詩，同儂比較，真是談也弗要談哉！』余止之曰：『姐姐不必過份捧場，上述二詩，尚非佳句，佳句猶在後頭也。』張欣喜曰：『願聞其詳，讓我也好見識見識！』余曰：『無情最是臺城柳，依舊烟籠十里隄；此屬章莊先生詠金陵圖中之句，斯詩中之色彩，堪稱鬱鬱然濃郁矣！姐甚聰明，請問句中所指之臺城柳，弟所影射者爲何物，又在何地？』張吃吃笑，以指抵抵觸觸撥撥然然，悄然曰：『其屬喻此物而言此處耶？滑稽滑稽又滑稽！』余然其說，又曰：『色彩既備，再談音響。此種情形，當以岑參先生之句

爲最恰切，乃曰：下窺指高鳥，俯聽聞驚風也！俯聽則聲聞，其聲且多節奏；顧其節奏也，不疾不徐，不揚不抑，誠如夜行慢車之軋軋機動聲，波刺波刺波刺也。至於下窺指高鳥，儂阿曉得下窺云云，究竟下窺點啥物事？」張愈笑，曰：「房間裏向黑黝黝，我又看弗見。」余曰：「看弗見不妨開電燈，大家下窺下窺，看看明白，看看痛快如何？」

燈光，風忽靜而聲亦寂。張昂首探視，余則坐而下窺；詎窺僅二瞬，張忽閉目擱唇笑曰：「喔！下窺指高鳥，高鳥剛才原來躲在白鷺洲中湔浴，所以無不看見！」余戲而指其地曰：「司徒嘗舍白路洲一詞，改選鸚鵡之洲。姐今拾人所棄，倒蠻滑稽有趣！實則不言洲而稱國，亦無不可；倘譽之爲國，頗像世界地球上之日本，祇能算是小人國也！」張雙手搖搖，爲小人國辯論曰：「此國祇生中國人，不產日本佬。我自此國來，弟亦自此國誕生；設喻之乃東洋小島，吾等豈非已改國籍耶？」余服其說，曰：「以此類推，今堂蓋卽汝之祖國矣！」

張笑容可掬，鬢滿畢露，手舞之而足蹈之，刺刺然謂余爲小鬼，復又喃喃言曰：「弟之高堂老母，亦卽弟之祖國也。弟之外祖母，蓋卽令堂大人之祖國也！」余曰：「旨哉斯言，祖國之定義，固如是焉。弟今僅正十九齡，未敢遽爲人父，他日萬一非忝居爸爸之尊不可，則吾女吾子之祖國，亦唯此處區區方寸地耳。」且言且玩撫方寸之地，俯首嗟喟曰：「吾子吾女之祖國，河山不寬，蕞爾而小；謂此小小疆土中，能產生強悍民族，殆真難乎其難哉！不特此也，嘗聞有侵略份子，會突破斯國之疆場，橫加蹂躪；他年吾女吾子長成，若探悉祖國有此一頁醜史，是則欲求彼等效岳武穆之精忠報國，其可得乎？」張罵曰：「小鬼小鬼小鬼？弟言此似有辱我之意，我大不開心！」余笑曰：「然則姐有異議耶？」張粲然曰：「疆場雖破，山河無恙！」

言已，移其方向就燈光，斜眸作白眼，問余曰：「電燈蠻亮，儂不妨再看清楚，阿會缺少一眼啥物事？一余被提示，顧而樂之，曰：『缺少雖未必，破碎於先，則屬事實焉。新時代人類，均犯魯迅先生筆下阿Q之精神勝利病，故雖破碎而不少，仍無大礙？况此國現狀良佳，前途大有可爲，苟引唐詩比喻，則杜甫詩曰：

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耳。」張軒然問曰：「那吟深法？」余曰：「草木色澤之深也，有如蘇東坡後赤壁賦中之一句成語，卽：鬱乎蒼蒼是也！」張掩面格格笑，舞其雙足曰：「錯哉錯哉！姐之所謂深，非指氣氛，非賦光線，又非指色分。」余恍然大悟，曰：「明白哉！姐之所謂深，是否井深若子之深？果如此，則這個深字，當列入單字詞性上之名詞形容詞也。張祐詩云：故國三千里；乃喻祖國之深遠，姐亦以此相詢耶？」

張吃吃笑，樂不可支。至是囑余熄燈，余從之，旋於黑暗中問曰：「做啥如此好笑，阿是我個閒話說錯哉？」張始抑其笑，嗲聲曰：「一場刮子祇有一眼眼地方，何爲而言三千里？眞真有仔三千里，還成腔調？卽將全世界火車，排隊成列駛進這個國度，亦不及三千里之一半，何況其他物事？算哉算哉，稱其國莫如稱其鄉，縮小形容程度如何？」余鼓掌附和曰：「嶄透嶄透，蠻好蠻好！喻之爲鄉，則可舉之詩，多乎哉！」時巳子夜，窗外清空有月半輪，疾行雲層之上；其光作銀色，穿一角窗櫺而入，印於壁間。余遂遙指月光，唱曰：「李白作夜思詩，嘗曰：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；是則不見明月尙可，一看到月光，勢非舊地重遊，復回故鄉白相一趨不可哉！」張出王維之句，問曰：「君自故鄉來，應知故鄉事？」余嘆曰：「老早忘記哉！」於焉劾陶淵明之賦歸去來辭，載欣載奔，匆匆然走上故鄉之途。

既抵故鄉，張似不勝喜悅，極盡迎送之禮，招待亦周到，並低聲問曰：「弟今盪返故鄉家門矣，故鄉景物何似，其能道其大概否？」余因以歸去來辭作藍本，爲渠告曰：「論故鄉近狀，則曰：三徑就荒，松菊猶存；論故鄉風景，則曰：雲無心而出軸，鳥倦飛而知還。他如門雖設而常關，亦可引用；所惜門雖關而尙欠緊密，一推就開，未免防範不嚴耳。」張頻聲吓吓，謂余曰：「要儂回答唐詩，哈講究纏到古文觀止上去？阿是出清底貨，講弗出哉是哦？」余被謔，心有不甘，曰：「弗要看人弗起好哇？弟腹中唐詩，少雖少矣，再搬用五十句或一百句，尙屬輕而易舉！姐如不信，有詩爲證！」張曰：「既然有詩爲證，那末證證清楚！」

余爲證明所言非謬，遂竭力推敲，盡搜唐詩一一爲之告，按其次序，先與語曰：「柳宗元詩云：來往不逢

而不知其二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；論個中情形，設僅言其大概，則如淵不見源，入水益深耳。」張嘻嘻笑，曰：『王維詩云，自顧無長策，空知返舊林；其是之謂乎？究其關鍵，是否又在於策之不長歟？』

余喜其吐語談諧，反詰之曰：『論策字用途殊廣，不一而足。指名詞爲馬鞭，指動詞卽爲鞭馬。若單言名詞所指之馬鞭，則弟自信這條馬鞭，長度已够資格。雖不敢自誇爲舉世希有珍物，然品質尙稱不惡；最低限度，持以控制姐姐之馬，綽有餘裕。姐姐爲啥道理，猶嫌不長耶？』張吃吃然曰：『馬鞭無論長度體積，固懷姐之心意也。惟其懷心，遂易感覺不勝鞭撻之苦；弟何不顧念馬之疾苦，暫毋揚鞭，俾得獲片刻休息之機會也？』余大聲嚷曰：『不行不行，絕對不行！現在趕路要緊，那哼可以隨伊歇脚？』張伴作嘆息，曰：『儂肯停停，那末祇好拚性命哉！因爲馬鞭在上，馬已無法脫繮，一切一切，唯有任從騎師作主矣！』

余遂揚鞭頓股，繼續策馬奔騰馳。既疾行，余曰：『李白七言古詩，有二句曰：言遲更速皆應手，拂石復旋如有情；試將二語，形容當前形勢，未悉恰當否？』張再度喘喘不息，驚惶萬狀，嬌聲曰：『斯詩良佳，抑且大妙。遲字速字，往字復字，拂字旋字，此六字已包含全部動作；倘予以權衡份量，可稱字字合度，字字妥切焉。』行有時，余吻其額，忽作太息曰：『個中趣味，今已稍有轉變矣！轉變時之感覺，頗似韋應物詩，其句則曰：浩浩風起波，冥冥日沉夕！』張似入於甜境，唯隨浩浩風波，盡其幌動擺頭之能事。於是裏應外合，勢如飛沙走石，排山倒海，類似古戰場之戰爭一幕。迨戰爭至於廝殺高峯，余詢張曰：『姐知之否？四邊伐鼓雪海湧，三將大呼陰山動；岑參先生歌詠戰爭之偉大場面，蓋卽象徵此時情況也！』張已無復成一語，僅斷斷續續，獨自呻吟而已。余詢之何爲不語，張嘆曰：『鞠躬盡瘁，配而後已，猶有何言哉？』余曰：『錯矣。鞠躬盡瘁者爲我；姐不見我刻猶鞠躬如也耶？』

廝殺數百回合，猶未鳴鼓收金。斯時也，張額上之汗珠淋漓然，胸前之汗水則涔涔然；而喘呼之聲亦大揚，嘖嘖焉充塞整個空間。顧其手慌脚亂，驟失招架之力，始知其人漸感不支，潰敗在卽矣。余乃戲之曰：『堂

堂一位巾幗英雄，還比不上一個初出茅廬小夥子，阿要坍台哇？」張出雙臂，緊摟余之腰，柔聲曰：『小滑頭，儂阿是要我死撥儂看？打戰末，應該打打歇歇，啥事體要三弗罷，四弗休，極形極狀來邪氣？』余曰：『弟乃蓋世英雄，神威得天獨厚！對於作戰，力主持久；蓋愈能持久，愈增興趣，決不^懈程咬金之虎頭蛇尾，看着賣相蠻嶄，實骨子祇有三斧頭也。若夫老甲魚，雖然雄心不死，碰碰佈陣出馬；殊不知剛跨上馬，即被對方殺個下馬威，結果弄得抱頭而竄，真真鴨屎臭哉！像老甲魚格種情形，倒蠻合乎杜甫兩句詩，詩曰：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；儂想想看，阿對弗對？』

張似不欲余之語鋒涉及董事，急又在余背闊落一掌，止余曰：『不許儂再取笑老甲魚，省得講講，又要惹儂小滑頭動氣。現在算儂本領高強，甘拜下風，那末儂總可以休息一歇哉！』余不從，聲馬揮鞭如故，張復在余背闊落一拳，吃吃笑曰：『那能一眼弗肯聽閒話，我要儂停停，養養精神再來。高適作樂府燕歌行，最後二句爲何語，弟其知之否，』余問曰：『其二句即係：君不見沙場爭戰苦，至今猶憶李將軍？』張吻余唇，媚然曰：『弟既喻此爲戰爭，戰爭固屬苦事也。吾倆鏖戰多時，我仍絲毫不感疲憊耶？』余曰：『姐出斯語，未免笑話其鼻涕哉！既做英雄，無不視死如歸；疲倦乃小事耳，真弗擺拉心浪！姐能摘取高適之句，弟何嘗未能引用王翰之句？』張曰：『唐詩三百首中，王翰之詩爲最少，索之僅一首七言絕句涼州詞耳。』余然其說，曰：『姐謂王翰僅涼州詞一闕，而弟所指者，即涼州詞之後二句也。』張略加思索，忽嚷曰：『要死快哉！要死快哉！王翰之詩云：醉臥沙場君莫笑，古來征戰幾人回；儂如果照詩學樣，豈非死拉我個肚皮上哉！』

張言已，格格不止，余被罵，隨之哈哈大笑。笑則飄飄然如羽化登仙；余登仙矣，而張亦然。余曰：『杜甫詩云：飄飄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鷗；則形容此時情形也。』張屏息不語，余又曰：『今茲頗似駱賓王之詩曰：露重飛難進，風多響易沉。』余未畢詞，張忽大聲呼號，余亦嚷曰：『好呀好呀好呀！李太白句曰，抽刀斷水水更流！弟今行將抽刀下馬哉！』

自是，馬行遂由駸駸然之馳驟，漸漸降至放轡緩步。身爲騎師之余，既無氣短鳴咽情形，張亦怡然自得，呼吸隨之由急促而歸正常。予不多時，張伸手取床頭開關，掀亮電燈，見余猶搖搖擺擺，坐鞍上不忍遽離，不禁刮臉羞余，粲然曰：『弟出李白之句，謂將抽刀下馬。爲啥還要大搖大擺，戀戀不捨？』余靦腆笑曰：『阿姐非要催三催四好哇。』暴風疾雨之瘋狂時代，雖成過去局面，若云抽刀斷水，辰光則仍嫌早也。莫如讓我騎在馬上，多白相脫一歇，再研究研究實際情形，或者能够繼續發表幾句唐詩也。』張投余白眼，罵曰：『小滑頭個花樣經，那哼直梗多法？既云暴風雨時代已來矣，那末依舊登拉上頭，有啥滋味？』余止之曰：『爾爲爾，我爲我，性別不同，上下互異；則雙方所體味者，其味自各懸殊。是以姐姐適所獲得之快感，似未能與弟相提並論，弟尙需補其未足，辨其回味也！』張出天真表情，推余曰：『弗管弗管！下來下來！啥叫啥上頭下頭，一隻嘴巴煩是煩得來！』

余不與爭論，依舊搖搖擺擺，大踱方步。踱又良久，詩興果爾勃勃；乃輕吻其粉頸，告之曰：『姐姐聽清楚，詩又來哉！此時我所感覺之趣味，若引證唐詩，頗似劉春虛所作闕題中之句，其句則曰：道由白雲盡，春與青溪長！』張略加思索，旋即吃吃然笑，曰：『蠻好蠻好！斯二語含蓄良深，喻其意味亦相像，至少可批八十五分！』余表示愉快，又爲其解釋曰：『弟戀戀不捨，堅不倉猝下馬，蓋有道理在耳。其情形賽如孟浩然所言：北山白雲裏，隱者自怡悅！此際之我，儼然如遁世隱士，安樂於北山白雲中焉。』張笑益燦爛，讚美曰：『此詩尤佳，再加十分，而爲九十五分！弟不予思索，即能順口出之，聰明聰明，有趣有趣。』

余見張逾格稱譽，骨頭奇輕，復大賣弄唐詩，再與語曰：『正因深山足堪遜隱，以是弟之主張，甚願不時尋徑入山，多多體味山山水水之勝，如是方能深得個中樂趣。酒仙李太白，嘗撰名句曰：五嶽尋仙不辭遠，一生好入名山遊；詩中抱負，不啻爲弟之志趣寫照，弟與李白，誠所謂英雄所見略同，值得媲美映輝矣！』張閃鑠雙目，欣喜問曰：『弟距弱冠之年，尙差一齡。未悉生平嘗遊覽若干高山深谷，其能坦白爲姐直言否？』余

面不變色，僞稱曰：『一場刮子，祇白相過兩處山水。』張曰：『捨姐而外，其一卽司徒耶？』余領首然其說。張又眇其一目，嫵媚問曰：『苟以司徒比我，請弟不必繫乎感情發言，此兩座山水，究推孰之風景爲勝？』余曰：『司徒之山水，平淡無奇，彷彿花盆中之假山假水，可望不可遊，多望且感索然乏味。姐則不同，其奇勝，足可與廬山烏龍洞之瀑布，不相上下也！』

張癡笑不止，先格格然而後吃吃然；笑且舞蹈手足，轉扭腰肢，流露其內心之極度喜懽。是時余坐鞍上，幾已無法穩定，乃乘勢引退，一躍下馬。甫下馬，卽舉王維之詩，高聲嚷曰：『王維先生嘗言：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今茲弟已遊盡三關六碼頭，跋涉之餘，手脚皆疲；因此需要換一方式，接受王大詩人之指示，讓我坐在儂身邊，篤定泰山欣賞欣賞哉！』張仰臥不動，亦不探取片襦寸縷蔽遮；唯美目盼兮，笑靨深凝，軒然詢余曰：『隨便啥物事，儂統統看過，蠻過，弄過，白相過。還要啥個欣賞弗欣賞？』

余遂以手指，指余雙目注視之處，曰：『啫啫啫啫！弟想欣賞者，依舊迭個地方也！迭個地方，果似烏龍洞瀑布；年年有人登廬山，然而年年百觀不厭，倘或搜索唐詩將其比擬，其詩蓋多乎哉也！』既而余欲列舉唐詩之句，不意張忽於枕下，出一綢帕裹其左掌，掩余之唇，阻余續言。余初楞然，張旋以右手食指，指一處命余俯視，嗤嗤笑曰：『何不先看看儂自家，格種樣子阿要賊腔之至？李白之詩曰：蠟燭有心還惜別，替人垂淚到天明；儂現在依舊眼淚滴滴嗒嗒，殆或存有惜別之情耶？』

張言已，閉目縮頸，意似示其所引之詩，形容恰當。余表示服膺，轉以此爲調笑材料，與語曰：『姐之學問，畢竟遠勝於我。例以此二詩之十四字論，譬方微妙微肖，洵謂恰到好處，應列優勝，足值分數一百分之！蓋姐喻其爲蠟燭，確似蠟燭；喻其爲蠟燭垂淚，又果似蠟燭垂淚；名詞妥切，形容不爽，真是出口驚人，令人甘拜下風焉！』張不語，猶閉目抿唇笑。余又曰：『况蠟燭之爲物，倘不流淚，遂覺平淡而平凡，此或蠟燭必有蠟燭脾氣，不哭不能稱快也。若夫蠟燭愛惜淚珠，力稱好漢，豈非一年到頭硬綑綑，變成冷血動物也哉？』

張微吁其眼，媚然曰：『濃有蠟燭脾氣哇？』余頷之，並自承曰：『對哉對哉！不特弟個人如此，實則普天下蠟燭同志，亦莫不個個善哭；於焉碰碰眼淚鼻涕一大堆，真是賤骨頭坯子！』

帶聞余語，欣喜萬狀；先則輕輕鼓掌附和余說，續則手執綢帕爲蠟燭拭淚。余欲拒之，曩曰：『還是各管各，各人自掃門前雪罷！』儂也望望儂自家，儂個大門外，一樣亂七八糟！張低頭自顧，余則指其所顧之地，頌揚曰：『苟謂姐姐山水之妙，則如岑參詩人所言：青槐夾馳道，宮館何玲瓏也。』張竭力捧余之腿。余復曰：『宮館雖然巧小玲瓏，而今大門已掩，裏面情形，從此看弗見哉！此等情形，有三詩可以見證：其一，王維詩曰：山中相送罷，日暮掩柴扉。其二白居易詩曰：又送王孫去，萋萋滿別離。其三，則李商隱之詩曰：高閣客竟去，小園花亂飛！』

張樂不可支，乘余不備之際，忽爾將燈滅熄。幸有印於壁間之一抹月光反映，室內諸物體形，猶各保留其清晰輪廓；而張之全裸軀體亦然，峯巒起伏，阪坡蜿蜒，浮現於黛色簾席間之曲線美，殆不亞於油畫上之夏娃也。余一手遊於峯巒之巔，一手行於阪坡之下，與語曰：『彼此一搭一擋，一吹一唱，可謂老吃老做矣！而况阿姐阿弟，大家自家人，嚙啞難爲情出來；如果碰關電燈，反而變成弗親熱哉。』張甜然而笑，曰：『偏生弗撥儂看哉！多看本來有啥看頭，看來看去，儂已看得熟湯氣哉！』

余以詩興未盡，復將電燈開啓，詎甫一亮，旋又被張所滅。余薄責之曰：『看看弗會缺少一眼啥，爲啥要緊弗煞關燈？儂出身專學校，我現在也算美專學生，大家都是研究模特兒同志，應該俗不拘禮。儂啥道理要另有一功，氣量小是小得來！』張再度力捧余腿，問曰：『儂個唐詩，阿是嚙不講完？嚙不講完，儘管暗頭裏講，何必一定非開燈不可？儂要曉得，角落三姆一眼眼地方，難板看看蠻好白相，一徑看下去，是會打噁心格！』語已，強余倒臥，撲余入懷，又柔聲解釋曰：『熄燈非爲他故。蓋因室中光線，通宵燦明，樓下侍女傭婦聲，見之必竊竊私議，將嘗吾倆會焚無厭耳。』

余既倒臥，體力漸感不支，微有倦意。張則興奮如舊，猶絮絮勸余閒談。所談範圍，不外銀行領款，購買手錶，添製西裝數事；對司徒則絕不提及隻字。余輒漫應之，曰：『蠻好蠻好！』或曰：『曉得哉！曉得哉！』談有頃，張見余回營單調如是，旋又啓燈向余探視，且搔余之腋脅，媚笑曰：『弗許睏！弗許睏！儂還有啥唐詩，再講幾句出來聽聽！』余初不從，終因不勝搔擾，故意要挾之曰：『囑弟續談唐詩，不敢違命，唯有一條件，須姐許諾；否則鈞弗起精神，雖談索然乏味也！』張不解，詢問何事，余曰：『一不許關燈，二不許回手。撮要言之，弟欲實行所謂摸骨談相，摸個痛快，談個十足也！』張霍然翻身仰臥，應諾曰：『亞開亞開！小滑頭要那哼，祇好聽儂那哼。反正我的就是你的，姐又何吝於弟之數摸耶？』余之睡神，於焉盡驅，遂重振精神，欣然坐起。比坐定，出以古代詩人之飄逸瀟灑酒風度，欣賞屏覽於余身畔之風景區。俟往復觀察有時，余始大聲嚷曰：『詩又來哉！』

張兩瞳矍矍，翕矍矍然；其視線則專注余之右手，意似伺窺余右手，究作何種動作。余至此果舉右手，沿風景區之高峯，順勢而下，先經平原，再越森林直下，抵於山麓之墜道間。墜道外有門戶，第因長年隱於山谷之中，不見日光，不特蒼蘚叢生，抑且潮溼無比。余如入山考古專家，俯首觀察，悉心研究；豈意研究良久，索之腹中，未獲一句較爲合適之詩。張催促曰：『喂喂！看仔介交關辰光，屁也弗撒一個，阿是看得出神，看得閒話都弗會講哉是哇。』余吐舌扮鬼臉，答曰：『完結完結，我個牛皮吹豁邊哉！唐詩三百首，一場刮子祇有三百首，好句子原弗是無不，可惜統統用在司徒身上，現在竟想弗出半句來哉！』

張聆此數語，頻頻舞其臂，嗔唇伴作不悅表情，曰：『弗管弗管，儂阿是存心跟我打綑。儂說要開亮電燈，摸骨談相。此刻電燈介亮，儂看也看過，摸也摸過，啥講究依舊無不一句閒話？』余嘻嘻笑曰：『交關抱歉，邪氣抱歉。』張曰：『何不仔細想想？』余閉目思索有頃，仍不得要領，搖首嘆息曰：『直梗看來，相面先生迭口飯，直頭弗容易觸祭！』張聳肩掩唇笑，曰：『弟欲形容何物耶？其物若無法直接引詩表達，則舍而言

他，未始不可也！』余之右手，又復伸至墜道門戶之外，以一指撥撥掬掬，爲其告曰：『依弟之意，擬將此墜風景，喻爲山麓下之墜道。既目之爲墜道，自應出以合乎墜道之詩，方稱脗合。其奈搜遍一集唐詩三百首，竟無一句足能形容，實非始料所及者也！』張投余白眼，罵曰：『笨來！言山可，言水可，啥事體促里促咯，非要譬方墜道不可耶？』經此提示，余如夢乍醒，果爾恍然大悟，拍掌附和其意見曰：『苟捨墜道而作抽象之形容，固不處無佳句之摘用也。弟今試舉其一，乞姐批評可乎？』張點頭示可，曰：『我來替儂批分數！』

余大樂，右手遂再遊其地。然一手動作甚感不便，未幾且伸左手襄助；因之二手合作，果獲揣摩掬掬之功，使其地之外形內景，澈底收入眼中。默察約歷數分鐘，余不禁哈哈大笑，告張曰：『若指此時此地之情形，頗合宋之問先生之詩，詩曰：江靜潮初落，林昏瘴不開；斯二句得其神似，堪稱佳作矣！』張粲然曰：『果然不壞，可批百分！』余曰：『再顧其外，則似王維之詩所稱：山中一夜雨，樹杪百重泉；請問姐姐，樹爲何物，泉又指何物，能道其詳否？』

張聞余言，吃吃然笑不成聲。且笑且以右手食指，凌空指示一處，曰：『樹者，樹林也；樹林者，卽在這個地是也。樹林雖言樹林，實非樹林；然而雖非樹林，不妨誇張其詞而曰樹林；斯則作文必須強調形容之意也。至於泉字，固亦擴大渲染筆法之一種，一般咬文嚼字之輩，或許病其比擬不當；實則此乃日本作家橫光利一之新感覺派筆調，亦卽吾倆作畫時所常用之抽象派作風。表現技巧已趨高峯，豈是若干庸俗之人，所能理解其藝術者哉？倘或縮小其形容程度，力求所謂通俗大衆化，則其註釋，應曰：樹，意卽指草；泉，卽指露珠；並而言之，則曰：這方小小草坪上，處處沾有露水是也。我直梗予以解說分析，儂看對哇對哇，阿對阿對？』余嘆服曰：『蠻對蠻對，妙極妙極！』張喜甚，問曰：『然則山中經過一夜雨之後，情形又如何？』余曩曰：『慢慢交來！儂既問到格一層，我又要摸骨研究一番，方才能够回答也！』張眇其一目，笑曰：『那末儂再摸摸看！那末儂再摸摸看！』

余初俯首凝視，並出左右手，再度左按右挪其墜道門戶，作縝密之觀察。觀察之下，余曰：『若問山中夜雨後之形狀爲何如，該合二句詩，則曰：空山新雨後，天氣晚來秋。』張曰：『此二句似亦出於王維所作？』余應曰：『果爲王大詩人之句也。至若山外風景奚似，其一可引李白之詩，曰：山隨平野盡，江入大荒流。其二可引韋應物之詩，曰：落葉滿空山，何處尋行蹤。其三又爲王維之詩，其詩則云：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無中。』張略將三詩，稍予推敲，媚然曰：『如此看來，而今山中捨流水落葉而外，餘則空空如也，一眼嚙啥啥哉是哇？』

余依然按按挪挪，繼續掉鬮揣摩不息，然後點首然其說，曰：『果真一眼嚙啥啥哉！這種空空洞洞之勢，令人易興悵然之感。其情形誠如劉長卿之詩所言，蓋卽：飛鳥沒何處，青山空向人耳。』張忽昂首向余探視，視則目光集中一處，掩唇笑曰：『飛鳥固未嘗失蹤，不過弗高興再飛進深山去哉！』語已，復伸手撫摩飛鳥之胸脯，曰：『喂！儂阿是來拉打嗑脫，飛弗動哉是哇？休息休息也好，現在山里向空氣弗大蕪，飛進去嚙啥滋味，還是等拉此地呼吸一眼新鮮空氣，養養精神！』飛鳥被張玉手撫摩，受寵若驚，驟然又昂首伸頸，殆有振翼重飛之意。張顧而吃吃笑，改握飛鳥之頸，曰：『嚙唷嚙唷，儂還想再飛一趟是哇。馬馬虎虎，明朝再飛阿好？』余曰：『飛鳥頸頸硬硬，弗肯聽儂閑話，我看不如讓伊自由好哇？』張曰：『弗要攪七念三，太平一眼罷。』余莞爾嘆曰：『吾欲太平，其奈飛鳥不願太平，殆亦無法可想也。』

張緊握飛鳥之頸，不稍釋手；並頻頻睜瞳刮臉，罵余爲小滑頭，曰：『好哉好哉，弗要三弗罷，四弗休哉。過仔今朝，還有明朝；照儂意思，明朝倒好像弗做人哉！』余曰：『弗飛嚙不關係，讓伊再進去白相相，散散心，嚙啥道理。山中風景蠻好，祇有伊能够飛到里向，看看明白。』張媚然曰：『決計明朝罷！反正格座山頭，弗會再放別人進去，請儂放下一百廿四個心好哉！王維詩曰：襄陽好風景，留醉與山翁。從此以後，山翁就是儂小滑頭，別人那再資格？』余表示反對曰：『李白嘗云：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；此中

意義，姐未知之耶？」張曰：「儂明朝又弗翹辮子，急點哈拉？」余曰：「如果明朝萬一嗚呼哀哉，那就來弗及哉！李太白還有兩句詩，是說：且樂生前一杯酒，何須千載身後名；這個意思也是說：浮生若夢，爲權幾何。是則爾我此時不圖盡歡，豈非變成阿木林，而又變成阿土生哉？」

既而余乃捧開張之手，意欲鼓勵鳥之入山。張堅不從，急出雙手擋阻山谷之外，吓吓連唾涎液於余頰間，作聲明曰：「毋再小囀脾氣，其速聽姐之言可乎？總而言之，我的就是你的，捨弟而外，不容他人再効問津之漁父矣。姐視他人，無不厭惡，任何威脅利誘，均不足以奪吾之志。其意卽孟郊之詩所示，則曰：波瀾誓不起，妾心古井水也。今後視弟自不同，當合元結先生之詩，其詩乃曰：唯將終夜常開眼，報答平生未展眉焉。」余曰：「姐姐腹中唐詩，原來不少！」張笑曰：「盧綸有詩云：少孤爲客早，多難識君遲；斯二句，大可象徵姐之一生，兼復代表吾倆之關係。然識君雖遲，我不嫌其遲；則緣姐之一切，自茲皆屬於弟，身心一致，俱歸弟有。待弟既不二三其心，所望於弟者亦然；弟其能諾我，又能踐守諾言否？」

余恐張將因此引起司徒問題，嘖嘖叨叨，不能成寐。爲欲斷其話鋒，溜言相慰曰：「一言爲定，各無反悔，亦冀互不變心！弟之與姐，猶如影之隨形；形東而影東，形西而影西，形如毀滅，影必消失！並望彼此永恆不離，同生同滅，由今日而之明日，而之後日，歷無數今日明日後日，至於終身可乎？」張愉快幾至無可言狀，伸手搔余入懷，暢吻余之脣頰，溫柔呼余之名曰：「弟言如是，吾心大慰！何日老甲魚來此，姐當向伊提出分手條件，從此隨弟去也！」余未置可否，旋即倒身而臥。時將黎明，余等精神肉體，皆甚疲憊，未幾卽酣然入夢。翌日，余又先張起床。日已中午，遇侍女小蘭於室外樓梯之畔。小蘭見余，刮臉羞余曰：「惡形來！我在門縫裏，統統看清楚哉！」

余趨前握小蘭之左腕；既握，進而撫其臂。小蘭雖不稍予掙扎，兩瞳則眈眈然嚴密監視。而其右臂且橫而掩蔽胸前，殆似預防余之襲擊。余見小蘭監視防範一至如此，忍俊不置，告渠曰：「放心好哉，我決弗會揚儂

便宜頭。表少爺雖非大亨，蠻有人格；即使嚙不人格，也要等待闖仔房門，才肯隨隨便便。現在太陽直槓大，又直槓高，我真是君子來邪氣，恐怕孔夫子也嚙不我介老實！」小蘭撇唇笑曰：「謝謝一家門！表少爺想做孔夫子，上海灘上個男人，都要變成孔夫子哉！儂說日裏向，做人君子來邪氣；格種閑話祇好騙騙別人，我是統統看清楚哉！」余問曰：「儂看見點啥？弗要擺我噉頭好哇？」

小蘭雙頰緋紅，驟然揮余之手，返身遁至梯間，回顧曰：「哈人擺儂噉頭！房門洞眼，賽過西洋鏡。昨夜半夜三更，我完全看仔細，看明白哉。電燈一歇開，一歇關，儂同少奶奶忙是忙來，要好是要好來！」語已，旋又刮其臉，嘲余曰：「少奶奶毛病剛好，祇能算是半隻老虎；照表少爺直槓窮兇極惡打下去，我真替少奶奶担心；不過，事體看拉我眼睛裏，放拉我肚皮裏，請儂表少爺放心；我是弗會搬嘴舌個！」遂疾然登登下樓，比抵樓下，又仰首視余，曰：「表少爺不必下樓來，我去替儂倒面湯水。」

迨余仍回臥室，張已披衣起身。余告以小蘭所言，並發表意見曰：「小蘭雖為姐之心腹，亦須處處提神，事事預防為佳！彼屬村姑出身，少不更事；對於人與人之關係，好惡之分，純粹繫乎感情，而非出諸理知者。要知理知之維持雖難，將其擊破亦難；感情之連繫雖易，將其損傷亦易；是以小蘭與姐，一旦設因小隙破壞感情，則後患之多，當必不堪設想！以目前言，小蘭不特知我與姐，抑知姐以經濟助我，甚而並悉弟之寓所，以及職業關係；他日苟向老甲魚源源本本，和盤托出，豈不糟而羔之耶？」張略加思索曰：「吾甚信任小蘭，無虞其變。今弟既熟思若此，邇後當更予以注意可耳。依姐之意，對小蘭如待之以寬，誘之以利，皆為上策，亦即收買人心之基本條件。此二點倘或不足憑恃，姐尚有方法，力可制之。」余問曰：「姐之方法，究何謂耶？」張媚然曰：「千句併一句，無非又挑儂嘗嘗河豚魚之滋味耳。」

余初以為張所言者為偽，不禁大笑。張洞悉余意，曰：「為吾倆本身利害言，殆有侮辱侍女之嫌；實則小丫頭老早看中儂哉，那末趁此同伊搭訕搭訕，無所謂也！」余曰：「小蘭蹤或不拒，姐亦不以為意耶？」張猶

未及答，小蘭旋又端水入室。

小蘭甫入，張即揚眉示意，囑余暫時出室迴避。余從之，含笑行，小蘭不明個中底蘊，猶阻余外出，曰：『熱水已備，表少爺不速洗面刷牙，猶往何處去耶？』余戲言曰：『活把戲早爲小蘭妹妹拆穿，吾已無顏見人，唯有跳黃浦去哉！』小蘭縮頸聳肩而笑，曰：『表少爺講閑話，總是噓頭噓腦，好像唱滑稽調劉春山！啥叫啥拆穿弗拆穿，放心好哉；吾之腹，無異保險箱，任何秘密藏入保險箱內，保險弗會洩露一眼！除非有人拿出一把保險箱鑰匙，方能撥伊打開看看，否則休想休想！』余曰：『此何難哉，此不難也！若指保險箱鑰匙，吾備之久矣；唯尺寸之長短大小，是否適合汝之保險箱，不得而知。小蘭如表高興，彼此不妨試驗一次，研究研究我之匙，到底能够插進儂隻保險箱的洞眼哇？』小蘭瞪目頓足嚷曰：『弗管弗管，表少爺又在場我便宜頭哉！儂隻鑰匙，祇配另外一只保險箱，而且已經用過好幾次哉！』語已，移其目光睨視張之面龐，相對作會心之微笑；余則乘機離室，予張以發言之機會。

余出。張果與小蘭開始談話。然雙方唧唧嚙嚙，語音細微，含糊幾不可辨；余雖附耳於板壁間竊聽，是亦無法得其内幕也。談有頃，忽聞小蘭吃吃然之笑聲；笑聲或斷或續，殆有雖欲抑制，而又不能抑制之勢。笑良久，小蘭失聲言曰：『弗能够！弗能够！格種事體，絕對弗能够！我曉得表少爺，人蠻蠻好；不過，不過，少奶奶，儂叫我那能講好？我的心，現在正在蓬冬蓬冬，跳得邪氣厲害哉！』繼又唧唧嚙嚙者多時，談話方告一段落，復聞小蘭沉吟言曰：『眞眞難爲情來西！我心里駭是駭來！』張勉勵之曰：『胆量放大眼，有啥駭頭拉？』斯語而後，張乃高聲呼余之名，囑余入室。

余復入，先顧視小蘭面部。見其粉頰緋紅，羞人答答，其美一若出水芙蓉，較昔倍增姣媚之姿；雙瞳復熠熠閃爍，盪漾無限熱情；論其妍好，蓋屬質樸之鄉村處女味也。余佯爲不知，且出疑訝之狀，問小蘭曰：『小蘭妹妹兩頰灼紅殊甚，或因保險箱一語，而遭少奶奶之斥責耶？果如所料，則少奶奶之氣量，未免狹窄矣！』

小蘭雙手搖搖，粲爛笑曰：『一眼瞧弗事體，表少爺又來纏弗清，疑心病重是重來！』時侍女復爲余注熱水於盆，命余抹面。余稱謝之曰：『每次麻煩儂，交關過意弗去！』小蘭懔然無言，匆匆出室；張覩其背影，嘆曰：『吾已將其陷害矣！』

小蘭步履之聲漸遠，余請張官佈談話內容，張則堅守緘默。余曰：『儂葫蘆里，賣點啥個藥，總應該撥我曉得一眼才好。否則弟之腹，容量有限，勢非脹出膨脹毛病不可！』張之表情殊紆譎，問曰：『弟欲知其詳情耶？』余應曰：『蠻對！蠻對！請儂爽快一眼，不必賣暗關子！』張挽腰格格笑，曰：『前云無非挑儂嘗嘗河豚滋味一語，實誑言也。弟信以爲真，足徵人小心不小，貪而無厭之甚矣！弟雖備有萬靈鎖匙，力能應用於任何保險箱。然此一鑰匙，固較普通出品爲堅實合度，易使主顧引起好感，惜乎其體質究非鋼鐵鑄鍊而成，多用難免損壞！弟若恣意濫用，逢筭開啓，遇鎖試驗，終有一日遭遇折斷之命運也！』余曰：『弗礙弗礙！弟之鑰匙，雖爲姐之保險箱所專用，但於必要時，倘獲姐之允許，則難板代客服務數次，亦可拆眼外快。』張刮臉羞余曰：『老面皮哇？儂拆外快，我要受到損失矣！』余曰：『姐姐適與鄉下姑娘，竊竊私語多時，其屬別有控制之方法耶？若然，姐又何須自稱將其陷害哉？』

張復俛腰格格，堅不吐實。余遂不復再言，取水洗面；余畢，張繼之，然後審其對鏡化妝。張之眉，天然有縷，素未經過刀剪修理；其眉倘引司徒相對比較，則司徒之眉，完全出諸人工，視之似美而非真美，不若張之眉，富有耐味焉。余指其眉讚美曰：『姐之兩條眉毛，真是刮刮叫！』張粲然曰：『素喜此種形式之眉，故吾筆端之美女，其眉輒與姐同；此或好其所好之意耳。』余曰：『司徒之眉，消失於刀鉗之下，重現於柳炭之中，雖美而俗，俗不可耐！若將貨比貨，不及姐姐遠甚！』張莞爾曰：『司徒之眉，純粹都市女兒線條，雖俗，人人不嫌其俗也。以我觀察，新嫂嫂處盼盼小姐之眉爲最美；審其色澤形式，又勝姐遠甚！』

余聞張讚譽處小姐之眉美，不禁大樂。張自鏡中視余面呈喜色，訝而問曰：『吾道新嫂嫂之美，弟竟欣然

有得色，理由安在哉？」余被究詰，乃迅速應變，指張之眉梢曰：「虞小姐非爲吾婦，彼之媿妍與否，干我屁事？適之所以笑，蓋除姐姐，司徒，及新嫂嫂三人而外，又復思及一人也。其人之眉，似較新嫂嫂之眉爲尤美！」張愕然，詢余指者爲誰何。余曰：「其人，蓋卽此間侍女小蘭耳。小蘭之眉梢未散，斯爲真美！」張罵曰：「原來弟猶念念新保險箱耶？」

余搔首悵，否認其說；並盡出余之見解，大發謬論，曰：「姐謂我念念於新保險箱，是不啻以小人之心，而度君子之腹，未免否定我之人格，將我厚誣矣！弟之稱譽小蘭，純粹基於藝術觀點，出以審美眼光；其情形正如欣賞明朝大畫家唐伯虎之美女畫，評判完全客觀，未嘗滲入半絲半毫之副作用也。以弟管見，姐之眉果美，虞小姐之眉亦不惡，然嚴格比較，是仍不及小蘭之眉。小蘭來自鄉村，來自自然，一切不加琢磨，俱各保留其天成韻味；不特渠之兩道眉毛如是，進而研究其他部份，殆亦無一不然。要知雕琢之美，裝飾之美，雖善而非真美，所謂真美者，應有其健全之體格，與夫健康之生命，反此則屬病態；若云病態之美而能混稱爲真美，斯乃盲目之談，豈可憑信？姑以金玉翡翠瑪瑙言，愈施以精緻之鏤刻，是愈摧殘其體格，剝削其生命；人類蓋亦一樣，體格愈裝飾則愈脆弱，生命遂隨之蒙受影響也。况小蘭猶復維持其處女風味，尤屬美之高峯；則緣處女爲人間之至寶，得之者欣然而喜，失之者慄然而悲，得失差別之遠，初非尺寸所能測量。姐不聞會樂里羣玉坊之書；妓院，例有燃點大蠟燭之典禮耶？彼人肉市場尙且如斯，他不遑論；故弟應振臂大聲疾呼曰：處女至高無上！新保險箱萬歲萬萬歲！」

余於呼口號之際，且高舉右臂，歷久不垂。張睹狀，斜瞳吃吃笑，罵曰：「弗要骨頭輕！僅僅一個小丫頭，果真值得如此大捧特捧耶？觀弟之言，知汝之熱戀小蘭，當不自此時爲始；由是且可揣測昔日不斷戲謔小蘭，確有野心之嫌也！」余宣誓曰：「喂喂喂，儂弗要埋怨我好哇？嗆人對鄉下姑娘存有野心，絕子絕孫絕會孫，一生一世變成混賬王八蛋！」張急奔趨余傍，掩余之口，媚然曰：「講講白相相，不許罰咒！」余乘機問曰

：『然則姐與小蘭，適在房間談話內容，能够宣佈否？』張見余又問此語，竟置若罔聞，復回至鏡前，取梳理髮。余謂之曰：『姐姐弗肯洩露祕密，意欲劾小蘭之做保險箱耶？可惜此箱並非那箱，此箱我已開開關關多次，嚙哈希奇哉！』張曰：『對於彼箱又如何？』余笑曰：『恨不得立刻將那只保險箱啓封，存進一根金條！弗曉得姐姐，阿贊成哇？』余言方畢，小蘭又悄然入室。張見小蘭入，笑引余語爲其告曰：『聽見嚙不？表少爺要送一根金條撥儂哉！』

小蘭不明張作此語之用意何在，一時竟艾艾然無法置答；唯知流轉其熠熠有神之雙瞳，左顧右盼，頻頻探索余與張之表情。余喜其天真無邪之態，乃繼張與戲言曰：『少奶奶之言，千真萬確，未嘗汝欺。表少爺雖屬窮書生，尙存金條一根，今欲出以相贈，其歡迎否？』小蘭遲疑答曰：『唔人要儂送金條拉？現在金子價鈿邪氣貴，我是弗要！』余曰：『却之則不恭，儂如果拒絕不收，未免羞弗起我哉！我之金條，表天實買勿着，楊慶和也買勿着，完全得之祖傳，堪稱無價之寶也！』張聞余言，已吃吃格格，笑不成聲；小蘭不知就裏，猶含笑答曰：『既屬祖傳無價之寶，更應珍而藏之，那唔可以隨隨便便送人？表少爺也真來拉熟昏哉！』

余雖欲笑，仍力持鎮靜，與語曰：『金條固得之於祖傳，今則已成爲我之私產矣。我有處理個人私產之權，嚙不唔人胆敢出而干預。此一金條，昔會屢次寄存於少奶奶之保險箱，可惜少奶奶居心不良，輒有將其吞沒之企圖；我一想弗是生意經，所以決計送撥儂，讓儂放在儂隻保險箱子裏！』小蘭至此，始恍然大悟，不禁兩腮飛紅。失聲評余曰：『要死快哉！閒話講得介惡形惡狀，望儂肚皮痛，望儂爛脫舌頭！』余笑甚，張尤笑不可仰；小蘭投余白眼，曰：『表少爺真真老面皮，真真弗規矩來邪氣！好哉好哉，快眼陪少奶奶下樓吃飯，小菜擺出交關辰光哉！』

小蘭語畢，復視余抿脣一笑，遂端面盆漱杯之屬先出室；余與張隨之，相率下樓。是日菜肴，尤稱豐美，然索之不得辣椒，亦無拌以辣味者。余舉箸嘆曰：『嗜辣已成習慣，每飯非辣莫屬；今獨缺辣，難以下嚙矣

！時小蘭不在餐室，張曰：『小蘭知弟午飯於此，不致不備辣味，稍待或將並湯同進也！』既而小蘭端湯至，視之仍無辣；余詢之曰：『阿有啥個小菜，忘記端來哇？』小蘭搖頭曰：『小菜交關關，表少爺還想吃點啥？』余擲箸於桌，曰：『完結完結！今朝嚙不辣椒，格頓飯觸嘴弗落哉！』小蘭凝眸審余良久，始曰：『喔！一碗辣椒，忘記脫哉！』遂匆匆返身入廚房，復端辣椒至；余顧而樂之，曰：『他菜可免，此菜則不可少。徽州人素稱辣椒祖宗，無辣寧可絕食，以後切記切記！』

微罷，偕張同車赴四明銀行提款，兼程往亭達利購手錶，並往王順興定製夏季西裝三套。各事辦妥，歸已五時。張先登樓，余待欲尾隨，衣襟忽爲小蘭所曳，顧其態度，殊神秘也。余詢以何事，小蘭抿唇不語，唯暗暗向余招手，意似邀余赴花園談話。余含笑諾之，果隨之出室至花園。比抵花園，余執其一手，問曰：『召我蒞此，究爲何故哉？』小蘭兩眸油然，兩腮赧然，良久不能吐一語，若有不勝慚羞之態。余復慰之曰：『有啥閒話，儘管與我講；表少爺雖非保險箱，亦能嚴守秘密。本來我也打算同儂談談，要問儂幾句閒話。』

小蘭睫毛閃閃，頻頻眨眼作狐疑表情，悄然問曰：『表少爺欲以何語詢我者，可先言！』余曰：『午前汝登三樓，少奶奶嘗偕汝密談多時。吾頗欲一窺汝等所談內容，能否詳爲我告？』小蘭期期艾艾，反問余曰：『少奶奶未向表少爺，宣佈真相耶？當少奶奶召吾談話之際，表少爺曾出臥室迴避；故吾初疑少奶奶與我所言者，必皆得之表少爺授意。今觀表少爺之言，方知其事乃出少奶奶一人之主張也。』余撫其臂，示以極懇摯之態度，爲之告曰：『汝等所談爲何事，事前吾既未嘗授意少奶奶，事後少奶奶復不吐實，害得我肚皮，癢是癢來！』小蘭噤嗤笑曰：『少奶奶既未宣佈，恕我不能奉告。蓋因少奶奶再三叮嚀，囑我不可對任何人，洩露此一秘密也。』

白般誘之，小蘭依然祕而不宣。余迷惑殊甚，曰：『汝既不能爲我告，我固不欲強人所難。然汝此時命我來，用意又何在哉？』小蘭雙頰益紅，欲言又止者數次，方呆然熟視余之面龐，低聲曰：『表少爺兩目微赤，

似病沙眼。嘗聞人言，此種眼病，半由失眠所致，半由讀書過度，尚有一半，即屬受害於辣椒。喪少爺知之也否？」余笑其吐語天真，戲之曰：『所謂半，即二分之一，亦即十分之五；更如一隻床，儂關裏頭，我關外頭，各佔其半之半也。今汝指出三個一半，是則尚有一半，出自何處？』小蘭自知語病，掩唇吃吃出聲，曰：『我又弗會讀過幾本書，完全鄉下人，望儂表少爺原諒一眼，不必取笑我！』余曰：『阿有啥個閑話無不？』小蘭曰：『今日午膳，故意未將辣椒端出，意即不願表少爺，多食此物。辣椒有害無益，多食不特傷目，抑易損胃損肺；此等常識人人皆知，表少爺何以獨嗜有害之菜耶？』

余聞小蘭之言，不禁大為感動。蓋余暗察小蘭之態度，迥異昔日；嘗料鄉村少女之心弦，必受愚於張之誘惑矣。至是，余謝之曰：『以後決計戒辣！』小蘭似甚快慰，探手懷中摸索，曰：『我送儂一樣物事！』小蘭言訖，果自懷中出一紙包，授余曰：『慢慢交拆開來看！同時，還要請儂千萬弗能告訴少奶奶！』余顧紙包，薄而且小，面積呈長方形；大小有如火柴之盒。方欲展而審視，一窺內藏者究為何物？然為小蘭用手所阻，遂作罷。余戲之曰：『儂阿是送鈔票，撥物用是哦？禮尚往來，儂既然送我鈔票，我準定送儂一根金條，大家扯扯過！』小蘭不稍置答，唯掩唇吃吃，面紅耳赤而遁。余覩其背影，消失於廚房門內，始返身入屋登樓。並於樓間，展視紙包，乃知藏於其中之物；即一幀二寸之半身照片。余由此幀照片，益可推測小蘭之心境為何如；忽而復可斷定，張確將彼村姑愚弄矣！

既而登三樓，果適小蘭之囑，將贈照片一事，隱而不與張言。比及晚餐，菜肴中又復不見辣椒；張因而責問小蘭曰：『辣椒何不端來？忘記性重是重來！』小蘭視余一眼，曰：『今朝辣椒嚙不買着！』余曰：『算哉算哉！從此弗吃辣椒哉！我雙眼睛介紅，如果再吃辣椒，兩隻眼烏珠，一定吃得瞎脫！』張固無憊息食辣之意，特因投余嗜好，每餐必為備辣。今聞余出戒辣之言，附和曰：『辣之為物，害多益無；苟能不食最好，否則亦以少食為佳也。』余點頷善其說，張喜甚，小蘭則尤喜憚。

晚餐畢事，公擬過返一四六五號休息，張堅不放行，僅囑稍事散步，逕赴報社工作。余告以內衣已髒，勢須體換，張立命小蘭，代往檢取。小蘭去歷一小時，仍未歸來，余不克再待，遂驅車抵報社工作。俟報社工作完畢，出報社之門雇車，忽見小蘭驟然奔趨至余身畔，笑語曰：『表少爺！今奉少奶奶之命，特來相迎！』余初不知張囑小蘭來此迎接之用意，猶問曰：『我又非是三歲小把戲，要儂來陪做啥？』小蘭嫣然笑，用手指指搗搗曰：『據少奶奶言，彼擬從此將汝嚴加管束，並將監視汝之行動！吾不明少奶奶用心何在，殆屬表少爺，果有弗規矩個地方耶？』余曰：『我有啥個弗規矩，儂倒講講看！』少奶奶疑神疑鬼，真是來拉熱昏哉！』小蘭笑不可仰，視其表情，愉快中含有若干神祕之狀。余遂挽其臂，意欲偕其步行歸寓；小蘭則堅勸余雇車，余表示反對曰：『介要緊弗煞回去做啥？』小蘭笑曰：『蕩馬路耶？』余曰：『阿拉蕩到旅館裏去談談！』小蘭若有感觸，瞠目不言。余再度試之，與語曰：『旅館里向交關好白相，跟我一道走一趙好哇？辰光多少弗在乎，祇要儂肯去！』

余原無污辱小蘭之心，所以向渠如是云云，用意殊單純，志在笑謔取樂耳。詎小蘭聞余言後，面無愷色，唯側臉斜眸，悄然嬌怯言曰：『表少爺，汝欲偕我赴旅店，偷被少奶奶探悉，將如之何？少奶奶命我迎汝返小沙渡路，蓋即盼汝速歸；今往旅店，豈非與少奶奶所期望者，適得其反耶？』余曰：『少奶奶爲少奶奶，表少爺爲表少爺，各有自由，互不侵犯，吾等嘗約法三章於前；是則不特歸遲無礙，縱使絕足不往小沙渡路，亦無害焉！』小蘭目光閃閃，嗔囑告余曰：『不能辜負少奶奶，否則吾心必感不安！少奶奶待君，可謂體貼入微，出以赤誠，渠常爲我言，表少爺設若一旦將其遺棄，則彼之最後退路，當屬自殺一途！』余曰：『此語得毋奇哉怪也？吾果有辜負少奶奶之處，與汝無涉；汝謂心感不安，理由何在？』小蘭自覺失言，急以一手掩面遮羞，吃吃笑曰：『儂弗曉得！儂弗曉得！裏面道理交關多，我弗能告訴儂。』

余與小蘭立談片刻，仍挽其臂，偕其散步；小蘭不復勸余雇車，且默然偕余並肩同行。時爲十時半，夜市

早息，街道寂靜。雖有若干商肆夥友，置榻或席地，取涼於通衢之畔，然因白晝劬勞過度，此際多已鼾聲呼呼，酣睡入夢。間或有假寐養神，促膝聊天之輩，見余挽小蘭之臂經過，輒投以好奇目光，甚有竊竊私議者。小蘭每遇此等情形，恆俯首不敢他顧，狀似無限羞澀。行多時，忽聞一人揚聲批評曰：『迭個赤老賣相，倒蠻弗錯，迭隻小娘面孔，也交關靚。可惜兩家頭衣裳，弗大相稱；一個像公子哥兒，西裝筆挺，皮鞋雪白；一個像丫頭大姐，老布鞋子，士林旗袍。看上去，準是大公館裏大少爺，搭上小丫頭，實行主僕戀愛，現在去開房開窩心哉！』

小蘭聆此，急速擺脫其腕，距余尺許前行。余趨而再度挽之，小蘭仍力圖掙扎；余詢何故，小蘭怫然曰：『表少爺攜我並行，殊失顏面！吾之額間，雖無傭女字樣，他人則能判斷我之身份；倘再挽手而進，惡劣之譏諷當更多也！』余慰之曰：『他人縱喻汝爲乞丐，亦無損乎汝之一毫一髮。汝之生命，汝之靈魂，汝之肉體，以及肉體間之內外各機構形狀，初無異於高貴千金；所不同者，僅汝之衣裳，次於一般千金小姐耳。他日吾將爲汝備新裝，仍經此路，保證無人復敢謂汝爲侍女，其理明乎？』小蘭雖默默無語，顧其表情，則略轉憂爲喜。行又久，余伴作太息曰：『腿已酸軟矣！如此遠長之福州路，竟未能發現一所較高尙之旅社，眞眞掃興！』小蘭媚然睨余而笑，旋指遠處一巨廈，問曰：『彼層層疊疊之高樓，非大中華飯店耶？昔日鄉親來滬，嘗於大中華宿夜，我會二度入內訪之，知之甚詳焉。』

小蘭之語甫出口，余卽格格狂笑無已。小蘭見余笑，頓時兩頰飛紅，慚愧之色濃然。余喜其天真，遂指遠處之巨廈曰：『彼屋果屬大中華飯店也！吾倆姑往稅一室，休息休息如何！設大中華已告客滿，則其南有東方，更南有遠東；其北有爵祿，更北有一品香。此四家旅社等級與大中華相同，入其內，無意鬧紛擾氣氛，假以談話，最爲合適。若此四者亦無餘室，則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再往覓尋弄堂小旅館如何？』小蘭嬌嗔曰：『一定要租旅館做啥？儂去我弗去，儂一個人去好哉！』余笑甚，詰之曰：『儂弗肯去，那末叫我一個人去，做啥事

『小蘭曰：『君非自稱腿酸乎？是則汝之入旅館，可以休息休息，歇歇脚矣！』余曰：『汝將獨自返回小沙渡路耶？』』

小蘭以齒啣唇，沉思有頃，答曰：『少奶奶命我偕汝同歸，烏可一人獨返？表少爺苟往旅館闢室休息，吾不妨候於旅社門前，以待汝出！』余摩其肘間之肌肉，曰：『汝若守候門外，成何體統哉？西藏路上，排列人行道間者，盡皆賣淫妓女，若輩貧血而又醜陋，殆無一人能逮汝之美麗者。倘有紅頭阿三經其地，疑汝亦屬妓女之流，綁架而去，強汝伴眠；屆時小蘭之小保險箱，焉能容納魯莽巨魔之大金條耶？』小蘭蹙脚不休，撒嬌曰：『啞啞！儂又吃我豆腐哉！阿有啥介巧，眼眼調紅頭阿三跑過，又眼眼調揀中我，我真弗相信！』余曰：『汝之容貌，美於羣妓係事實！立其中，猶如鳳仙花叢一朵牡丹，優劣立判，有目共賞！即使幸而不遇紅頭阿三，是亦難逃其他色鬼之目焉！』小蘭嗔唇曰：『我曉得儂弗轉好念頭，故意駭駭我！是哦是哦？』余挽其臂益緊，低聲與言曰：『謂我恐駭，誠厚誣矣！實則吾之邀汝入旅社，意即證明愛汝之甚。汝不聞表少爺之女朋友，多來邪氣；然而我能中意者，渺無一人也！』

小蘭至此驟然止步，若有所思。審其神色，似含蓄莫可言狀之紆譎。余不明其用意，隨之止步，以覘其變。小蘭嗔哂笑，問曰：『表少爺之女友中，有一人雙姓司徒，尙有一人則姓處，我已知之矣！』余覺小蘭吐語甚異。蓋張縱將余之一切告小蘭，當僅單言司徒，必不及於處小姐；今觀小蘭將司徒處小姐並論，殊多狐疑之處。余乃詢之曰：『此一消息，諒又得之少奶奶所告者耶？少奶奶疑神疑鬼，專門造謠生事，其言不足憑信！』語已，復挽其臂前行。且行且以語試探之，小蘭初尙保守秘密，終則爲余甘言所誘，方吐實曰：『吾所知，皆處小姐親口爲我告者。傍晚，我往君之寓所，檢取襯衫汗衫，褲襪等物，處小姐嘗背人與我閒談多時；以是表少爺之一切秘密，又裝進吾之保險箱矣！』余待進一步探問詳情，小蘭復提示曰：『大中華到哉！』

時，小蘭止步不進，雙眸炯炯然探索余之面部，意似覘余作何表示。察其態度，似羞澀而又洋溢熱情，風

姿倍見甜美。余益覺其天真可親，遂移挽其左臂之手，改撲其腰；既撲，且以四指按其小腹右側之腓肉。小蘭腓肉被按，不禁癢而笑；雖笑，不稍畏縮躲避，唯媚然告余曰：『馬路上動手動脚，阿要難爲情伐？』余曰：『如欲避人耳目，非無良法。大中華飯店茲已近在目前，吾擬攜汝入內小坐，未悉表同意否？』小蘭微哂答曰：『我弗管，隨便儂好哉！』余特試測渠之心理，詢之曰：『我倆同時入內耶？抑我一人獨往，汝則佇立門外，伺候我出耶？』小蘭撇唇曰：『我弗高興等儂！』余曰：『如是云云，殆非同入不可矣？』小蘭吃吃笑，曰：『我弗曉得！』余復向其調侃曰：『儂弗曉得，我一定要儂曉得曉得！蓋吾此時偕汝同往大中華，志在爲汝開啓保險箱也。吾知藏於小蘭保險箱中之秘密甚夥，今夕設不入箱探取，則機會失之交臂，未免可惜矣！』小蘭俯首無言，一若默許余請；余乃撲其腰，相偕而抵大中華之門外。

比抵門前，忽又思得一策，囑渠小待。余則獨自走入大中華之廳堂，繞行一匝；然後出而謊稱曰：『大中華生意交關忙。現在不過十點三刻，房間已經客滿哉！』小蘭頗感失望，低聲曰：『旅館生意那啻介好？』旋又頻轉其首，南眺北望。余知其南眺，係覓尋東方遠東，而北望則屬注意爵祿一品香。余因不欲令其敗興，與言曰：『姑再北行，赴爵祿一品香一試如何？』小蘭聞余言；欣然挽余之臂行，狀至親昵。迨詣爵祿飯店，余復如法泡製，獨身先入。其時爵祿下層，設有小型舞宮，亦曰爵祿，爲西藏路上所有舞場之規模最小者。舞宮大門，適與旅館部之賤櫃，咫尺相對。余入，猶聆樂器錚鏘，歌喉繚繞，知晚舞收場尙有待，遽爾復得一計。因即揚手招小蘭入，僞稱曰：『東也客滿，西也客滿；吃素碰着月大，心裏恨是恨來！現在房間既然開弗着，阿拉還是舞場裏向坐坐哉。』小蘭初殊失望；繼聞挈之蒞舞宮，轉又歡躍而喜；緣彼鄉下姑娘，雖履滯滯多年，迄未明瞭舞場內幕爲何如也。

既而，伴小蘭入舞宮，共據池畔小桌對坐。小蘭見所未見，至則左顧右盼，目不暇接，視一切人物動作音響色彩，俱有新奇之感。余乃爲之一一解釋，並指環坐池邊諸舞女，戲之曰：『若輩亦即保險箱也！然此等保

險箱，非常大衆化，凡遇金條，來者不拒。故人人可以隨時租用，且能隨意更換。未如汝之箱，不特擇吉開張無期，而開張之後，存戶又僅限我一人。若論營業情形，要算農最浪班哉！」小蘭大樂，不意脫口而出，吐其心曲曰：『我寧可生意冷清清，祇要表少爺一個存戶好哉！』余知鄉村小姑，已被情魔捉弄，致使一顆天真無邪之芳心，開始浮沉於茫茫無壤之苦海中矣。余本擬坦白表示，止其癡念，第恐損傷小丫環之脆弱心靈，徒滋意外，以故期期無從啓齒，欲言又罷者數次。

小蘭睨余默默無言，低聲含羞問曰：『表少爺，農在想啥個心事？農心裏向，阿是來拉罵我弗要面孔是啵？』余辯稱曰：『農弗要弄錯！表少爺聽到農格句閑話，肚皮裏向交關舒服！再等四五年，我從大學堂畢業，一定紅燈花轎，討農過來做家子婆。阿拉結婚禮堂，可以借三馬路狀元樓；再在揚子飯店，開隻浴房開算新房。女價相請少奶奶担任，男價相決定叫我朋友呂先生來做。結婚以後，我從此弗再賣啥命文章，住到農鄉下，想法開戶小酒店，我做老板農做老板娘，快快活活過些日脚。鄉下空氣邪氣，有山有水，有花有樹，真是神仙世界！三年住下來，我個身體準會胖得勝過拍胖子戲股秀岑；走起路來大搖大擺，神氣得弗是一眼眼苗頭，好像肉莊老板。農想想看，阿有趣來弗有趣？』

小蘭經余如此誇張形容，欣喜萬倍！於焉折其二肱擱桌面，兩手支頤，側耳傾聽。俟余語罷，溜溜然轉動烏油雙瞳，嬌媚笑曰：『吾家共有耕田黃牛四頭。』余曰：『好透好透！慢慢交，讓我學種田！』小蘭又曰：『吾家尚有老母豬十隻。』余曰：『我最歡喜紅燒肉，從此一年到頭吃弗完哉！』小蘭復曰：『鷄鴨與鵝，全村亦推吾家飼養特多，總計三四十尾。』余曰：『鄉末弗必開酒店，改開一戶鷄鴨行好哉？』小蘭笑吃吃，旋又曰：『吾家住屋，爲三進五開間，光線空氣均佳，適宜讀書做詩寫文章。庭院栽有梧桐三株，既高且繁，年八哥築巢孵卵其上。至深秋，桐子隨船形之葉飄飄落下，炒炒足有三鉢也！』余曰：『住在裏向，賽如呂純陽修道鍊丹，變成仙人哉！』最後，小蘭且言其私有財產曰：『吾之儲蓄，有銀鐲一雙，金戒兩隻，光緒皇帝銀

洋六十五塊，連號全新交通銀行鈔票一百五十元。猶有真玉兩方，得之祖父所傳；君可刻成圖章，印在箋紙間，包儂比木頭牛筋圖章好看！」

小蘭愈言則愈興奮，愈興奮則愈嘮叨不休；顧其神色迷濛，目光恍惚，固已沉醉於美好綺麗之幻想境界矣。余乃力捉其臂，譽其美曰：『儂邪氣漂亮，又交關標緻，我是真真歡喜儂！以汝之美，少奶奶不能敵，處小姐亦不能敵，日後養出一個小寶寶，至少應該像處小姐面孔一樣嶄！』小蘭驟然易其表情，曰：『提起處小姐，我倒想起來哉！伊叫我帶口信撥儂；最近恐怕要回寧波；否則，就是自殺！』

余不勝悵惘，堅請小蘭詳述履余寓之經過情形。小蘭凝眸注視良久，見余表情惘然不歡，低聲喟嘆曰：『處小姐之性格，沉默而幽靜。乍見其貌，頗易使人驚嘆彼之絕代殊色；若再深入一層透視，則又覺其美麗之反面，殆似隱藏一腔無從宣洩之怫鬱者然。以我揣測，處小姐之痛苦，大半或因表少爺而起；緣處背人偕吾談話之際，吾嘗睹其兩瞳潮潤，欲淚又止者數次。當時我會叩詢彼與表少爺之關係，處小姐熟思有時，愴然答曰：『房客與房客之關係而已！』小蘭語畢，復出手撫余之腕，張目問曰：『君與處小姐之間，究有何種糾紛耶？處小姐雖未坦白答我所問，吾則不難明瞭伊人衷曲爲如何矣；此種内幕，不外男女間一類事件，度勢諒屬表少爺，或有辜負處小姐之處也。』

既而，小蘭方原原本本，將昨晚邂逅處小姐之經過，盡爲余述。據稱：當渠奔赴一四六五號。嘗於客堂邊處小姐；其時，處小姐適獨坐默思，顧其容貌，若有重重心事之狀。渠初不知處小姐爲何人，唯因羨慕其美，不禁視之一笑，處小姐亦會報以一笑。迨渠入室檢取襯衫汗衫等物出，復於民厚北里弄口遇處小姐；於是處小姐復與點頭招呼，從而求渠允許作片刻之談話。渠未之拒，乃隨處小姐經哈同路而抵福煦路上散步，至是處小姐始自稱處姓，開始談話。

至若談話內容如何，小蘭約略言曰：『處小姐初則詢我是否張小姐之家人。繼詢表少爺與張小姐之關係

終則問我曰：「表少爺今夜是否歸返一四六五號？吾知處小姐所指之張小姐，必屬少奶奶；爲恐洩露表少爺與少奶奶之一段秘密，以是處小姐發問雖詳，我則一句未予肯定答復也。」至是，小蘭忽又天真嚷曰：「處小姐探問此等事件，用意不明，叫我那呼回答？今朝我真想弗到，夾忙頭里竟會碰着直梗一個難題目，阿要難煞我哇？」

余問小蘭究作如何回答，小蘭聳肩笑曰：「處小姐問我十句，我至多祇回答一句。而且回答伊個閑話，弗是一聲弗曉得，就是一聲弗仔細；有時候無以推却，我索性回答：最好請農去問表少爺！」余曰：「然則處小姐，何以談及司徒其人？」小蘭太息曰：「聽說司徒是個害人精！」余聞「司徒是個害人精」一語，胸臆忽爾空虛異常。而一顆心靈，更如鐘椎之擺盪不息；其音且蓬蓬然迴旋空洞之胸臆，一若空谷傳聲，大地處處響應。當時余嘗暗自思忖，預料司徒必因張亞姁事，遷怒於余，以是進而持處小姐之一切，作爲要挾手段；至司徒所以先余而向處小姐表示，揆其用心，不外利用處小姐爲傳聲筒耳。

至是，復請小蘭詳述始末；小蘭見余面有不悅之色，雖爲我直言無諱，唯先出以慰安之詞，然後始及正文。其詞乃曰：「表少爺毋須擔心，事體犯在頭上，嚙不弗能解決之理；我想司徒小姐弗見得三頭六臂，怕伊做啥拉？吾觀處小姐語氣，司徒似與表少爺，有所交惡；然究爲何事誤會，處小姐則未說明。處小姐僅述其大意，命我轉達表少爺；大意是說：司徒小姐已惱羞成怒，不特懷恨表少爺，甚將波及處小姐之安全。處小姐今日正爲此事，寢食不安；嘗稱表少爺不速助其解決，則捨返寧波一途外，唯有出之自殺矣！」

小蘭所言，果未出余之逆料。余視處小姐，內心固表萬分歉疚，但絕不因是而對司徒，稍存厭惡之心。緣人類鬥爭，無論施於土地，權勢，金錢任何方面，縱或至於極度劇烈階段，尙有退步讓步可能；獨唯愛情之戰，不甘絲毫示弱。况司徒胸襟狹窄，余所深知，彼所以有此表示，適足以證明其人格，前後膾合也。余方俯首默思良策，冀能藉以對付司徒；小蘭忽曳余之臂，問曰：「表少爺跟司徒小姐，到底啥事體鬧翻？又啥個講究，半當中裹帶着處小姐？阿是儂同伊拉，統有花樣經是吶？格種事體，倘被少奶奶曉得，濃恐怕更要嚙不自

由哉！」余被提醒，問曰：「少奶奶猶未知之耶？汝亦未向少奶奶報告耶？」小蘭嫵媚微笑曰：「儂個事體，我決弗撒弄是非！則因不忍目睹表少爺，處處身受少奶奶之束縛也！」

余頗讚許小蘭之精警謹慎，與言曰：「尙希繼續守此祕密，莫爲少奶奶窺破。俟吾將處小姐司徒小姐之事解決，兼而一刀斬斷少奶奶；屆時吾可無牽無掛，隨汝下鄉，從此弗高興再同她們，七搭八搭哉！」小蘭撒唇作不信狀，曰：「少奶奶殊標緻，處小姐則較少奶奶尤爲標緻；至於司徒小姐，吾雖不其人，度其容貌必亦不惡。表少爺棄彼三人於不顧，果能下此決心耶？」余曰：「美麗與否，嚙啥道理。我討老婆，又弗是預備開展覽會，要斤斤於面孔做啥？何況汝之美，無遜於彼等三人，小蘭倘能嬲我，得可償失矣！」小蘭白眼視余曰：「弗要吹牛皮！一人足抵三人，小蘭豈有資格哉？」余戲之曰：「小蘭迄今猶屬處女，彼儕則非也。憑此一端，汝能自豪！」小蘭赧顏不語，驟然掉首他顧，余復追問曰：「汝其直言！吾嘗暗中宣誓：倘非處女，雖爲中國銀行總經理之千金小姐，我也茄門！」

小蘭覷余一眼，立刻靦靦垂首；窺其忸怩含羞之狀，殆似表示其人本身，已非一塊完好璧玉。余固不重視小蘭之處女問題，第爲處小姐事，內心殊多苦悶，遂視小蘭爲治療苦悶之良劑，繼續與戲言曰：「吾觀汝之面色，知汝心頭，必藏有一幕不可告人之祕密！其屬汝之保險箱，早告損壞耶！若已損壞，理由何在？阿是碰着賊骨頭，偷過儂個保險箱？或者碰着強盜坯，搶過儂個保險箱？如果未遇偷又未遇搶，那末毛病必出在儂自家手裏！我曉得現在日脚浪個小姑娘，個個都是銅匠師父投胎，因爲銅匠唯一本領，就是仿造各式各樣鑰匙。所以，我猜想儂一定配過一隻鑰匙，自動試開保險箱白相，因此白相出毛病哉是哦？」小蘭被謔大窘，曰：「表少爺非我腹中蛔蟲，焉能知我處與不處？」余曰：「正因不知，所以向汝追究也。吾嘗言之在先，設非處女，雖爲中國銀行總經理之女兒，尙且不願娶之作妻，他可推想矣。」小蘭曰：「終有一日，表少爺必能知我！」余曰：「設非處女，知之於新婚之夜，我將馬上扳起面孔，立刻離婚。」小蘭曰：「然則如何是好？」余答曰：

：『爲避免日後增加煩起見，唯有提早試驗耳。』

小蘭出悵情表情，思索良久，始噤嚙言曰：『今朝大中華客滿，爵祿亦客滿；叫我有啥辦法想出來？』余聞此，不禁大笑；駁其曰：『既屬白璧無瑕之身，理應有恃無恐；何以當吾道及處女一事，汝卽惶恐萬狀，若有不敢示人之祕密者然，殊使人易滋狐疑焉。』小蘭頻眨曰：『我怕難爲情，自然有講究。我嚙不跟別人七搭八搭，那能弗算處女？不過，我也担心恐怕是處女；因爲處與不處，應作何種分別，我實不知也。』余覺其言，含蓄至深，嘗料其必曾失身於人，因復誚之曰：『格種說法，真是笑話其鼻涕哉，閑話一句進，一句出，聽聽好像是處女，又好像弗是處女；到底處女與否，結果連儂戶家也都弄弗靈清，阿要滑稽弗滑稽？』

余言甫畢，小蘭猶未及回答，樂隊已竟其最後送客一曲，遂攜小蘭，退出舞宮。時跑馬廳之巨鐘，及大世界前之紅錫包廣告電鐘，均已十一時十五分。市區電燈漸熄，夜色益見深沉，余初擬仍偕小蘭散步歸去，因恐張久待不耐，乃雇街車同行。街車一前一後，行達半小時，余見小蘭坐車上，始終低首沉思，不稍後顧。車抵小沙渡路，余下車付訖車資，急欲挽之折回南陽路。小蘭忽止余曰：『表少爺，我還想同儂講幾句閑話！』余知其爲處女一事，忐忑於懷，不忍拒之。小蘭乃悄然曰：『表少爺，如果儂心裏真真歡喜我，明夜我情願再到報館門前等候。』余不明此語用意，問曰：『吾固愛汝，然少奶奶不命汝往報社，豈能自往哉？』小蘭毅然曰：『我自有辦法！』余曰：『明夕汝往報社門前候我，爲何事耶？』小蘭赧然曰：『我想早眼到大中華，我要表少爺相信我！』

余前此觀渠私贈照片，及暗阻食辣二事，早知鄉村小姑，固亦人間多情人物。今則且復進而窺知彼少女，不僅善於用情，抑又用情頗專；惟其如是，此小蘭之所以不惜一再表示，甘願犧牲至其實貴之貞操也。當時，小沙渡路上之空闊，昏暗不爽。余於夜色中，顧其面貌柔弱多愁，脈脈含情之狀；益信伊人之無邪心靈，已爲情

絲線繞束縛，不特解脫甚難，甚且至於窒塞程度矣。

是時，余殊悔恨不應向其屢屢笑謔，兼復怨張不該將其愚弄。其奈今茲事成僵局，設欲與渠直言，度勢將必促使此一天真無邪之村姑，淪入痛苦深淵；倘或反是，則余深慮在彼高度熱情感化之下，將有一日不克自持，繼處小姐及司徒之後，又添演一重罪惡耳。余反覆思考有頃，依然不得要領，終則感於不忍驟爾使其失望，乃順其意，與言曰：『明夕少奶奶倘不汝阻，吾固歡迎汝往報社候我也。大中華挨脫兩三日，嚙哈關係；祇要優隻保險箱，確實無不撥人用過，表少爺定規討儂做家子婆，儂放心好哉！』

小蘭期艾艾，欲言又止者多時，忽然喟嘆曰：『心裏怨是怨來！』余詢以何事而怨，小蘭嗔唇曰：『都怪表少爺少奶奶弗好！』余驚異其說，問曰：『表少爺有哈弗好，阿要滑稽哦？』小蘭截然回答曰：『就為昨晚事體，儂想想看！』余笑曰：『昨宵吾與少奶奶同榻睡眠，未有侵害汝處。胡爲而作此語，令人百思不解也！』小蘭曰：『我在門縫裏向偷看，看儂兩家頭惡形惡狀來邪氣？』余曰：『中午吾已被汝嘲笑矣。何必又來嘍嘍叨叨飯泡粥耶？』小蘭搖手而笑，雖笑含有窘意；余益不解，再三詢之。小蘭始低聲曰：『我弗偷看還好。因爲偷看，結果害仔我哉！』余曰：『害脫點啥？儂倒說眼出來聽聽。』小蘭遂悄悄與余耳語，余聞而噴飯不已，刮臉羞其曰：『面孔要哦？偷看看既會看出毛病，那末爲啥一徑要看下去？我曉得現在小姑娘，統統銅匠師父出身，想弗到儂也是其中一個。讓我來問儂，儂以手指頭當鑰匙，到底把保險箱開開嚙不？』

小蘭面紅耳赤，嬌婉不可言狀。乃飄然視余一眼，急返身而奔，且奔且嚷曰：『弗曉得！弗曉得！』余追蹤趨前曳其臂，堅命其說明；小蘭垂首吃吃笑，俏皮言曰：『吾將鎖匙放入一試，距入內之初，保險箱突感楚痛；因是大懼，乃不敢再事試驗。故吾之保險箱，究竟已否遭遇吾之手指破壞，不得而知也。』余亦笑甚，進而問曰：『我想儂隻手指頭，一定被保險箱軋出血來哉，是哦是哦？』

小蘭竭力幌腦，癡笑不止。余不俟其笑畢，伸手撐臂腿，問曰：『喂！儂隻手指頭，到底撥保險箱軋

出血來嘍不？如果見過血，那末儂格生格世，從此完結哉！」小蘭低聲吶吶然曰：「見血如何，未見血又如何？」余爲之解釋曰：「我謂手指流血云云，乃反問語耳。苟已流血，則血流之處不在指間，手指僅略沾其血漬而已。倘真發現鮮紅之物，是則汝之處女神聖，業告斷送於汝之手指，殆無疑義矣！」小蘭聞余如是解釋，喜不自禁，嘆曰：「直梗講來，我倒可以放心哉！」余曰：「果未見血，何故爲處女問題，惶惶不安耶？」小蘭甜甜笑曰：「我一場刮子祇有十六歲半，對於格種事體，實在一眼弗懂！我所以要担心事，是爲昨夜鑰匙，剛剛擺進保險箱個辰光，覺着交關痛。格種痛呀，雖然不過二秒鐘時候，我心裏駭是駭煞快，疑心碰壞保險箱哉！」

余愛小蘭胆敢坦白宣佈此種猥穢行爲，遂不忍將其嘲諷，唯作戲詞告誡之曰：「此等行爲，可一而不可再；毀或因此積習成嗜，必有損於汝之健康，其爲害當遠超於我之食辣也。依汝所言，或猶保留處女身份；但事實是否如此，則須待吾試驗之後，方能知之。他日遇有機緣，汝果願意供我試驗乎？試驗下倘非處女，應由汝本身負責，事後幸勿怨我薄倖也！」小蘭有恃無恐，斷然答曰：「情願擔儂表少爺試驗。若非處女，決無半句怨言！弗試驗，我心里反而不安；命裏註定要我做尼姑，還有啥閑話好講？總而言之，我弗能跟表少爺，也弗會再跟別人；別人我一個看弗進眼，不如做尼姑修修來世，也許來世還能碰着表少爺！」余笑而諾之曰：「儂弗能怪我頂真，表少爺天生是豬鬍脾氣！平時七搭八搭，不必講究處與弗處，一旦討家子婆，倒一定要弄一個真正原生貨；否則堂子裏向，漂亮女人交交關，我盡可以奔到堂子裏去挑選一位哉！」語罷，乃摸其腰肢，逕趨南陽路而抵於張之寓所門外。

小蘭按電鈴有時，由傭婦出而啓門。傭婦見余偕小蘭歸，頰頰搖手，囑余等切莫聲張。余初疑張或因余之歸遲，正事吵鬧；迨經探問，傭婦曰：「老頭子來已多時，是時方在三樓進夜宵也！」余大恐，語小蘭曰：「亞爾曼今宵睡此，吾豈能仍事逗留？莫如任我速回一四六五號休息，明晨再來如何？」言訖，余欲行，然門已

下扇。傭婦含笑阻余曰：『少奶奶命我轉告表少爺，請入小蘭臥室小坐。緣彼尚有若干要事，需與表少爺一談也！』

余知張之冒險留客，不外約束余之行動，阻余回返靜安寺路，以免又與司徒晤面耳。余見退既不可，默然隨小蘭入其臥室反觀小蘭面色，則欣欣然而自得焉。小蘭導余入其臥室，急取抹布揩拭桌椅，命余就坐；繼則開啓窗戶，整理枕席；然後環顧四壁，粲爛而笑，告余曰：『吾之臥室，雜亂無章，蠻蠻像隻豬糞。表少爺藏身豬糞窠，變成落難公子哉！不過弗礙煞，古老話說，落難公子中狀元；慢慢交表少爺亦會中個外國狀元，出出迭口氣！』

余覺室中燥熱異常，褪西裝上衣置榻前，並捲襯衫之袖於臂上。燈眉嘆曰：『弗要尋哈開心哉！格隻房間，有梗熱法，叫我那哼頓得落？儂每夜細拉裏向，爲啥倒弗熱出痧來？』小蘭舉目視余額前，汗珠涔涔，張唇笑曰：『房間一眼弗悶，悶是悶拉儂心裏向！實則有啥悶出來，亞爾曼人在三層樓，怕伊點啥？我現在替儂去倒水冲茶，儂不妨休拉靠靠，休息休息；等脫一歇，包儂心靜自然涼！』小蘭語已，返身出室。當其將門掩上之霎間，且笑且盼兮，嫣然投余一笑；顧其笑之意義，殆含有莫可言狀之愉快也。

按小蘭臥室，位於餐室之後，狹長而小，面積同於小亭亭子間。內設四尺鋼骨鐵床一架，鏡台一具，小圓桌一隻，及椅凳各二。鏡台置高頸陶瓷花瓶二，圓桌置低頸玻璃花瓶一，各貯清水，供以應時花朵。四壁悉糊西洋淡色圖案彩紙，致在緋紅絲質燈罩反映下，光片迷離恍惚，頗可嗅出少女之青春熱情。有鏡框五，分懸東南二牆；其中四幀爲水彩風景畫，皆出張之畫筆；其一爲油畫半少女肖像，亦張所作，而畫中人物，蓋卽小蘭耳。此畫線條色彩，俱稱上品；線條放縱而不粗野，色彩濃豔而不庸俗。故畫中人之紅潤兩腮，在齊整黑髮之襯托中，益顯其天真爛漫之嬌美。雙瞳甚圓，雖凝睇而未減其圓度；雙頰含笑，雖含唇而猶見其笑意。張之繪事，確已達於藝術修養之高峯，因之畫紙上之小蘭，亦栩栩如生，直有呼之欲出之勢焉。

臥室之窗係南向，窗外有草地一方，其地可繞牆而通屋前之花圃。窗外有風，習習吹來，聞亦雜有陣陣花草芬芳之味，沁人心脾。是以其室固小，然小而整潔精雅；此則因爲空氣光線色彩三者均佳，居之稍久，確能隱隱感到相當靜美之趣。至是，余於目睹鼻嗅之餘，果爾煩憂盡驅，胸襟舒然；正待倒榻養神，再作臥觀之際，張忽悄然推門入。入則笑語余曰：『弟今宵權且委屈睡此。吾已命小蘭伴汝共眠，以彼村姑之溫清，當可解除弟之寂寞也！』

余見張入，頗似孩提之遇母親，愉快殆有不可形容之概。遂奪身一躍趨前，張手將其摟抱，怨之曰：『姐姐阻我回寓更換衣服於前，又命小蘭私詣報社等候於後。而小蘭赴報社門前，雖可美其名曰迎接，揆汝用意，則不外監視而已。姐無微不至，用心固然良苦；無奈弟之行動自由，自茲盡遭姐姐剝削，蕩然無剩矣！其尤甚者，卽老甲魚既經留此，姐復不欲放我歸去，且鋼我於此一室中；姐之不能信任我，一至於此，請問來日方長，以後那哼做人？今弟類如獄中囚犯，又如籠中小鳥，任姐擺佈，插翼難飛；格種滋味，想想真正恨透恨透！現在弗肯趕快設法放我出途，叫哈還要懷他人之慨，命令小蘭陪我睡覺；我又弗是色鬼投胎，儂也未免脫煞！講不過去哉！儂要曉得，少女之心靈，遺失此易，追回則難；萬一我同小蘭，有仔花樣經，將來如果吵死吵活嫁撥我，我是一眼嚙不辦法應付！何況我非蘇廣成衣鋪之裁縫師父出身，從來弗會動針線；小蘭處女之膜，戳破蠻蠻，當，若再利用針線將伊補好，叫我哈地方有格種本領？』

張聞余喋喋不休，狀殊天真；乃撫余之頸，柔聲言曰：『弟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語，無不小屈脾氣，惹人歡喜！我之視君，雖有若干處，使君感覺不甚自由；實則此足證明姐之愛弟出於至誠，她無作用耳！今宵弟可耐心睡此小室，一切俟之明日再談。至小蘭伴眠一事，姐會戲言徵詢彼之意見，小蘭含羞不語，顧其表情，固亦樂於獻其貞操也。斯可證明弟之性格與典型，實具有迷惑女性之特殊魅力，雖彼忠厚質朴，不存奢望之村姑，猶難剋制其傾心之真情；毋怪除姐之外，尚有司徒，咸願爲弟食寢不安，甘作叛逆女子也。』

余幌首斷然聲明曰：『吾決不忍破壞小蘭之幸福！小蘭果爾睡此，弟當踰窗而至屋外，臥草坪上，以待天明！』張粲然曰：『設小蘭允汝越窗露宿，吾無異議！弟今穹下榻於此，一切招待責任，姐已全權委託小蘭；屆時招待週與不週，乃小蘭之職責，姐不預聞焉！』語訖，適小蘭在二樓頻頻呼喚少奶奶，張悄然曰：『老甲魚洗足已畢，吾需登樓矣！今夕彼雖睡此，無損於弟；姐將謹守昨宵諾言，未敢背約。其諾言則王維之詩曰：襄陽好風景，留醉與山翁；環希弟毋介於懷，絕對信任我言是矣！』既而掙脫余之擁抱，輕吻余額一次，始含笑姗姗入室，飄然而去。

張離室未幾，小蘭提帚端盆入。入則爲余注水於盆，就榻下箱篋中，取一方新購毛巾，授余曰：『儂先揩面揩身，我還要替儂去煮一壺咖啡。表少爺如果要喝酒，我床下有四瓶頂好莊源大蒸荳燒，儘可打開來吃；我現在去拿下酒小菜，儂看好哦？』余應之曰：『蠻好蠻好！阿拉一邊喝酒，一邊講閒話；等到四瓶蒸荳燒喝光，天也亮哉！』小蘭不然余說，媚然曰：『老酒啥事體要喝一夜？少奶奶叫儂早眼睏覺。』余問曰：『我困拉此地，儂困啥地方？』小蘭凝眸視余面色有頃，旋指睡床曰：『表少爺困拉我床上。我馬馬虎虎，地面浪將就一夜好哉！』

余俯視地面，僅榻前剩有狹長空隙一方，度其面積，實不克容納一人暢臥。乃指地面，爲小蘭告曰：『格一眼眼場合，儂那能好困？』小蘭側臉張唇，妍然答曰：『弗要緊！弗礙事！兩隻脚伸拉桌子底下，睏起來照樣寫意舒服！而且眼睛一閉，弗是同困拉床浪，一樣滋味？』余不然其說，搖首嘆曰：『噴賓奪主，雀巢鳩佔，走遍整個中華民國，無此道理也！依余之見，與其驅汝睡於榻下，毋寧任我睡於地上。蓋因男性之體格，得天獨厚，較女性之體格遠爲強健；故吾臥地一宵，不致發生意外，若令汝臥，設或以是受涼而擾疾病，則茲事體大，吾心有所不忍焉！』小蘭媚眸作態，吃吃笑曰：『苟從汝之言，明朝倘被少奶奶探悉，少奶奶不但責我僕客，伊心裏而且交關肉痛！實則吾睡地上，保證太平無事。緣吾昔年在故鄉，每逢盛夏之夜，輒席地露宿庭

院；且年年習之如恆，未嘗一夏因此而致疾病者。我係鄉下姑娘，身坏邪氣結搆，照儂格種講法，未免看得我，三鈿弗值兩鈿，變成紙頭人哉！」

余欲續與之言，小蘭已返身啓門，翩然出室。余趨門側，視其背影幌動於黝黑中，含有濃厚之飄逸愉快情調，益覺其天真可愛，熱情可親。斯時，余之心緒，複雜而矛盾，若有兩種不同力量，在強烈格鬥；其一係愆愆余之犯罪，其一則係向余諫勸，囑余竭力保留道德。格鬥良久，雙方猶未分其勝負，而小蘭復又欣然托盤重入。顧其盤中所盛者，除銀咖啡壺一柄外，餘則開陽皮蛋香腸之類，兼有半隻初蒸滴鷄；滴鷄之色鮮美，肉則肥腴，洵屬精美之飲酒佳肴也。

小蘭入時，睨全呆立門畔，悵悵然若有所思；訝而柔聲問曰：『表少爺何爲忽爾不懼？其屬不願臥於此室耶？抑因亞爾曼突來留宿，致使表少爺之內心，懷恨不置耶？』余爲小蘭提醒，恐其窺破余之心曲，立卽含笑諱稱曰：『我正來拉動腦筋，阿拉兩家頭，到底那哼困法？』小蘭問曰：『究竟那能困法，阿會想出辦法來？』余曰：『吾睡地上，汝不許；汝臥榻下，我不願。我看大家統統弗困，還是喝喝老酒，談到太陽起山好哦？』小蘭毅然反對曰：『少奶奶命我招待表少爺，安忍表少爺坐以待旦？此一辦法，絕對行不通！』余急應聲戲之曰：『然則我倆同榻而眠，當屬兩全之策矣！』小蘭含羞俯首，喃喃答曰：『吾席地而臥甚安，表少爺毋須爲我憂慮也！』余知小蘭所言，絕非出之衷心。故聞其如此措詞，不禁仰首哈哈大笑。小蘭視余驟然笑，倍增忸怩之態，問曰：『表少爺笑點啥？』余曰：『我之笑，笑汝口是而心非耳！』小蘭兩頰赧甚，曰：『吾未嘗哄汝！』余詰之曰：『我倆同榻而睡，豈非更佳乎？詎汝口是心非，堅持獨臥榻下，得烏辜負我之一片好意哉？』

小蘭之心理，經余一語道破，羞慚不僅赧遍兩頰，抑且及於頸頰肌肉。彼村姑之膚色，素以瑩皙著稱，至此白裏泛紅，一若雨後怒放之粉嫩桃花，倍增妍麗婉變風姿。余見其神情柔媚多緻，遠勝張所繪油畫間之容貌

，因指壁上鏡框，爲渠告曰：『少奶奶爲汝製作此幅半身肖像，業已使汝所有奇麗特徵，全部表達於伊之色彩與線條下矣！吾睹此像，嘗暗自嘆服少奶奶之畫筆，高超不凡。初未料斯時汝所流露之美，則更甚於畫中人物千萬倍；方知少奶奶之藝術，雖臻神化妙境，是猶不克將汝各種變幻之美，一一捕捉，使之盡能集中於畫面上也。』

小蘭聞余力譽其美，昂首注視鏡框，嚙嘴言曰：『少奶奶所作之畫，乍望似我；若詳細比較，吾則嫌其不及照片之逼真焉。』余曰：『此係藝術與科學問題。汝讀書有限，非汝之智慧所能了解者！』小蘭曰：『前聞少奶奶言，表少爺之繪事，造詣極深。何日有暇，能否爲我作畫一幀，俾我懸之壁上，適與此畫遙遙相對，配成一雙！』余笑問曰：『成雙者，一男一女之謂也！汝欲配成一雙，我願以我之肖像油畫，爲汝雙間補闕。汝意如何？』小蘭頻頻幌其腦，表示不妥曰：『儂個面孔，掛在我房間裏向，算啥腔調？』余曰：『視爲朋友可，視爲夫婦尤可；倘或視之爲姘頭，則不可也！』小蘭嘻嘻笑，刮臉羞余曰：『壞來壞來！講出閒話門檻精來！』余曰：『然則今宵，吾偕汝同室而睡，汝亦認爲不當耶？』小蘭曰：『同室而不同榻，有啥關係？』余曰：『今夕吾既睡此，匪特同室，揆需同榻；匪特同榻，揆需同枕；匪特同枕，揆需同被。夏天本來用弗着被頭，然而今朝不能不用；因爲阿拉兩家頭，統統鑽在棉被當中，那末隨便做眼啥個事體，統統弗會撥人偷着去，儂說格種辦法虧哉？』

余言訖，趨前執小蘭之手而吻。僅一吻，小蘭立即含羞縮回，指桌間之面盆，笑告余曰：『弗必多說多話哉！快點揩揩面孔，汰汰上身，一盆熱水將要變成冷水，可惜哦？』余點首諾之，問曰：『儂到底阿肯陪我困在一床？』小蘭僅媚然一笑，旋即躡身榻前，就榻下提取四瓶莊源大菜壹燒酒。余不俟其起立，乘勢以胸俯其背部，並出兩臂將渠環抱。既抱，兩掌按處，適與其地兩個隆然部份，不期而遇。然余雖按其上，尙未敢予以揉撫，唯暗中微微加重壓力，以臉偎貼其頰，低聲問曰：『此係何物耶？』小蘭答非所問曰：『表少爺眞真壞

來！」余曰：「斯即吾子吾女生命之泉源耳！我知汝之容貌甚美，預料吾子吾女他日之容貌，其美必不減於乃母也。按汝之年齡，固無資格爲人母親，然執此二處之偉大堅實以觀，則又不嫌其早也！」小蘭呼吸漸促，曰：「儂到底來拉轉啥念頭？」余吻其面龐，戲之曰：「我想同儂合作，養個侬子！」

小蘭偏儂躡身榻前，爲余雙手所擁，雖無絲毫掙扎之意，然呼吸急驟，心絃怦怦；因之動作與表情，遂漸惺惺而失自然。惟其如是，則在迷朦幻變之燈光照耀中，乃愈使其容貌間，增添強烈誘惑性之少女神祕韻味。樂聞我之問句，側昂其首，葱葱然上下轉動瞳珠，羞澀不語。顧其烏油之瞳珠中，潮潤如沾秋露，溼有至深熱情；殆似表明伊之芳心，已遭余之撩撥，寸寸動矣。余脫狀笑甚，詢之曰：「苟知我係真心愛汝，則應允許我之請求！適自報社歸途，吾翠汝逕入大中華或爵祿，則彼時之爾我，固亦同榻交枕一事耳，汝不畏之於前，何猶懼之於後耶？」小蘭欲言又止多時，終則低聲答曰：「表少爺！我心裏向駭來！我心里向，駭來邪氣！」余曰：「駭點啥？儂個膽子那能介小？」小蘭天真嗔唇，曰：「表少爺之二手，今仍緊捺我胸，當能明瞭我之心跳程度，究爲何如矣！」

余聆其言。益覺小蘭燦爛多情，溫柔逾於常人。以是大膽將兩掌所按之處，改捺爲握。雖已改握，第因手掌面積，小於隆然之物面積；一時竟無法盡令雙峯全部，悉入掌握之中。於焉余僅捻其山巔，而不及於山麓；並震撼其山巔之圓塔，笑而僞稱曰：「此間風景，實不遜於昔年之杭州西湖。西湖漫無邊際，波平二十里；雖屬中國最著名之遊覽區，其地則多奇獸異怪，潛伏其間。自經建造二座浮屠，予以鎮壓，妖邪始告遁跡，不敢復出惑人。其塔一名雷峯，一名保俶，舉國聞名，婦孺皆知；今不料汝之胸間，亦有二塔築於兩山之巔，遙遙相對，配成一雙。我摸摸已經蠻有滋味，如果看看，一定更好白相哉！」小蘭斜眸白眼，粲然笑曰：「儂聽聽！我個心跳，更其厲害哉！儂還講啥笑話，眞眞壞坯子！」余曰：「有寶塔二座，爲汝保護，暫時或有若干虛驚，不慮其他也！」

小蘭乃出其兩臂，攔於榻沿，安然屈蹲不動，任余手指，揷揉其山峯之二塔。余且搓且笑，謂之曰：『雷峯保椒之下，有蘇堤；經蘇堤直抵湖濱公園；湖濱公園之旁，當爲西湖矣。西湖分裏湖外湖，外湖廣而寬，裏湖狹且窄；由外湖而入裏湖，例須穿越長堤下之環洞，方能身登另一世界。若論風景，外湖之風景確勝於裏湖；若論趣味，則裏湖之趣味，則又勝於外湖焉。』

小蘭固然一知半解，亦知余所指者爲何物，半噏曰：『弗要聽，弗要聽！儂個閒話賊腔來，真是邪氣下流！』余復吻其粉頰，續言曰：『深諳遊山玩水之道者，莫不先以探尋趣味爲首要，後則欣賞其地之風景。至若西湖裏湖之風景，雖稱玄妙，不可顧視，而個中趣味，則不難一索即得。此種趣味，當又以愈能深入愈佳；倘或半道而廢，乃自棄其趣味，非無趣味可尋也！』小蘭至斯略作掙扎，余止之曰：『弗要動！我既已攀登雷峯保椒，必須順道赴西湖一遊。請問汝之西湖，位於何地耶？』（詳情請閱第一章「靈慾記趣」第三集）

版權
所有



翻印
必究

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初版

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再版

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三版

新浮生六記

(第二集)

第一章·靈慾記趣

本集每冊實價金圓八元

著者 藍白黑

發行者 李嵩平

出版者 影藝出版公司

總經理處

風報社發行部

上海吳江路六六號

電話：六二二七二

全國各地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本書封面由石鳳卿先生設計



光
正